

夕除的雪

張資平著



文藝叢書



中華學藝社出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中華學藝社
文藝叢書
(2)



雪的除夕

張資平著



序的序

集，友人說篇首要有一
篇序才好。我是不喜歡
做序的，我只好把那篇
「雪的除夕」做我這
本創作集的序文罷。我
這本小冊之總命名就
叫「雪的除夕」罷。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早



0011

B

87>1
15

目次

1. 雪的除夕	1
2. 百事哀	20
3. 曬禾灘畔的月夜	57
4. 木馬	94
5. 約檀河之水	122
6. 性的屈服者	147
7. Worse Halves	187
8. 回歸線上	217
9. 澄清村	239

國家圖書館



002448959



雪的除夕

雪的除夕

—

『那麼明年再見了。』

『是的要明年才得見面了。是的，代我問候問候B君，我明天不來拜年了。』

雪片下得愈大了。V和Y由學校出來，冒着雪跑到街口的三叉路口來了。各都懷着一束破票子——每張值一吊錢的官票——想趕快點回家去。他們就在這路口分手了。一早就下雪，到了下午的四五點鐘時分下得更大了。V今早出來時沒有帶傘，他穿的由舊衣服店買來的那件黑呢馬褂滿被着棉花了。

今年陰歷十二月沒有「三十」那一天的。今天是二十九，明天就是乙丑年的正月初一日了。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沒有睡，翻來覆去的很耽心着學校的代表失敗，向政府要不到款，那麼他的一家五口漫說過新年，就連明天一天的三頓飯都怕不能全吃了。他聽見十二點，一點，二點響過去。他雖然閉着眼睛，但總睡不着。他再籌思，如果明天分不到那幾十塊錢，不能不向那一位朋友借點錢把這年關度過去。但想到朋友，他有些喪膽了，因為現代的朋友是講交情的，談不得金錢的。學校的錢不能分，朋友處又借不到錢時，那祇好把身上穿的一件爛舊的皮袍子拿到當店裏去了。這末舊而且爛的袍子又能當得多少錢

呢？但除當皮袍子外又有什麼方法呢？是的明天一早到代表那邊去問問，看校款的交涉成功了沒有。若沒有希望，就快把皮袍子脫下送到當店裏去。過了正午，當店是要關門不做生意的。那麼明天起來就穿那件棉長褂子吧。不要穿皮的了。穿上了後又要脫下來，雖不是說怕受寒，但心裏總有點不舒服。他翻來覆去的把這幾件事循環不息的考慮了一個通宵。剛要天亮的時分，他的腦殼疲倦極了，待要睡了，他的男孩子——生下來一週年又五週月的小孩子——又醒來哭起來了。續兒（V的小孩子的名）近這兩天來像受了點寒，微微的發熱，他的左眼不時的流了點眼淚出來——並不是哭的時候流的眼淚，祇左眼睛會流眼淚。每從夢中醒來就要痛哭一陣。待要睡下去的V聽見續兒的哭聲再不能睡了。他把微微地發着熱的頭從被窩裏伸出來。幾束灰白的光線從破壞了的窗扉上的間隙射進來。他感着今晨的空氣特別的冷。

『植庭！植庭！』植庭是V的舅父的兒子，V的外祖父託給他帶到W城來進學的。他

今年十六歲了。V因生活困難——學校領不到薪水——沒有餘錢送他進學——V不想久住W城也是不送他進學校的一個理由，——祇把他當個聽差用了。V發窮氣的時候還要打他幾掌或罵他幾句。V帶他的表弟植庭來W城後，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好處給他——除打罵之外沒有好處給他。祇有這一點——每天晚上和他的表弟同一床睡的一點，V或可以對得住他的表弟罷。『植庭！植庭！』V連叫了他的表弟兩聲，把睡在他身傍的一個又小又黑的童子推醒。植庭的歲數說是十六，聽說他的母親不足月數的把他生下來，從小就不善發育，看來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人。

『冷！』植庭爬起來，把衣服穿上。

『快把窗門打開，放光進來。阿續兒看見黑又要哭的。』V夫人抱着續兒坐在內首的一張床裏催着植庭開窗。

植庭下了床，爬上靠面南的窗下的書案上站着，先把兩扉玻璃窗扉向裏面開，再把

兩扉破爛了的洋鐵窗扉向外推。強烈的白光和一陣寒風同時由窗口衝進來。

『×哥！下雪了！滿地都是白的！』在嶺南生長的植庭是初回看見雪，禁不住歡呼起來。

『大驚小怪的幹什麼！今天沒飯吃呢！』V還是睡着很煩憂的不願意起來。

植庭給V罵了後，知道他的表兄因為沒有錢過年又在發窮氣了，他忙跑到火廚下去向火，和老媽子說笑去了。

『你過來看看，續兒的左眼又淌眼淚了，並且比昨天流得多些。我看還是引他到醫院去看看罷。』V夫人很傷心的說了後歎了口氣。

『爸爸！爸爸！爸爸！』續兒坐在母親的懷裏喊他的父親。他雖然不很會說話，但他很會聽，他知道他媽媽是在向他爸爸說話；他也跟着催V起床。

V起床了。他真的把皮袍推在一邊，把棉長褂子穿上，跑到內首的一張床的面前，揭

開帳口，把穿着一件紅色的毛織衣的續兒抱在胸前。由外面的雪反射進來的強烈的白光射到續兒的臉上來了，續兒把雙目睜了一睜，由左眼睛裏滾出幾顆淚珠來。

『不是有點發熱麼？你看，沒有目糞，也不見化膿，決不是眼病。把點解熱藥給他服下去，大便一通就會好的。不要白花錢叫醫生看。叫醫生看還不是用硼酸水洗麼？自己不會洗麼？』

『大鯽鯽！』續兒看見V不即抱他到樓上去看大鯽鯽，祇顧說話，一邊呼着『大鯽鯽，』一邊握着他的手向V的左頰上連搥了兩搥。續兒叫魚叫鯽鯽，看見重七八斤的大魚就叫大鯽鯽。前個多月鄰近住的有錢人的家門首都晒着鹹肉和燻魚，陳媽（V家裏僱用的老媽）抱着續兒到外面去時，續兒看見家家門首掛着的大燻魚便很羨慕的歡呼起來，歡呼了一陣後便哭着要。看見賣魚的走過門首時也哭着要，指着魚籃哭呼大鯽鯽。論V的近來的經濟狀態是吃不起魚，他每天吃兩頓飯，所買的菜都是蔬菜和豆腐。

月前C書店寄了五十塊錢稿費給他，他才買了一尾八斤重的大魚，用鹽醃了四天取出來掛在樓上的窗口。自V買了這尾大魚後，續兒說不盡的歡喜，睡的時候呼『大鯽鯽』醒來時也呼『大鯽鯽』

『……』V夫人雖沒有再說話，但她的臉上表現着一種不納意的表情。她不贊成V的話，她當V是圖省錢，不管兒子的疾病。

V抱着續兒才踏出房門，就看見兩個商人坐在廳前等他，一個是煤炭商人，一個是賣青菜的。V看見兩個都不算是重要的債權者，稍爲安心點，約了他們下午來取錢，把他們辭退了後急急的跑到學校去打聽消息，打聽催款代表向政府交涉的款有領到沒有。

V懷着一束破爛的官票回到家時，已是黃昏時分了。氣溫愈低降，雪也下得愈大了。
V夫人站在門首很焦急地盼望着他回來。

「款領到了麼？怎麼走了一天不回來？午飯也不回來吃。米店的夥伴來要錢，來了三次了。等你不回來，咕嚕了一陣走了。我在房裏聽見真難過。植庭竟對他哭了。」

「快叫陳媽送錢到米店去，並叫他送兩斗米來。」V一面解除滿被着雪花的馬褂一面說。

「有了錢麼？何不早點回來？」

「開會去了——開緊急會議！昨晚不是送了封校長的信說開會麼？」V除下了馬褂交給植庭拂雪，隨又從衣袋裏取出一束破票子交給V夫人。

「有什麼重要的事，今天還開緊急會議？」V夫人把票子接了過來取了十多張交給站在房門首的陳媽叫她上街到米店去。

「W先生挨了一個嘴巴，政府方面才把款送過來。W教授是我們教職員公推的索薪代表，他因為我們沒有錢過年挨了一個嘴巴。我們為這件事開會的，我今早到學校才曉得。我們真對不起W教授，他不挨這個嘴巴，我們沒有年過了。真對不住他了。」

「政府不該我們的校款麼？怎麼不把款還要打人呢？」

「論理該把款給我們，但論力是不該給我們。他們用力剝削來的怎肯講理給我們呢？」

「開會的情形怎麼樣？」

「許多教職員在磨拳擦掌說非向政府強硬交涉不可。」

「能夠強硬到底麼？」

「校長怕以後難向政府要款，當然強硬不來。教職員聽見有錢分，都麻麻糊糊決議了兩件議案，舉了兩個代表就急急地鬧分款了。款分了後就鳥獸散了。吃虧的是W先生

一個人。所以中國的團體事情是熱心不得的，是當前陣不得的。」

「你們太真率了！原始人類的特性太真率地表現出來了！分了錢就烏獸散，不理W教授的事了。你們太自利了。」

「明天是正月初一了，還沒有準備米的人怪得他急麼？」V苦笑起來了。

「……」V夫人凝視着掌裏的一束破票子，歎了口氣。

「……」

「你還是快點改行罷！我情願回嶺南山裏吃稀飯！一天吃兩頓稀飯還怕餓死麼？教員是當不得的，教育飯是吃不得的。像乞丐般的向政府討欠薪，已經够慘了，還要受他們的辱打麼？」

「不當教員當什麼？」

「不會耕田？不會做生意？」

『真的想做農夫沒有田耕，想做生意沒有資本！』

『那末，拉車子去！』V夫人也苦笑了。說了後又歎口氣。『你就專門做小說去不好麼？』

『一年賣得兩三篇小說，養得活你們麼？』

『你要算是世界第一個可憐人了！日間一天在學校編講義。夜間坐到十二點，一點還不得睡，說要做小說。看你每日的休息時間還不足四小時！你這樣的勞苦還養不活你的妻子，你不可憐麼？一個兒子够累死你了，第二個又說來了。』V夫人說了後再歎了一口氣。神經過敏的V看見他夫人的態度，懷疑她在後悔不該嫁給他。

V夫人這時候已經有了八個月的身孕了。

V早就厭倦了他的教員生活了，祇兩個月的粉筆生涯，他就厭倦了。他很想能够靠他的作品維持他的生活，但他還沒有這種自信。他近來聽見外面有人批評他的作品，說

他的作品太多浪漫的藝術的分子，把現在的很旺盛的時代思潮來衡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舊式的了。他聽見他的作品受了這種殘酷的批評，他更不敢自信他的作品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了。

不錯，V每天由學校回來吃過晚飯後，什麼都不理也不幹，就伏着案從抽屜裏取出原稿紙來開始寫他的小說。他用的原稿紙是由日本定購回來的專寫鋼筆的稿紙——每頁五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的稿紙。他雖然窮，但他不惜這種原稿紙的購買費——每千頁五元的價，遠託住在日本的朋友買了寄回來；因為他用慣了這種原稿紙，換用了別的原稿紙，他的小說就寫不下了。他每晚上非到十二點，一點是不就寢的。有時有興趣的時候還要徹夜。但他每寫了一千頁的裏面，沒有三百頁成功的——不能說成功，沒有三百頁完成的。但他並不因此而失望，他每晚上還是被着紅毛氈，蜷屈着身體，臉色蒼黑的繼續着寫。

『中國現代的文藝還不算發達，讀者也很少。想專靠作品維持生活，還不是個時期。』
『那末你還熱心着做小說幹什麼？不是白費精神！』

『你們女人知道什麼！因為想吃飯才做小說，那是你想錯了！你織好了一條圍巾，織成了一雙襪子，你不是很高興麼？你說，你小的時候做了一雙小鞋給你的弟弟，望着你弟弟穿着那雙小鞋，喜歡得很。你何曾想把你織成的東西去賣錢呢？我們做小說也是像你們女人織圍巾，織襪子，做鞋子一樣的心理。自己的作品發表了後，變成一種印刷品後，自有一種特殊的快感！想自己的作品發表是一般作家共有的希望。說不想發表，不想出版，都是不近人情的話。』

「你那篇短篇創作集想作單行本發表麼？」

「是的，我不客氣的說『想發表』。我不想一部分的作家假意的說什麼『不敢發表』。什麼『經友人某的贊許和勸告才敢出版』。其實他們還不是和我一樣的想法發表，或者比我還想得急些呢。」

「爸爸！爸爸！嫩肉肉！」續兒每天下午三點多鐘是要睡的。現在他醒來了，他聽見他的父母在說話，不像平日醒來的哭了。他平日醒來，不見他的父母在床前，要哭一場的。V忙走前去，續兒雙頰緋紅的流轉着他的小小的圓黑的一對瞳子望着他的爸爸。「嫩肉肉！」續兒自稱是爸爸媽媽的嫩肉肉。他此刻是告訴他的父親，「嫩肉肉醒來了」的意思。

V望見續兒的左瞳子還是浸浴在一泡清淚裏，他心上像疼疼的受了一刺。

「你看他的眼睛，比昨天更兇了。」V夫人也走了過來。

「說是眼病，怎末不會化膿，也不紅腫呢？」

『化膿了，紅腫了還了得麼！你還是快點引他到同仁醫院去叫西醫看看罷！我身重走不動，不然……呢！你看續兒的鼻孔！出鼻血呢！』

『大鯽鯽！』續兒還沒說完，不住的咳嗽。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聽得見室外的狂號着寒風。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一片一片斜斜地由玻璃窗前捲過去。

續兒的晚飯吃不下，他再昏昏沉沉地睡下去了。看睡下去後又醒來，睡下去又醒來。每次醒來祇有咳嗽和痛哭。V夫婦一晚上沒有睡，通夜的聽着室外或近或遠的爆竹。

『牛寧寧！牛寧寧！』續兒幾次醒來像喉乾，哭呼着要牛奶吃。

第二天起來，風也息了，雪也停了；但續兒的左眼睛的眼淚還在流着。

吃過了早飯，V用他夫人的圍巾覆在續兒的頭上，抱他到教會辦的同仁醫院去。他在途中遇見不少穿新衣服的小孩子，祇有他抱中的續兒在元旦還穿着一件舊棉長衫

到病院去。他想到這一點，他異常的傷感，幾乎掉下淚來了。

『今天不看病！』同仁醫院的號房今天也驕起人來了。

『有急病也不看麼？』

『要一塊錢的掛號費！』

V把了三張破票子給號房，號房把一枝竹簽子並三百文的找頭給他。他把竹簽子到掛號處換了一張診察券，然後抱續兒向小兒科的診察室來。

一個年輕的看護婦笑容可掬的在門首招待他。他吃了一驚，當她是認識他的，因為他望見她手裏的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就是他三年前發表的長篇處女作！他看見她讀他的小說，心裏雖感着一種快感，但他又很羞心她們會認識他是那篇小說的作者——其實是他的杞憂——因為他曾聽一個同學對他說，W市的教會中人很不喜歡他，因為他的作品描寫教會的裏面寫得過刻了。他今天神經過敏的很怕她們對他的這種誤解累

及他的續兒的眼睛——這更是他的杞憂了。

V抱着續兒在小兒科診察室坐了一刻，來了兩個藍眼睛黃頭髮的西洋女醫士。續兒望見她們就震哭起來。那女醫生問了病狀和日常的生理狀態有沒有變化，然後過來檢過續兒的眼睛。

「爸爸！爸爸！」女醫的兩指按在續兒的眼上時，續兒便掙扎着狂哭起來。

「你這小孩子的脾氣太壞了！叫個人來抱他罷。」站在傍邊的西洋女醫跑出去叫了個中國看護婦來。

進來的看護婦謹守着女醫的命令，從V的腕上把續兒奪了去，續兒更狂哭得厲害。他的臉頰通紅的，滿額都是汗珠了。

「爸爸！爸爸！」續兒倒在看護婦的腕上動彈不得，翻着他的淚眼向V哀哭，他像在他的眼睛告訴V——哀求着父親的援助，又像在恨父親的無能！

女醫的一個把雙手按着續兒的左眼的上下皮，把眼睛扯開，他的一個女醫提着一個尖嘴玻璃瓶，瓶內滿盛着藥水，她把這藥水注倒在續兒的眼裏去。

續兒的哭聲與其說是痛苦的，寧說是恐怖的；但他的一陣一陣的哭聲像鋒利的刃向着V的心窩一刀一刀的刺去。

『爸爸！爸爸！』由V聽來，續兒像在罵他，又像在哀求他，像在說，『爸爸！你也忍心看着我任外人磨滅麼？爸爸！你怎末不快把我抱着，抱着我離開這樣可怕的地方！』

『爸爸在這裏！續兒！』從未經驗的強烈的父性之愛在V的心頭上激烈地震動。『算了！算了！不洗吧！改天再洗吧！』他終流下淚來了。他伸出雙手，想把續兒抱回來。

『你不要看！不洗如何會好？你站開些！』女醫怒叱着V繼續把瓶裏的藥水注進續兒的眼裏去。在這瞬間兩個慈善的女醫在V眼中完全是個殘酷的惡魔了。她們像在謀殺續兒替給V惡寫過了的教會復讎。

眼睛洗完了，續兒終無恙的回到他的腕上來。續兒伏在他的肩上還在哀哀的哭。
『爸爸！』續兒像在怨恨着哭。

『是的，爸爸害續兒！』V把續兒負在肩上出了同仁醫院。續兒還伏在他肩上嗚咽着喊「爸爸」。

他在途中想，今天的印象又是小說材料了。

再過了三四天，續兒的身上，臉上和四肢滿發着針口大的紅疹。每晚上哀哭着睡不着。檢他的體溫，四十度！

一九二五二，十五夜一時於武昌

百事哀

—



期的假。『……你試把實情對學校的校長說明，人是有惻隱之心的，他或能再答應你一星

『紀兒昨晚受了一點兒風，今朝按他的額熱得會灼人般的。我忙託鄰居的A姊到市裏去請了一位西醫來檢溫。西醫檢了溫後說熱度雖不算高——祇三十九度——但才滿月的嬰兒怕敵不住這樣高的溫度。他給了兩包藥粉叫我合開水給紀兒服。』

『我用紅紙包了六角錢給醫生——我想給他四角錢，A姊說由市裏到我們的地方有八九里路程，四角錢怕太少了，我就加給了兩角——作謝儀，他雖沒有說什麼，但他還向我要兩角錢作藥費。你去時留下給我的四十角錢差不多要用完了。學校的薪水若支不出來，可以向熟悉的友人間借點錢帶回來麼？』

『紀兒服了藥，稍覺安睡，熱度也似乎低了好些，不過常常有點咳嗽。我一個人守着紀兒有點兒害怕，很望你能够回來一看。』

『要你一上一下的奔逐，太累你了！
你所愛的瑾英上。』

V和俞瑾英是去年九月九日才結婚的，今年的八月九日由他們倆分體構成的小

寶貝 (Bobby) 就生出來了。瑾英的信裏不是說他們倆中間的小寶貝已滿了月麼？

去年暑假V才從M市的教會中學畢了業出來，教會的宣教師——美國人——就薦他到鄰縣的C縣縣立高等小學去當英文教師去了。M市教會宣教師並不是和C縣縣立高等小學的校長有什麼交情，不過教會辦的中學英文程度比一般的初級師範的高些，每次的畢業期，各地的小學校都會預先通信來聘成績比較好的去當英文教員。

V在教會中學四年間算是半工半讀過去了。他每天放課後替教會做點事，辦點雜務，教會就每月給他四塊錢補助他的衣食。他在教會中學裏成績算頂優良的，不單成績第一，他的品行也第一，教會裏的信徒，學校的教師們都像讚美救主一般的衆口同聲稱贊他。凡和教會有關係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個品學兼優，勤工好學的人。

他們雖然稱讚他，却無力轉移他的境遇！

瑾英也是去年由宣教師夫人主任的家政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她常聽宣教師夫

人稱讚V，說他是個模範的學生，是個前途大有希望的人物。她心腦中深刻有V的印象，可以說是宣教師夫人爲之介紹了。

V因爲自己的境遇不佳，所以每遇着人便很謙謹的，抬不起頭來的樣子。此種態度更引起了瑾英的不少的同情和憐憫。

瑾英恰恰是V的對照，她在家政學校裏成績也很不錯，什麼都很明白，但是沉默寡言。宣教師夫人常稱讚他賢明，因爲賢明的人多是寡言的。

V和瑾英的婚約也是宣教師夫人最初提出來討論的。宣教師夫人的意見是V和瑾英雖算不得是模範的自由戀愛的結婚，但限於舊式的習慣，想在M市求自由戀愛的結婚，實不容易，V和瑾英總算彼此互有好感的了，彼此都能理解的了，比舊式的專制婚姻就完美得多了。

反對V和瑾英的婚約最力的是瑾英的老祖母，其次就是她的父母。他們反對的理 23

由是，第一V家裏窮得可憐，第二V沒有父母。他們舊式頭腦的所有者以爲只要有錢，有了錢就沒有父母也不要緊。

『你看V的人物怎樣？』有人聽見了V和瑾英的婚約，便來問瑾英的老祖母到教會去看了V回來後的意見。

『人物倒還可以，就是太窮了些。』瑾英的老祖母很老實的回答他們。

『你自己願意，做祖母的也阻不得你。但以後會受窮受苦，就不要後悔啊！』

『這是我情願的，我決不後悔。我情願一生和他同甘苦的。』這是瑾英和V的婚約臨定時，垂着淚對她的祖母和母親的宣誓。

V變賣了祖父遺下的兩畝嘗田，送了一個定婚戒指給瑾英，也送了一百塊銀圓給瑾英的家裏，補助她的妝奩費。

那年的重陽日，他們兩個就很匆促的結了婚，在宣教師證婚之下結了婚。

V和瑾英結婚後在家裏祇住了三天，V就把她帶到C縣去了。

V和幾個遠地來的教員共租了一棟近學校的民房，都把家族帶了來，安置在這一棟很古拙而破漏的屋裏。

V在C縣立小學的月薪祇有壹百五十角。所以M市的輿論都說V太無責任心了。他本不該這麼早就結婚，把人家的女子糟蹋了。宣教師夫人也免不了聯帶的責任，受一班人的非難。但宣教師說，她有她的理由，不能不主張V和瑾英早日成婚，因為怕他或她有意外的悲觀發生出來。她又說V如果有經濟的援助，能夠昇學，她就不勸他早結婚了。M市的輿論又說瑾英太沒眼睛了，不會揀丈夫，幾多有錢的人家向她求婚，她都不答應，

偏偏要跑到那個窮鬼家裏去。甚至有些頑固的女人罵宣教師夫人是個老娼婦，把瑾英教了幾年教壞了，不服從自己父母的主婚了。

V的壹百五十角的月薪也不能按月的支領。學校的會計說年中校款全賴縣行政署所收的牛豬屠捐千多塊錢的補助，近這幾個月來兵隊一來一往，軍費浩繁，所以校款斷了好幾個月沒有分撥出來。V每星期三元兩元的向會計支取時就像向他乞食差不多。全計月中所支的，或一百角，或八十角，或一百二十角不等，但總有拖欠，從未曾支過百五十角的整數。有一位教員，和縣公署的財政局有點交情，跑去問財政局，校款要什麼時候才可以撥足。但財政局裏的人說，學校的款一轉月就會來領，按月撥足的。V後來聽人說，那位先生做了幾年的會計，買了好幾畝田了。

幸得C縣的生活程度低，他們夫婦倒不至於十分窘迫。瑾英又習過了編織手工，月中編織些小孩子用的帽襪之類，在經濟上得了不少的補助。

由處女而爲人妻的瑾英，今又快要由人妻而爲人之母了。V和瑾英都聽從宣教師夫人的忠告，此次瑾英的分娩要請西醫的女醫生接產。但用西醫女醫生的接產費八十角算是他們間目前應討論的重要問題的一個。

『船到灘前水路開，到那時候再算罷。』瑾英看見V蹙着眉籌劃這一筆八十角的大款，笑着安慰他。

天氣漸次炎熱起來，瑾英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粗重起來了。一天下午，V下了課回來，瑾英像在房裏裁剪。這是她日中尋常的功課，V也不大注意。今天瑾英像怕V看見了自己裁剪的東西，望見了V進來，忙把那東西藏起。她愈把東西藏起，愈引起了他的追究心。到後來他在衣箱裏翻出幾件小嬰兒穿的衣服，有單的，有夾的，還有一件棉的。

她有幾件冬服和幾件舊裙，布質比較柔軟的都拆下來替就要加進他們的家庭裏來的小客人預做了幾件衣服和小裙子。最後她祇有一件的防寒棉襖也拆來做了一個

小枕兒，二塊小被褥和一件小襖兒。

『你的棉襖兒也拆了麼？怎麼不告訴我一聲。小寶貝來了後不會買新棉花新布麼？』
V 望着那幾件像玩具般小衣服和小被枕，垂着淚埋怨她。

『他怕沒有這嗎？快就來，怕要等到八九月。秋季的氣候算不定，萬一忽然的寒了起來，那裏有衣服給他穿呢？到那時候我還能替他做麼？也還有工夫做麼？』她也禁不住流下淚來，望着那幾件小衣服。

煩悶和妊娠的結果，瑾英近日像患了歇斯的利亞症，一有感觸，就會流下淚來。

他們預算他七月杪就會來的小客人來遲了些，瑾英在M市的西醫院多住了半個多月。他們的小寶貝來時，C縣的學校又開課了。瑾英是初產，女醫生勸V不要離開她。V不能不向學校請了兩星期的假。

八月九日的上午，V循例的由家裏跑到醫院裏來看瑾英。瑾英進了院二十多天了，

女醫生告知她，這幾天她在期望着的小寶貝快會來了。

『你此刻才來麼？怕快要響九點了呢！』她看見V來了，在枕上翻過臉來怨望着說。說了後，淌了幾滴眼淚出來，癡望着V一會。

『今天早上起來，就覺有點陣痛，你該快替我報告女醫生知道。』瑾英說了後又在蹙着眉，緊咬着下唇，像在忍痛。

V忙跑到產科室的事務處去報告了，又忙跑回瑾英的房裏來。瑾英又在頭髮蓬鬆的緊緊的咬着下唇。痛了一陣後，再恢復了她平時的狀態。

『學校那邊去了信請假麼？上學期的欠薪可能全數領得出？』瑾英在產褥中最憂慮的還是產褥期中的經濟的恐慌。

『信早去了。只是還不見回信。我想不久也就有覆信來的。你問欠薪怎的？』

『今天早上產科主任來向我要房租錢，我沒有錢給他，說要等你到來後商酌。他就』

去了。」

「房租錢？不是說慈善病院不收房租麼？」V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這房租全出他的豫算外了。

「醫生說，單獨一個人占一間房子是要房租的，一天兩角錢。分娩和有病的也不能一律論。」瑾英望着V的愁顏，嘆了一口氣。

三

才聽見房外的靴音，穿白色手術衣的女醫生已走進房裏來了。後面還有一個看護婦跟了進來。

「現在下腹部痛麼？」女醫生看着手裏的時錶問瑾英。

「……」瑾英在枕上點一點頭。

「痛得緊麼？」

「……」瑾英也祇點一點頭。

女醫生在瑾英床邊站了一會，她手中的錶告訴她瑾英的陣痛間歇期很短速，快要分娩的了。她吩咐那個看護婦守着瑾英，自己匆匆忙忙的又出去了。

看護婦坐在瑾英的身邊。瑾英的汗濕了的手緊握着看護婦的手。她的苦悶的呻吟更厲害了。但瑾英有時還望着V，她的臉上浮泛出一種悲寂的微笑。

這是何等一種的苦罪！何以女人就非分娩不可？何以女人定要受臨盆這種痛苦？女人想創造一個新生命送到這世間來，要嘗這樣的，以自己的生命為孤注的痛苦的麼？對於此新生命的創造應負共同的責任的男人看着女人這般的受罪，何曾感着一點兒的痛苦？

V 望着瑾英，覺得瑾英的受苦全是自己一身的罪過，幾乎掉下淚來，因為看護婦監督着，又趕快把眼淚忍住了。

男子所犯的罪惡都由他的妻全數代償了！

陣痛間歇的襲來了。痛過了一陣，才覺得痛止住了時，痛又再襲來了。下腹部的痛益發厲害，痛的時間漸長，痛的間歇期更短促的了。

瑾英的蒼白的額上滿發了黃豆大的汗珠，身上的衣服也濕透了。

父母都切望着的新生命像快想和世之光相接觸，他更激動的使母體痛苦。

靴聲又在室外的廊下響了。女醫生進來了。後面兩個女雜役，搬了許多東西進來，有大磁盆，有箱子，有藥瓶子，有刷子和預防意外事發生時用的一切手術器。

V 望見閃閃地發光的手術器械，覺着有一種黑暗的恐怖襲來。

『或……或……萬一……萬一……』想到這一層，V 愈覺着自己的罪惡。

在雙親的關係之下得着生命之光的胎兒，正在焦望着和世之光相接觸的胎兒，今天能够安然無事的從母胎中分體出來麼萬一的事變發生，非喪失一方的生命——母或胎兒——不可時……

不幸的疑問連續不斷地環縈着V的腦海。

痛苦更激烈了，精力更衰弱了。苦悶的呻吟也益見厲害了。

女醫生打發兩個搬東西進來的女雜役出去後，也叫V漸到房門外去。

『你不要走到遠的地方去，等一刻我們報喜信給你。真的不要走遠了，她或要見你亦說不定。』女醫生笑向V說了後又恢復她的正經的臉孔。V出來後，女醫生隨手把門緊閉着，祇留她和看護婦在房裏，並產婦三個人在房裏。

『她或要見你亦說不定。』在室外的廊下躑躅着的V再三的思想女醫生最後對他說的那一句謎語。他在廊下行了一會，又跑到窗傍，側着耳朵聽房內有什麼聲息。他祇

聽見瑾英不斷地在苦悶着呻吟。

『她不單爲我一個人受罪，她是爲我這寂寞的家庭創造新生命而受罪。瑾英！你是我家的功臣！祇剩下一個零仃孤苦的我的家庭，自你來後不滿一年就替我完全的恢復了——我沒有母親，你就來替我主持家政！我沒有父親，無從酬報我父親對我的愛，你就替我創造出新生命來，使我能夠把我父親會施給我的愛都用到這小生命的身上去！瑾英，你施給我的恩無從酬報，我對你所負的罪也無從贖！我祇望你領略我這個心罷！』

洪亮的嬰兒的啼聲！

V在房外聽見嬰兒啼聲，驚喜得不住的戰慄。

『母體怎麼樣？』V不顧廊下一班人的評笑，靠着窗向裏面問。

『平安無事！』看護婦在裏面回答他。

壓着V的胸口的一塊重石像解除下來了。他祇焦急着，渴望着看新來的嬰兒和產

後的瑾英。

看護婦輕輕的開了門叫V進去。V跟了進去，看護婦隨手又把門閉上。

『出去！不要進來！』瑾英看見V進來，蹙着眉惱起來。她不喜歡V看見她的沒有收拾清楚的產後的生理的狀態。

『不要緊！』女醫生忙勸阻住了瑾英。

V不敢望瑾英。他祇行近小牀邊，看他切盼着的新生命。瑾英的舊衣拆做的小衣服包圍着嬰兒的小體。仰臥在小牀上眼光四射的和世之光相接觸。胎髮長而黑完全是由母體分來的特徵。眼和眉也完全是他母親的——口也是母親的象徵占多數。祇有鼻和額一看就明白是他父親給他的了。

四

瑾英產後，V陪着她在醫院裏又住了兩個星期。在醫生的意思，瑾英須得在院裏至少靜養三個星期。但瑾英因為經濟的窘迫，催着V早日帶她出院。

瑾英的祖母和母親雖然說他們夫妻的困苦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聽見瑾英產了一個小生命——至少也分受着她們的一部分的血的小生命後，也就送了一匹鷄，兩升米到醫院裏來看瑾英。

瑾英產後的衰弱和嬰兒的啼聲終把她們的眼淚引出來了。小嬰兒睡時，因顏面的肌肉運動，常呈一種可愛可憐的笑容或愁態。他醒時，就一邊把白嫩的小拳兒伸進他的小口裏去，一邊把眼光向他的周圍輻射。他把自己的小拳用舌舐了一會；就蹙着眉，閉着眼，雙頰上的肌肉一伸一縮的哭出聲來了。

『啊！媽媽在這裏！媽媽在這裏！小寶貝肚子飢了！媽媽的小寶貝要吃奶了！』瑾英嘆了一口氣，蓬着頭髮從病牀上爬起來，把嬰兒抱在懷裏，袒開胸給奶嬰兒吃。

『我們嘗過來的辛苦今也輪到這個可憐的女兒身上來了。』瑾英的祖母和母親終給這個小嬰兒感動了，望着病弱的瑾英，洒了幾行熱淚。

『有了小孩子，事情就繁了。像你這樣的那裏能夠再跟他到C縣去！還是回我們家裏暫住罷。』瑾英的母親首先提議，專待瑾英和她的祖母的贊成。

『……』瑾英低着頭注視她懷裏的將睡未睡的嬰兒。一滴熱淚滴在嬰兒的頰上了。嬰兒驚醒了，忙睜開他的一對小眼睛，但他並不哭。這滴母親的熱淚給了小生命不少的安慰。瑾英在枕畔取了一方手帕把嬰兒頰上的淚拭了後，嬰兒仰望着他的母親，注視了一會，重新吸奶，又漸漸的睡下去了。

『他往那裏去了？』瑾英的祖母追問V的行踪。

『有點事幹，到市裏找一個朋友去了。』瑾英最初還不過滴了幾點眼淚，此刻竟禁不住嗚咽得厲害，哭出聲來了。瑾英的身體的振動把熟睡在母懷中的嬰兒驚醒了。嬰兒

醒後也應着母親的哭聲不住的啼哭。

V回來病院時，瑾英的母親和祖母早回她們家裏去了。嬰兒呼呼的熟睡着。瑾英在牀上坐起來，把V帶回來的包袱解開來看。罐頭牛奶一盒。白絨布一小捆。還有幾條印有藍黑英文字的洋麵粉袋。罐頭牛奶是瑾英吃的，醫生說瑾英身體弱，奶不夠嬰兒吃；吃了罐頭牛奶，或能多生些奶給嬰兒喫。白絨布是要做衣服給嬰兒的。洋麵粉袋就可以拆給嬰兒做防尿布，價錢便宜些，五分錢一條。

『金器比不得衣服類，估價怕高些。今天的估價怎麼樣？』瑾英望着V。V並不答話，祇伸手向衣袋裏採取。採取了一會，拿出一包的小洋角子給瑾英。

『這些怕夠醫院的用費了。我到C縣後，遲三兩天就會寄些錢下來。』V隻手按在牀上，俯看在熟睡中的嬰兒，一面對瑾英說。

『我母親給我的那一個不要緊。祇有你給我的那一個，是我們的紀念品，無論如何

你該早點設法，不要過了期限，贖不出來。」瑾英說後眼眶周圍感着一種熱氣，但她極力的忍住，不忍叫V看見她傷心。

V望着嬰兒的可愛的睡顏，沒有留心瑾英說些什麼——他不是不留心，因為他悲愴極了。V望着嬰兒，忽憶及他的祖父生前做的勉兒詩來了。他雖不能完全記憶，但他記得詩裏的幾句是：

『……我弱不自強，兒當壯聲勢。我拙不如人，兒當成大器。阿父本無能，迂僻不諧世；待汝有成立，差慰平生志……』

V默念了這一段詩，覺得睡着的嬰兒給了他不少的希望。

五

V送他的愛妻和愛兒回她的母家去後的第二天晚上回到C縣的學校裏來了。學校的當局說他不該請假太久，按例請假在三個星期以上，是該請別人代課的。V祇能默然無言的一任校長的責譴和會計的嘮叨。

懸念着妻子的V在學校裏終日都是鬱鬱無以自遣。上課的時間聽見愛兒的啼聲；下課之後，坐在書案前也聽見愛兒的啼聲。對着黑板時，他看見瑾英抱着嬰兒在垂淚；夜間向着燈光時，他也看見瑾英抱着嬰兒在垂淚。

V回校後僅上了一星期的課，又接到這封瑾英催他回去看嬰兒的信，心裏異常難過。想再請假回M市，怕校長不答應。想不回去，他實在放心不下。

『小寶貝的病勢不重，她決不會寫信來催我回去的。近來惡性感冒症很流行，小寶貝不是也患了這種惡症麼？萬一萬一……時，豈非抱恨終天！』

V的脆弱的精神敵不住這種父母對其子常抱有的惡意的疑慮，他終請了一個同

事的來代課；也不管校長對他的顏色高興不高興，他背着一個包袱飛跑的回M市去，看他的才週月的兒子。

V在途中腦中循環不息的不外這些事物：發熱！咳嗽！嬰兒的悲啼！妻的淚顏！醫生檢溫器藥品昏睡着的嬰兒的愛顏……妻的痛哭！岳祖母，岳母對妻的同情之淚和安慰！小棺木！黃土！

V最後還聽見妻在哭罵他回來得遲。V一面思疑一面急急的走路，他覺得C縣至M市間的距離今天特別的長遠。

妻也感受着惡性的風邪，兼之哀痛過度！哭懶了睡在牀上了。醒來時哭一句愛兒便罵一句沒中用的丈夫！產後的衰弱和殤兒的悲痛終把妻殺了！我還是一個畸零人！

天也快要黑下來了。到了M市了。白色的牆在微闇之中隱約可認。愛妻和愛兒就在裏面。大門閉住了。V的心房在激動的跳躍。他戰慄着敲門。

「誰？」裏面很嬌小的聲音在問。

「是我！」V顫聲的說。

「你是誰？」裏面再追問。

「由C縣學校回來的。」

門開了。開門的是瑾英的小妹妹蕙英。

「是姊夫麼？」蕙英仰着首問。

「唔……」不是因為愛妻和愛兒在這裏，決不進這個門的V雖然掛慮着瑾英和嬰兒，也覺得有一種羞愧向着他襲擊。

「你的祖母和母親呢？」V勉強的問了這一句。

「在姊姊房裏。」蕙英一面說，一面把門再閉上。

「姊姊好麼？」

「怕睡了。」

V聽到這裏，他從C縣負着來的重荷像解除了大半了。

「小孩兒怎麼樣？」

「小孩兒麼？小孩兒……」蕙英像在躊躇着不願說。

才從V的胸口解除下來的重石再壓上去了。

「小孩兒怎麼樣了？」V催着蕙英答覆他。

「小孩兒病了。」蕙英慢慢的說。

還沒有死！不是死！重壓在V的胸坎的東西又輕鬆了好些。蕙英先向上房裏跑去，V也跟了進去。

瑾英的祖母和母親不像從前一樣的不歡迎V了。她們看見V進來時，都過來招呼。這個現象是出乎V的意料之外的，他從沒看過她們這樣的歡迎他。

『小孩兒怎麼樣？』V一邊行近妻的牀前，一邊問。

『沒有什麼。不過還有點熱沒有退。』她們異口同音的說。

瑾英的帳垂着，她坐在裏面早聽見V回來了。V揭開帳來看時，她早抽咽得厲害，淚珠一顆顆的經過她的蒼白的雙頰滾下來。

『歇斯的利亞症！完全是患了歇斯的利亞症了！誰的罪過？誰作的孽？！』

小寶貝枕在母的腕上像睡着了。但他感聽了微微的振動或音響，立刻張開他的眼，向周圍注視。蹙着額，微動他的小唇。枕在母腕上的頭微微的向左右搖了幾搖，他又睡下去了。

『一連幾晚上都哭得很厲利。哭了半個時辰都不停聲。請了醫生來看，說是消化不良。檢了溫，三十九度。醫生給了點通便的藥，今早排泄了好些糞便，看他很困倦的一天到晚都想睡，昏沉沉的睡。只在夜間哭得厲害。』瑾英的老祖母把嬰兒的病狀一五一什的

告知V。

「熱還沒有退！你試按他的額和手，會灼人一般的！他敵不住熱，所以昏沉沉的睡。」
瑾英望着嬰兒的可愛的睡顏還在垂淚。

「今晚上哭了沒有？」

「哭是哭了，沒有前幾晚那麼厲害？」

「因為你說舊式的中醫用不得，瑾英執意不肯請中國的老醫生來看。我看若用中醫，祇一服藥包管他的風邪就會退了去。風邪不退，當然會發熱的。中醫的價錢又便宜！你看請了那個西醫來，不是花費了一塊多錢麼？喫了他的藥，見了什麼效力來！」瑾英的老祖母在主張用中醫。

六

『要有人抱着他才肯睡。一放在枕上就會醒來，哭得厲害，叫人聽着敵不住。你看他要含着我的乳才肯睡，要他熟睡了才抽得出來。』

V和瑾英兩夫妻一夜不會合眼，輪着抱這個病着的嬰兒。醒來啼哭時就要瑾英抱着給奶他喫，唱着歌哄他睡。睡熟了就輕輕的交給V抱。瑾英就倒身下去歇一歇，剛想着眼，嬰兒又哭了，瑾英又忙的爬起來。這樣的動作像循着週期似的一直演到天亮。

到了第二天嬰兒的額和手還是會灼人一般的。V和瑾英都懷着同樣的父母對其子常有的呢咀的疑慮，但他們彼此都不敢明說。

『還是請院長來看看怎麼樣？』V向瑾英提議。

『我也這樣想。他們當徒弟的怕有些靠不住。』

『請院長來的用費要多些。』

『是的。聽說他不步行的。他要乘轎來，還要帶一個跟人。你這回帶有點錢回來麼？』

『有是有點兒。請了院長，以後的家用怕不夠了。』

『不夠時再打算！難道看着紀兒病，不替他調治麼？我那件湖縐裙衫你就帶出去押點錢來用。橫豎我都不穿了的！穿着也不配！莫白放在箱裏糟蹋了。就算要出入，也沒多少時候穿那些東西。』瑾英說了後，眼眶又紅了起來。

『以後有錢時做更好的給你罷。』V想說的是這一句。但他又覺得自己太不度德不量力了，隨又吞下去不敢說。

『無能力的我不該再向妻子說謊！』V祇暗暗的歎了一口氣，沒有喫朝飯就出去了。約摸是喫午飯的時分，V回來了。

『院長今天能夠來麼？』瑾英接着V急急的問。

『他說今天是禮拜日，不能來。明天才來。』

『好大架子的院長！比救主耶穌還要大的院長！』瑾英很失望的像對着自己說。

「你又去請什麼西洋醫生！莫白花了錢！院長！看你們請得他出門麼？我叫你們請中國的老先生來，開一種趕風邪的藥服下去就好了。你們總不信！你們沒有看見我們鄉裏人呢！我們這裏的小孩子受了點風邪，慢說請西醫，連中國的價錢便宜的先生都可不請！莫白花了錢！祇在我們廚房裏捉幾隻油蟀子（此動物又稱油蟲 Cockroach）把牠搥碎了，沖開水服下去，出一點汗就好了。」瑾英的祖母在主張她的漢方。

「油蟀子！是不是廚房裏繁生着的油蟲麼？」V驚疑着問。

「——」瑾英微笑着點一點頭。

「這樣髒的東西如何服得服下去了？是取不出來的。萬一有毒菌在裏頭一並服下去，不糟了麼？」

「我不是這樣的疑慮？」

「你小的時候不知服了多少呢！有毒菌！」瑾英的母親望着瑾英替油蟀子全力辯

護牠的效力。

『要好，還要加點葱根進去，共放在一個碗裏，蒸熟了就服下去。』

V 始終不信這種骯髒的東西是一種良好的藥品。

第二天院長果然乘轎子來了。帶了許多器具和藥品來。院長先替嬰兒檢了溫度，比前次的溫度低些，三十八度半了。又在嬰兒的腹部按了幾按，怕是按重了，嬰兒啼哭起來。院長看見嬰兒啼哭，就說嬰兒不單消化不良，還有點腸病，消化不來的食物都積滯在腸裏，非洗腸不可。

院長檢了溫，按了腹，就取了一個橡皮唧筒和一瓶植物性油出來。他把那唧筒向油瓶裏抽吸了些油，然後輕輕的插進嬰兒的肛門裏去。嬰兒的雙足便亂伸的狂哭起來。瑾英垂着淚忙把他的雙足按住。嬰兒哭得更厲害。油注入了肚門後，嬰兒便排泄了些青液。的糞便。院長的診療手續就算完了。最後他給了一小瓶的黑色藥油給瑾英，要她一天分

三次給嬰兒服。

院長的謝儀，轎費及藥費共去了六十角小洋！

嬰兒服了院長的藥油後，每小時便排泄幾次青黑色的液體糞便。熱仍然不見退減。到夜間還是一樣的哭得厲害。

『我說莫白花錢了錢呢！是麼？院長就有多大本領！我怕他把這小東西醫壞了呢！你看他不住的痢糞水，怕不成了痢症！才滿月後多久的嬰兒敵得住麼？』瑾英的祖母又在大聲的吵了。

瑾英望着排泄得很困倦的嬰兒又在垂淚。V不敢再把院長的藥油給嬰兒服了。

又過了兩天。嬰兒停止服藥油後，便止住排泄了。但熱還是一樣的沒有退。

V 漸覺西醫對小兒科的無能力了。不能不轉方向去求中醫了。但他還不答應她們把油蟀子沖開水給嬰兒服。他今天一早又跑入市裏去，想找幾個有名的中醫，把嬰兒的病症明白說給他們聽，商酌一個穩當的藥方子。

傍晚的時分 V 垂頭喪氣的回來了。

「藥買了回來沒有？」瑾英忙急着問。

「不……」

「你沒向中醫討藥方子麼？」

「他們都說這樣小的嬰兒用不得藥……」

「用不得藥就不管了麼？」

「不……他們說，小孩子們感冒了些風邪都用油蟀子和葱根蒸開水服，可以去風

熱。」

「早就該服的！也免得弱到這個樣子。」瑾英的祖母又在大叫特叫了。

瑾英的母親在廚房裏捉了兩隻發一種奇臭的油蟀子，捏除了頭部和翅，就用湯匙把這種昆蟲的胴體研碎在一個小碗子裏。然後放了兩根白色的葱根進去，還放了些老茶葉和豆豉，攪和了，安放在鍋裏去蒸。

嬰兒服了後很困倦的睡着了。一晚上並不啼哭。他的額部和手足都像給水蒸氣潤濕着，不住的發汗。

次早起來，瑾英用口唇吻試嬰兒的額和手，都很溫和的不會灼人了。他祇很困倦的在渴睡。

九點多鐘嬰兒睡醒了，他睜開他的可愛的小眼睛向周圍注視。他發見了他的母親坐在他的身傍時，他許久沒有給人看的可愛的笑顏到今天才浮現出來給他的雙親看。

嬰兒的健康算恢復了。但V總不容易動身往C縣去，看他也沒有再往C縣的意思。瑾英催促了他幾次。到後來，他說：

『我想到緬甸去，到緬甸的蘭貢（Rangoon）去。』

『爲什麼？C縣學校的席位你辭掉了麼？』瑾英驚疑着問。V從衣袋裏取了一封信出來給瑾英讀。

『……寄上毫洋二百三十毫係前學期份薪金尙未清發之數。先生所擔英文一科已另聘○○先生擔任，先生可無庸回校矣。……』

『這個月我們如何生活過去呢？』這封信給了不少的恐慌給瑾英，因爲她預期着的每月一百五十毫的收入已經絕望了。

『我託了一位同學薦我到蘭貢的華僑學校當教員去。這位同學的父親在蘭貢做生意。他也到蘭貢去當教員，他介紹我去，要我幫忙他。他們說十一月初就要動身。』

「靠得住麼？到蘭貢去多少路程？」

「靠是頂靠得住的。由這裏到S市要三四天。由S市到香港一天。由香港到新加坡一星期。由新加坡到蘭貢要十多天。一路怕要費三四個星期或一個月。」

「那，你不知幾年後才得回來。」瑾英喂着奶給嬰兒，不知不覺間掉下幾滴熱淚。

「那，你的盤川呢？」

「就是這一點款有些難籌。天氣漸冷了，你的棉襖子還沒有製呢。」

北風一天一天的吹得緊。瑾英早回到V的破屋裏來住了。陰曆十一月的初旬，看看聖誕節要到了。V忙着收拾行裝，瑾英抱着嬰兒站在一邊癡望。寒風由瓦隙裏吹進來時，她不住的戰慄，嬰兒也跟着哀啼。

一天的下午，天氣很寒冷。瑾英有幾個嫁給了富家兒的同學，或穿湖縐面的皮襖子，或穿毛織的絨布西衣，嘻嘻哈哈的一大羣跑來看瑾英和她的嬰兒。她們想聖誕節在學

校裏開一個母校紀念會，特跑來問瑾英參加不參加。

瑾英祇穿一件棉質的緊身襯衣，俗稱衛生衣的，這也是V近來花了十五六角錢買來給她的防寒具。襯衣上面是一件半舊的夾襖兒。她有小寶貝，在懷裏，並不覺着寒。

她的同學們看見她現在的生活狀態，再不敢向她提議母校紀念會的事了。她們在她的破屋裏坐了一刻就散了。

V穿着一件薄洋布長衫在寒風裏精神頹喪的走回來。藍色的長衫洗成白色了。長衫的後尾給北風高高的捲起在空中，劈拍劈拍的作響。

V回來時，房裏的像豆粒大般的燈火早開上了。由外面進來，覺得滿房的黑暗，看不見什麼。他祇聽見瑾英在房裏黑暗的一隅咳嗽。

『她又傷寒了！都是你這全無責任心的無恥之徒害了她！她給你虐殺了！她的像朝陽般的，像春筍般的希望都給你毀滅了！她自嫁給你，曾有一天的——不，一刻間的適』

意她的一切都爲你犧牲了！』一種悲恨的羞愧把他的熱淚催出來了。

『瑾英！』

『唔……你回來了麼？今天怕是太冷了，紀兒又受了點寒，微微的發熱。』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掉下來，禁止不住。

『這完全是她穿少了衣服，受了寒傷風咳嗽。由她就傳染給嬰兒了。』V雖沒有說出來，他的胸坎早受了一種很痛楚的壹刺。

『動身的日期定了麼？』瑾英垂着淚問。

『去不成功了！他們不答應先借出川資給我。他們叫我籌足了川資隨後再來。』

黑暗的房裏的空氣沉默着祇聽見在母懷裏沉睡着的嬰兒的呼吸。

V和瑾英的冷頰上都掛着淚珠，都向着案上的豆粒大的燈火癡望。他們面前一切都沒有了，祇有絕望！

一九二四，三月十八日。

曬禾灘畔的月夜

R君！我有了自己固有的意識和主張時，我這身體已經沒有生存的價值精神上和肉體上早被腐蝕完了的身體了。到了今天就痛哭——一個人痛哭——也無益了；一個

人哭悶也苦悶不出什麼來了。女性的最寶貴的花的時代——處女時代——在無意識的期間中就匆匆的流去了。我思念到我那永不復返的處女時代，我差不多像狂了般的，我的胸部也像要碎裂了般的悲痛！我這不幸的運命——悲劇的運命不知不覺間就給他們殘酷的決定了一生涯只一回的處女之誇不能認真的經驗，盡情的享受；在陰影中不知不識間就凋落了。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在這世中還有第二個麼？

R君！像一個重寶——價值連城的古磁瓶，因我的疎忽，因我的不注意失手打破了；我還可以承認負擔打破了這古磁器的罪。但這重寶的古磁器明明是他們打破了的，偏要賴我，把打破了的罪推到我身上來。我祇垂着眼淚，悔恨地，痛心地兩手握著磁器的破片。明知再無縫合這些破片，恢復元有古磁瓶的可能的方法，但也還夢想着或有能夠縫合這些碎片的仙術的我的悲痛，你也不難想像而知了。R君，我這病身就像那古磁瓶的碎片了！不比那古磁瓶的碎片還要可憐了！

R君！我深信你是個會可憐我的人，會對我這落漠之身抱同情的人。但我同時又相信你一定會嘲笑我，『到此時還有什麼話說，說也無用了。過了端陽節的菖蒲是沒有價值的了。』不獨你會嘲笑我，連我也嘲笑自己。我對你寫了這一段哀訴後，思念到我這個在生活上疲倦了的再無可救的淪落之身，我覺得祇有一種絕望——意識了的，預期着的絕望，把我的由極度的興奮發出來的對你的哀訴取消了——向熱背上澆了一盆冷水般的取消了。我祇感着冷寂的微笑自嘲的在我的沒有血氣的蒼白的臉上浮泛出來。

R君，你也是個罪人！你聽見了我說這一句，你定會驚異起來說，『爲什麼呢我……』
R君，你不要急，你聽我說下去好嗎？

讓我追憶我們的過去罷。

R君！你不要不耐煩，你不要蹙着眉根，你不要作苦澀的表情；你要正正經經的聽我說下去。

我們的歷史——或許說是純潔的戀愛的歷史——的出發點還是我們的故鄉——
現在距我們千多里路的故鄉。思念到我們的故鄉——風景清麗，民俗純樸的故鄉，可惜
現在給軍閥蹂躪到青草不長的故鄉；我又不知涕淚之何從了！

好好的想追憶我們的甜蜜蜜的過去的戀愛，忽然又悲哭起故鄉來了。R君，你定會
說我是患了神經病，不說我患了神經病也要說我患了歇斯的利症；你怕會不正經的聽
我的話了罷。但我要求你——我祇有這個最後的要求，——望你犧牲三兩個時辰忍耐
着聽我說下去罷。我所說的話無論如何繁蕪，無論如何語無倫次，我祇望你忍耐着聽下
去！把我最後想說的話聽下去。

在我的花蕊時代使我感知愛的滋味的是你。在生理上發育了的，有了性的覺醒的女性的煩悶時代，初給我歡愛的快慰的也是你。在這無情的世界裏對我有真的純潔的愛的是你。真心的時時思念我——不懷何等的野心，祇在純潔的愛的名義之下思念我的也是你。我對你的這些恩惠和懇意決不會忘掉，一生涯中決不會忘掉。

初戀的對象——或者要說是在我這全生涯中的唯一的戀愛的對象，要算是你了。R君！我很想得個機會和你相會，一同追憶，一同談敘我們的純潔的過去；在我們的戀愛的追懷談中一同醉一醉。我這種希望——或可說是慾望——的動機最初是想對我現在的悲慘而虛偽的生涯給與一個唯一的安慰，並且想把在自己的心裏面的深深的一隅還存在着的幾分的純真揭出來給你看；自己也得——明知其無聊——嘗嘗一點既成了空虛的歡愛的滋味。但到後來這種慾望的動機竟大膽的抬起頭來，在長期間內浮沉在無恥的淫蕩的生活裏面的我對你起了一種奢望——或說是焦望妥當些——想

由你得一種你未曾把給我的一件東西的奢望；我真的幾次想向你伸出我的誘惑之手了。我並非不知道不該懷有這種奢望，但我禁不住要生出這種奢望。真的有了機會時，我真的向你試我的誘惑的手段也說不定；因為我很想很想能夠讀你的心的底面鑄着的文字……。

我聽見你還是獨身生活——這或許是我對你想下誘惑手段的一個原因，——思念到你的孤寂的悲哀，我很悲切，很苦悶，悲切得苦悶得無以自遣。我覺得你的孤寂的悲哀全是我作成的，我真想一刻走千里的來安慰你，伏在你的胸膛上來親暱你，安慰你。但是……

我對一切異性——所有在我周圍的異性——都用猜疑的恨惡的眼，讎視他們。祇有你——正直的，意志堅強的，寡言的，你在我眼睛裏始終沒有變化的，始終是我的唯一的愛的對象。但不知你的眼，你的瞳子，初見我時燃燒着情熱的眼，溼潤的不住地流動的

圓黑的瞳子還能和舊日一樣的注視我麼？你那對眼，那對瞳子在我們初對面時不是把不能用言語表示的神祕的東西使我直感出來了麼？是的，你那對眼，那對瞳子還是因時期而變化其情態的。當你聽見我對你表示決別，你那對眼，那對瞳子很悲恨的凝望着我時，閃出一種淒冷的絕望的光來。我若有機會再會見你時，你那對眼，那對瞳子又會另發出一種光來凝望我罷。

『他真的能原宥我麼？』我常暗地裏問自己。R君，你明知我力弱，無能抵抗惡魔的脅迫，還不原宥我，這就是你的罪了！但我還有餘暇討論這些麼？還有資格責問你的罪過麼？

我的過去的追憶要一度深一度展開了。我還記得你對我說，『蕙妹，像這樣的青春的時代決不會再來了。蕙妹，你不知道青春是不會再來的麼？尤其是我們還在學生時代，正當把這個不再來的青春慢慢的享受過去——有意義的享受過去。要這樣純潔的享受過去。不要潦草的急促的混過去了！蕙妹，你急什麼？我們要把在前途等候着我們的幸

福很慎重的慢慢地養成。』你說了後還小孩子般的笑着。你的話雖然不錯——這也或許是你的一個罪過——但女性的環境，尤其是在我們故鄉的女性的環境是不像男性的那末簡單。

三

秋快來了，悲壯的秋在我們青年的心裏起了反響。雖然天高氣爽，但我終日都是悶沉沉的。暑假過了，想你也快要來C城了。從前幾次和你會面時都想把重要的話對你說，但站在你面前我又很羞怯的戰慄着起了一種自責之念把話題的中心忘記了。別了後又起了一種後悔，一定堅決地對自己說，『下一次會見時，非說不可了！』但再回顧到圍繞着我的病身的可怖的暗影，我禁不住要戰慄，要煩悶，終於昏倒了。

R君！曬禾灘畔的月夜你還記得罷！

夏的月夜，涼快的南風時向站在梅江堤畔的我們拂來。在江心閃焯發光的月碎成幾塊了。一艘帆船由下流逆駛上來。江水太淺了，舟子捨舟而陸，用纜索繫着船首，沿着河堤把船拉駛上去。流水擊着船頭，向兩側發散的白色水花在月色之下分外的美麗。肩上掛着纜索，偻僂着沿堤而行的舟子們在一歌一和的唱着山歌。他們唱的山歌你還記得麼？我還記得呢。他們唱的不是這幾首麼？

『底事頻來夢裏遊，因有情妹在心頭。旱田六月仍無雨，溪水無心只自流。』

『妹住梅州烏石巖，郎家灘北妹灘南，搖船上灘不用楫，搖船下灘不用帆。』

『郎似楊花不住飛，與郎分手牽郎衣。山高樹綠郎門遠，惟見郎從夢裏歸。』

『半是無情半有情，要將心跡話分明。傷心妹是無情草，亂生溪畔礙人行。』

我癡望着美麗的絕景，癡聽着淒切的歌聲，過江的涼風在蘆葦叢中索索地作響，我

的肌膚感着點微寒，我的神經衰弱，敵不住這樣悲寂的景色。我終於哭出來了——伏在你的胸上哭出來了。『爲什麼！傷心什麼！蕙妹！你不是摩撫着我的背這樣的安慰我麼？啊！R君！曬禾灘畔是我們的傷心地，也是我們的紀念地！我思念到我們故鄉的可愛的曬禾灘而不能回去看牠，我禁不住狂哭起來了。

你說了後，我住了哭。萬籟無聲的。我從你的胸上站起來，拭乾了眼淚抬起頭來望你時，你的臉的全部恰好浴在月光裏面了。你那青白的臉給了我不少的悲寂之感。

我們互相癡望着站了一會，夜像深了。我不是先對你破了沈默麼？『夜深了，我們回去罷！』你也說，『回去罷！』

我們一先一後的沿着草徑向我們的小村裏去。拂着我們的腳的草像滿裝了露水了。

我們在途中還有一段的會話，讓我追憶這個黃金時代的我們間的會話罷。過去的

戀愛的追憶對現在的孤宿給了不少的安慰。

『蕙妹，你心裏難過麼？』

『是的，我因爲心裏難過，才約你到這裏來散散心。誰知道灘前的淒涼的景色愈使我心裏難過了。』我說了後，又哭出來了。

『你何必這樣傷心的！你的學校本來辦得不好，不畢業也不算什麼。你在家裏研究，教你的弟妹們，我想比到縣城裏去混的好些。你父親或者也是聽見你進的那間學校不好，所以不給你繼續讀下去了。』

我不該隱瞞你的。我不該把我的悲楚的原因推到『廢學』上去來騙你。我聽見你主張不忙成婚，還要到南京進大學去時，我的希望——我的掩醜的計劃——登時給一大鐵鎚打擊得粉碎了。我完全的絕望了。你那晚上怕夢想不到我這身體不能等候你到大學畢業後的身體了。那晚上的我的身體已經不是純白的的身體，早受了外表蒙着『教

育家』的皮殼，其實是個野獸般的惡漢的蹂躪了——處女性早給那個偽教育家蹂躪了。

這個偽教育家是誰，你是當然知道了的。他是你的好友，今年春舉行學校開學禮時要我們三呼『女子教育萬歲』的我們學校的教務長。

四

讓我們把我們的戀愛史再上溯一章罷。

×年前的雙十節我才認識你。你在H中學，我在M女中學，我們學校間的距離很短小。你和幾位同學來參觀我們學校的成績展覽。你向你的朋友稱讚我寫的字，稱讚我作的口語文，稱讚我的西洋油畫，稱讚我的刺繡品。你最後還笑向你的朋友說，『成績要算

第一了，不知人怎麼樣。也怕是個 Beauty 吧。』你當時那裏知道我正站在傍邊做糾儀員——是的，你來的時候，恰輪着我當糾儀員。我的女友聽見了笑向着我想說什麼似的，我臉紅紅的忍着笑，給她個目示，禁止她說出來。那時候，你那對眼，那對黑瞳子——有神祕的媚力的眼，有魅惑女性的瞳子忽然的向着我凝視，給了我一個永不能打消的深刻的印象。這個印象——你的英偉的面影——嗣後無一刻不壓迫着我做你的精神上的奴隸。

你是穿着長衫來的，你沒有穿制服，我不知道你是那一間中學校的學生。那天晚上你又來了，穿着制服來了，我在幕後偷望了你一會，我知道你是日中學學生了。

那晚上的演劇我是扮葡萄仙子。我出場時，看見你從後列跑到前列的坐位上來。我唱着歌望你，我跳舞着望你。我的心境從來沒有那晚上般的快樂的。我幾次望着你微笑。你後對我說，你不覺得我是專對你微笑。你雖不覺得我是專對你微笑，但有人確知道

我是專對你微笑，在嫉妬你呢。

恨只恨你太多寄信給我了，引起了他的不少的嫉妬和反感。他睨視我久了，他早當我是他的爪下的羔羊了。

翌年的春，你說要到京師去進學。你知道我聽見你要遠離開我的時候的悲傷和煩悶麼？我傷心的是我不能正式的會你，一訴衷曲。我傷心的是此後填塞在我心裏的哀愁無從伸訴。但我又何能不一面你任你去呢？利用迎春節的盛會，我不能不暗地裏約你到東郊外去。

東郊的春的曠野上早集聚了不少的人。我在動搖着和雜鬧着人叢中東張西望的想發見你的影子。

他們是何等歡樂的！平日很蕭條的滿敷着枯草的東郊，到今天的迎春節，成了個陶醉的世界了！他們裏面有叫號的，有跳躍的，有咬甘蔗的，有剝紅橘皮的。在歡樂陶醉中的

他們那裏知道我今天的悲楚！

我發見了你了。我們慢慢的離開了嘈雜的人叢，同到關王廟後的幽靜的桑田傍邊來。

下了幾天霪雨，今天才見柔和的陽光投射到我們大地上來。麥田裏青嫩的麥葉在陽光之下受着和暢的春風的吹拂。遠遠的望着雨後呈黛色的山和山下幾家門首貼的鮮紅的春聯，我們的心和魂都像脫離了自己的身軀，消融在春光裏面去了。那時候的春的陶醉的情景，你還記得罷。

我們倆癡癡的站了一會，領略領略春的滋味。他們的鑼鼓的喧音驚破了我們的春夢。我思念到你不久就要遠離這個風光明媚的家山，我替你心痛達極度了。

『夢般的。』

『真的，夢般的！』

我們祇各說了一句，同時各人的胸上都深深地雕刻了『青春之夢』四個字。

在這迎春節，你教了我如何的表示愛的方式——熱烈的擁抱和接吻！

自你去後，我住在寄宿舍裏亡魂失魄般的，一個多月沒有理及校課。你還記得罷，我寫那封信——你去後報告我的近狀給你的那封信——時，不知流了多少眼淚。那時候我雖然悲痛，但比現在的就幸福得多了；因為那時候的我對你還抱着絕大的希望。現在的我呢？獨自的把自己禁鎖在一家破爛的房子裏，沒有待望的人，也沒有人待望我；我的心就像廢墟般的幽暗和冷寂。

五

自你去後，一個多月，雖是青春之日，但我還是很煩惱的度過去了。校課一點沒有整

理，大受了他的責罵，利用教務長的名義來懲責我。他那對銳利的眼睛早觀察出來了我的煩惱完全是由你而起，他忿恨極了，嫉妬極了。我再沒有方法逃避像蛇般的惡毒而固執的他了。

我半因經不住他的利用學校制裁的窘迫——你給我一封信落在他手裏去了，他利用那封信來要挾我——和性的屈服，我終降服他了。我因為你那封信，不得不聽他的命令到他寓裏去，那晚上……不說了罷，你是知道了的。重提起來真令人痛恨！總之我在那晚上——夏始春餘的那晚上——我的身體交給他，由他自由的處置了。到了第二天的我已經是失了處女之誇的了。

那年暑假，你歸回來了。我們相約了在曬禾灘畔密會了幾次。你始終固執己見，不受我的哀願和誘惑，我於是絕望了，由絕望而自暴自棄了。

那年冬的雙十節，我再登場演葡萄仙子。我出來祇唱了一兩首歌，觀眾盡拍掌的喝

采。我望一望台下，男女學生的人叢中還雜有許多軍人。今年雙十節較之去年來我們學校看新劇的人更多了。學校當局很崇拜軍閥，趨媚軍閥——不單我們學校的當局，中國現代的教育家都是趨媚軍閥的，——來賓席裏幾個好席位都給黃衣佩劍的人佔據了。去年曾經你坐過的席位也給一個軍人佔據着。我在觀衆中不能發見你，我心裏悲酸極了。我想你一個人也怕同我一樣的很悲寂的度這個國慶節。我一邊唱歌，一邊回憶去年雙十節我和你初會面時的情景，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了。心痛到極處時，竟失聲的哭了，歌不成聲了！

利用我的美貌和歌聲和軍閥相交結，趨媚軍閥的他們教育家看見我哭了，忙走上台來叱責我，叱責我不該無緣無故哭起來，害得台下的軍長，師長，旅長，團長，營長……大人們不高興。

我一連演了三夜，台下都擠擁得不堪的。聽說不單駐城的軍官，就連縣長，審判廳長，

檢察官，團務委員，教育會長，專會向軍閥叩頭作揖的縣立法機關全體人員和縣行政署裏鼻糞粒一般大的官吏們都無一晚不到場看我扮演葡萄仙子。十日，十一日，十二日，我一連唱了三晚，跳舞了三晚。愛說我的壞話的人在造謠，說他們軍閥和官僚賞了我許多金子。

十三日的下午，他——教務長——寫了一張條子給我，叫我今天晚上再出台扮演葡萄仙子。到後來我才聽見是幾個有勢力的軍官對我們的校長下了一道命令，叫我們一班女學生多演一晚給他們看。他們竟當我們是一班女優伶了。

再過個新年，元宵的前幾天，我的父母忽然的向我提起親事來了。他們說，我的歲數已經不小了。他們又說，女兒達十九的年齡也該出閣的了。他們說，做父母最耽心的就是兒女的婚事。他們又說，把我送出閣後，好打算替我的哥哥娶個媳婦回來。他們懇切地勸了我半天。到後來我問他們到底要我嫁給那一個，他們說，是我們學校的教務長來對我

的父母說，他想做個撮合人，介紹我嫁給他的舊日同學，現在在××銀莊當司庫員的K。

R君！人心難測！我的婚姻的提議者不是別人，是我們縣裏頂頂有名的教育家，並且是剝奪了我的處女之誇的他！R君，你想，他的用心是我們意想得到的麼？我聽了我的父母的話，登時臉色蒼白起來，全身起了一種戰慄。

因為K是銀莊的司庫員，父母絕對的贊同了他的提議。我到這時候，失了我的自由，也再無希望——因為在曬禾灘畔，你未曾允納我的要求，我絕望了——祇好聽憑父母作主。自曬禾灘畔回來後，我早有了自暴自棄的思想，所以我不再抗拒他們對我的希望。當我默認和K訂婚時，允諾任他們作弄時，對你的愛更加強烈的蘇醒起來。但我終成了一副活屍了。

和K成婚的那晚上，我覺得自己像娼婦般的很可恥也很可憐。

循着鄉間的風俗，洞房裏高高的燒着兩枝大紅燭。雖是刀春天氣，氣候猶寒，但洞房裏早鬱熱得難堪了。我雙頰緋紅的覺得全身在發火焰。到了吃晚飯的時分，K自己跑了進來，把房裏掛的十多個紅燈裏的小紅燭點亮，房裏的純潔的養氣更被燃燒乾枯了。K進來時穿一件新製的銀紅色湖縐棉袍子，雙頰緋紅的燃着新郎的氣焰，似笑非笑的趾高氣揚，他像在說，『今天是最得意的一天，我今天行加冕式。學生社會間豔名最高的任蕙蘭終歸給我了！』我望見他那種有銅臭的俗不可耐的態度，禁不住厭惡起來。但轉思及自己非處女之身，K還在夢中不知道滿臉給他的朋友塗了泥垢；又很替他可憐，對他抱同情。

他們在前廳宴會——吃新婚酒了。僱來的一班樂鼓手很鬧熱的吹唱着。簫鼓之音和賀客的笑聲混淆着蕩進我的耳朵裏來時，更使我增加一種煩惱。

他們像吃了晚餐了，K帶了一羣男性到洞房裏來。不消說是來鬧洞房的了。出我意料，使我戰慄的就是那位剝奪了我的處女之誇的教育家也敢昂然的跟着他們進來。揶揄我，不單揶揄我，竟敢當着我的面侮辱K。

夜闌人靜，K一個人帶點酒意進來。至剛才那瞬間止，我還是K的形式的妻。現在這一瞬間……這一瞬間，我是K的實質的妻了。我思念及此，我祇痛哭我的離奇的運命——最可恥的再次失身的運命。我這一身全浸溺在淚海裏去了。

R君，到這時候，我祇能聽憑運命之神的處置了，不再作無謂的抵抗了。在我，早無所謂戀愛，無所謂希望。在我，祇有悲怨，祇有咒恨，祇有對異性復讎之一念！

回憶過去，時間像會飛的那樣快，祇一瞬間一切現實都成陳跡了；但由數量的說起來，我住K的家裏的期間決不能說短小，也有兩年餘了。在這兩年餘間，我對他的復讎成功了，他在教育界的名譽破產了，K也因為我和他絕交了，我也因此和K作最後的訣別

了。但這些變故都是由他一個人先發難的。

R君，人心難測！他真是個色魔！我和K結婚沒有半年，他的魔手再伸向我的身上來。R君，我不對你說謊，不欺瞞你，我一因K是滿身銅臭，二因我在生理上早做了他的奴隸，三因我對他有宿怨，我想達到我對他復讎的目的；所以我密密地答應他，跟他爲二次的犯罪。

我和K中間全無戀愛，無感情。但由死屍般的肉身的結合，我們倆的夫婦關係再也不能否定了。不過我對K失事到如何程度是個問題，K由我得了如何程度的性的滿足也是個問題。K在這兩年餘間，慢說沒有捉到我的心和魂，就連肉的方面也……

K和他的父母不和，不常在家裏歇夜，十天有九天在外面遊蕩，家庭裏的波瀾不會平靜過一天，陰慘的黑影滿佈了他的一家；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完全是K的過激的性的衝動，不能由我的身上求得滿足，不能不向外發展的緣故。

K知道了我和他的關係時，暴怒着來詰責我。『你們男子天天在外面遊蕩，和許多不認識的女性生關係，便算得有廉恥麼？你有什么資格來責備我？』我當時把這幾句話來抵擋他。但他說，『這完全是你這淫婦的罪過！你自己逼着我到外面去，還假裝不知道麼？』K真可憐，他說了後，雙淚直流的。我覺得我對K太殘酷了，在他的精神的生命上給了一個致命傷。R君，你要知道，K和我一樣的可憐。我因愛你而不能達目的，遂自暴自棄的墮落了。K因愛我而不能遂願，也自暴自棄的墮落了。在這時候，我也祇能向着K垂淚，再說不出什麼話來。

七

我和K離婚後，祇得回來和父母同住。雖然悲羞，但再沒有方法。父母雖然一樣的怨

宥我，痛愛我，但家中早有了嫂嫂，家庭的空氣和從前不同了。最難堪的就是嫂嫂每見着我都是浮着微笑和我說話。這微笑裏面包含有許多意義——輕蔑，誹笑，厭惡及憐憫。

有了嫂嫂以後的哥哥也比從前冷淡了。我本來是寄居在父母的家中，但兄和嫂祇當我是寄身他們的籬下。介居在我們中間的父母也想不出完全的調處的方法來。年老的父母祇能替我急急的再覓婆家。我在這時候才感知女人是該早和適意的男性組織和暖家庭的必要了。不用看別人，祇把嫂嫂和我相比較就好了。

在父母家裏約住了一年——像囚在牢獄裏般的住了一年。這一年間所過的都是憂鬱的日子。到後來像刑期滿了，第二次婚事再由父母提出來了。父母說男人是個×西藥房的檢藥員，每月有十五六圓的收入。經濟的力雖趕不上K，但M（×西藥房檢藥員的姓）的父母住在鄉下，在生活程度不高的K城，有十五六圓的收入儘夠我們兩人的生活費了。R君，你要原諒我，原諒我飢不擇食了。我再不能忍耐兄嫂的冷遇了。我早就想

一個人逃出來自活，不過不開化的M城的社會實沒有容許女性自由的生活的胸度。

我再婚時——嫁M時，再熱烈地思念你了，深深地祕藏在心底的對你的愛焰再燃燒起來。我想在這世界裏祇有你能和我組織和暖的家庭，失掉了你，便失掉了一切。我的一生，身經的不幸可以說是因失掉了你而生的。R君，你也是個罪人！我並沒有說錯。

到了這個時代，女學生時代所有的虛榮和野心早消失了。女學生時代的我的理想早完全的平凡化了。我想能夠平凡的過活已是我的幸福了。但造物還繼續着虐待我，連尋常的一個家庭的主婦都不許我當，也不許我度我平凡的生活。

我嫁M後，家計雖不見豐裕，但夫妻間總算是幸福的了。結婚一年之後，我們做了一個玉人兒般的小孩兒的父母了。M的月薪本來有限，因為生了一個玉般的兒子，狂醉了般的喜歡，彌月時很奢侈的做了兩天喜酒。虛榮的父母太不量力了。M因為生這個小孩兒負了不少的債。A兒（我們的嬰兒的名）抱出來，一切裝束決不像個月薪十五六圓的

勞動者的嬰兒。不單A兒，我也逼着M，給了我不少的錢製頂時髦的衣裳。我看M的經濟狀態忽然的從容起來，便問他，『你近來有了什麼意外的收入麼？這個月的支出超過你的月薪的三四倍了。』M說，『若單靠月薪，能養活你們麼？告訴你也不要緊，不過你不要向他人說出來。店裏的同事三四個人勾通了軍部裏的一個團長，共做了幾次的鴉片私販，我認了一股，也替他們奔走了不少的路，分了這幾百塊錢。』M說着從衣袋裏取了一束鈔票來。我忙接過來——我看見一束美麗的鈔票，愛得心花怒開的，翻開來看，都是五圓的鈔票，約有五六十張。

『有了這樣多錢，你答應我的一件皮襖料該買給我了。我這二三十元的要求不會過分吧。』我媚笑着向M要錢。

R君，你看，我竟變成這樣的女人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期我竟變成這個樣子了。

M看見我要錢，不遲疑的給了我六張五圓的鈔票，祇說了一句，『還是一樣的一個女人，看見錢就要的！』在女學生時代的我，聽見這樣的一句話，一定不依的，一定說他是侮辱女性的人格。但現在的我全無女學生的氣焰了，並不當這樣的一句話是侮辱了。

『這樣的祕密生意多幹了不危險麼？』我很替M擔憂。

『是的，給政府偵察出來時是很危險的。我也不想和他們久幹。但思念到認我爲夫的你，認我爲父的A兒，沒有得好吃，也沒有得好穿，和近鄰的幾家的主婦和小孩兒比較起來，你心裏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心裏是很難過的。我想多幹三兩個月，積蓄得三兩千元後，自己抽身出來另做光明正大的生意也未嘗不好。』這樣的看起來，M的犯罪完全爲妻子了，爲我和我們間的A兒了。

『你的話雖不錯，但我想這樣危險的生意，還是早些放手的好。』我最後還是勸他不要犯法。

再過了兩個月，我所意識的M的眉間的暗影一天一天的明顯了。他的活潑性一天一天的減少了。他常一個人坐在案前，一句話不說的像在沉思什麼。在我面前常努力着不把他的頹喪的神色給我看。每晚上我和A兒熟睡了後，他還一個人呆坐在書案前，吸着紙煙。他像有什麼不能告人的苦隱，一個在煩悶。我在這時候由M的不安的眼睛裏得了一個暗示——我的運命還是在不安定的狀態的暗示。到了九月的初旬這個暗示果然實現了。

M從來沒有在外面歇過夜，最遲中夜的十二點或一點一定回來看我和熟睡了的A兒接吻。但九月九日的那晚上，我掙扎着和睡魔抵抗，等他回來，一直等到天亮還不見

M的影子。到了第二天的九點多鐘×西藥局的一個藥童才來報告說，M在昨天晚上給司法巡警帶往檢察廳去了。我到這時候才知道M不單和一班無賴私販鴉片土並且私用×西藥局的名義向各關係商店騙支了千圓以上的金額。

經了刑庭的起訴，再經民庭的判決，結果M被宣告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R君，到這時候，我才知道M是個良善的人。他的犯罪不敗露，我還對他懷疑；他的犯罪敗露後，我才認識他是個良善的人！M本來不是個犯罪的人。他是因為他的妻子而犯罪的，他是為愛我及愛A兒而犯罪的！不過他愛妻子有些不得其道罷了，他的志行有點薄弱罷了！他對妻子是很能負責任的人！R君，你試把M和戴教育家的假面具而實行蹂躪女性的那一類人比較；你能說M是個罪人麼？社會對M的批評如何，我不知道，也不願知道。像我們M城的社會——處對人性全無理解的軍閥的壓逼之下的社會有沒有真是非，還是個疑問。但在我的眼睛裏的M完全是一個救世主，是一個基督！為我和

A兒負十字架，戴棘冠的基督啊！我們家庭裏的基督終給那班偽善者的猶太人殺了！

R君！自己犯了的罪應該自首的，應該負責的。M所犯的罪並不是他自動的犯的，是受動的犯的，是我指使他去犯的罪，他不過是我犯罪時候用的器械罷了。再說明白些，M是受了我的虛榮及浮奢的壓逼而犯罪的。M沒有罪，他祇有一個過失，就是他不該娶虛榮心比一般女性強盛的我，不該娶由似驢非驢似馬非馬的女學校出身的浮華的女學生。

R君，到這時候，M被解送至C城監牢裏的時候，我才後悔我們同棲時不該錯疑M，不該酷待M了。我和M結褵後，M的出勤和回家的時刻是很規則的，早晨吃了朝飯，七點半鐘出門，下午六點鐘回來。到最後兩三個月差不多每天都不回來一同吃晚飯了。不單不回來吃晚飯，他回家的時刻沒有在晚間十點鐘以前的了。我懷疑他是有了外遇，在外面游蕩。我幾次哭罵着向他詰責。他看見我哭了，很溫柔的來安慰我。我祇不理他，哭罵得

更厲害。他到後來祇歎了口氣默默地坐在書案前。我此刻才知道他的歎息和默然的態度裏面含蓄有許多苦衷和隱痛。我因為懷疑他的態度曖昧，怕他的錢在外面遊蕩用了去，我更向他索錢要得厲害。我向他索錢愈多，他愈不能早時刻回來了，有時候到了黎明才回來，睡了一忽已響七點鐘了，飯也不吃的又匆匆的出去。我看見他這種態度，更向他吵得厲害。

R君，我此刻才知道他每晚上在外面和他們聚賭完全是爲我一個人！他所有的財產全部的爲他的小家庭耗消盡了。其實他這個小家庭的生活費用得了什麼，他所掙來的資財的大部分都給我浮華的耗費去了。

M的父母和兄弟都在恨我——也難怪他們恨我，這個罪本該我一個負擔的。——說我是個禍首，說M之陷於罪完全是我害的。M在監牢裏寫了一封信出來，要我帶A兒回鄉間和他們暫住一年半，等他的出獄。但他們拒絕了M的付託。M的父母託人對我說，

他們祇能以祖父母的資格收留A兒，但不願和我見面。R君，你想，我如何能夠離開A兒一個人獨活呢？尤其是和M分離後，更不能離開A兒。

九

R君，我一生只有一次的善念和善行，就是決意攜着A兒送M到C城去——送着M的囚車到C城去。我終到C城來了。我一星期能得兩次的許可和M見面。

到C城後的第一問題就是我和A兒的生活維持方法了。我是個荏弱的女子，能找什麼職業呢？但我決意在C城等M的出獄並以養育A兒的責任自任，我最初想從事的職業是裁縫，其次是洗衣裳。M有二三個友人都不贊成我拋頭露面去幹這種職業，他們集了三五十圓的基金，替我在大學校街租了一間小店，要我做餃麵的點心生意——每

日祇坐在店裏指揮着一個廚夫兩個女工做飲食生意。到這時候，我感激他們萬分了，我才知道人是有交結朋友的必要。他們裏面的最熱心的提倡者P更熱心替我奔走，一切都是P替我佈置的。P是M城一家洋貨店的駐C城的坐辦。我的飲食店開業後一個月間P每日都過來幫忙。

不是奇緣麼，R君？我開業半年後，你竟由海外留學回來當C城大學的助教授了。

R君，我是爲M——爲等候M的出獄才做這種生意的。誰能預料到這種生意就是引我這身體至破滅之境的第一步！就連我這未經鍛鍊的纖弱的女子敵不住四圍的誘惑和壓逼，我自己也未會想像到的！

我的同胞的哥哥不愛我，我的生身父母也可以說不愛我了，M的父母兄弟又不愛我；我在這世界中完全是個畸零人了。像慈惠而誠懇的P，我對他祇能咽着感恩之淚，怪不得我和他親近麼？

開業後半年間，生意很好，來客的大部分是C城大學的學生。我在這半年間積了不少的錢。到後來我才知道這些來客——大學生們——完全是爲我一個而來的。年輕的學生們都患着一種病狂——自信是個多情者，自信是個美貌所有者，自信是個對女性有蠱惑力的所有者的病狂。多望他們一眼，多和他們說句笑話；便都深信我是看中意了他們了，沒有一晚絕跡的，不論吃得下去吃不下去，都到我的店裏來。他們間的嫉妬的情形，看見令人發笑呢！

R君，我等不到M出獄又墮落了。我因愛M而來C市，但終負他了。我在C城的墮落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克服P的誘惑。我終由P的手墮落了。R君，人心難測！外表看來是很慈仁很誠懇的P原來是個蹂躪女性的魔王。經他的手不知犧牲了殘殺了幾多女性了。恨我處世未深，不知不覺間遂陷入他的圈套中了。和他有了肉的接觸後，才把他的假面揭去，原來是一個這末可怕的魔王，但已經後悔無及了。嗣後我竟自暴自棄的流入淫蕩

的生活中了。我常引誘你們學校的幾個有錢的和有姿色的青年到我的私室裏和他們對飲起來了。

我再做了第二次的活屍！你竟在我做活屍的期間內常到我店裏來。我因你得了不少的安慰。我竟不自量不自重的對着你起了一種數年前的純潔的愛的追憶和燃燒着一種奢望。但望見你去後，我又自笑我的癡愚。

M的監禁期滿了，出獄來了。他出獄後住在店裏，我的生意也就因之冷淡了。

M知道他在獄中期內的我的生活了。他本不想追問，希望我改過。我也很後悔，想從茲改過再和他組織圓滿的家庭。但到了這個時候，M的父母有口實要求他的兒和我離婚了。

我和M離開後，祇能繼續着以此淪落之身營淪落的生活。我最近的生活你是很知道的，無庸我再贅說了。

因爲你託你的友人來忠告我，希望我早日脫離這種頹廢的生活。聽你的口氣，好像我的不幸完全是我自己作成的。R君！我有罪！我自信有罪！我也不辭其罪！不過我的生涯的裏面或不少你不了解的部分，所以詳詳細細的寫了這封長信寄給你。R君，我最後希望你的有兩件事，就是：

第一，希望你明白，人是有人心的，不是自己喜歡犯罪的！

第二，希望你要知道，對貧苦者不能輕施其憐憫，對犯罪者不能輕施其譴責。對貧苦者要有拯救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憐憫；對犯罪者要有感化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譴責！不當輕施其無責任的憐憫和譴責！

一九二五，二，一二，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木馬

—

C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考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

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帳，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貪，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擰，他的兩根手指滿

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探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正中放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髒得敵不住的時候，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密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脚，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C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

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女兒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省呢？』她再望着C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

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房子麼？裏面髒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馬 木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

『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C在他家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孩兒過來閒談，C知才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歲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像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C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鋪蓆的房子，安置一架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鋪蓆的房子是一間六鋪蓆的，她們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鋪半的房子，和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鋪的，在後面靠着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來，所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珊枝。珊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響時，就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Tada-ima 是日本人出外回來對在家人的一種禮詞)。

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了，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珊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人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才聽見瑞枝說珊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有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舉止嫻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到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個人主持，她的父親，她的妹妹的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着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因為沒有衣裳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獸。美蘭是個白皙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他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說本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沙庫拉……』（日語「櫻」之發音為「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噤——』。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噤——』是她要大小便時候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噤——』，她的母親怕她的大小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了。她用『噤——』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唏——』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叫過幾次不見她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噤——』了。『噤——』仍不能夠威嚇她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唏——』，叫得她母親發笑。

C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

馬 木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

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C 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的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的了。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腳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拚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沒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着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雙肩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督布！美兒要那喳喳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喳喳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喳喳。C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頑。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喳喳

『在草場上蹣跚的亂跑。這是C最初的一次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堂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菓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挾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燄。晚間C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C的衣角呼爸爸，要C帶她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叔父喲！不是你的爸爸喲！』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C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

是不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鬪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菓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她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他媽媽的說話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啲喺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響的是他佩的劍。巡查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怎麼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便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祇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期日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C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脚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姊妹住的六鋪蓆的房子中間。C占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珊枝旁邊，各人吃的飯都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擺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雞蛋，半節日本式的火燻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腐湯。美蘭像不常遇着這樣的盛餐，看見炒雞蛋吵一回，指着火燻魚又嚷一會。

珊枝恭恭敬敬的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嘻，嚟嚟！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那對老眼不管悲喜憂樂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C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

「去年美蘭生日要美蘭的爸爸買匹鯛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瑞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氣的說出來了。C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瞅了瑞枝一眼。

「是啲！最多偽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

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蓋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C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瑞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鬧洞房麼？』林翁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美蘭沒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C房裏來，交給C笑着說，

『C督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像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數，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猶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了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翁說——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時常看見瑞枝指着像片教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美兒的爸爸早死了！』

C和珊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日間不回來吃飯。瑞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又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叫肚子

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菓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抱着她母親的頸，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兒的口打幾個呵欠。

美蘭近來常偷出去，跑進鄰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

C也曾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馬，一匹狗，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沒有能力買給她。美蘭祇

用小指頭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為她知道C不是她的媽媽，也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說『馬兒！馬兒！美蘭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C或她的媽媽帶她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啲！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求C帶她去看，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和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向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C買了一頂絨帽子給她做紀念。C聽見珊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美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面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她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有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三匹鯛魚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首略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門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為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兩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為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有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了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一個不知生身父為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C想到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C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心痛得很，他總以為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鋪蓆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

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C在她們房裏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下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種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珊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爲鬧熱，今晚上却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T署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家人去認是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T署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意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她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天晚上愛兒睡在自己懷裏，今天晚上祇一個人！瑞枝像看見美蘭站在她枕畔對她說，『媽媽！你爲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爲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爲什麼罵我？爲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睛在尋覓媽媽麼？你在哭着呼「噠——」和「咻——」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一個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拚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蘭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

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搔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週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回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抱回來！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早破碎了！聽見瑞枝哭美蘭時，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
個大木馬買給美蘭！

一九二二，五，十五，於東京巢鴨。

約檀河之水 (The Water of Jordan River)

他除了頭上的一條毛巾，和腰間的一件短褲之外，要算是一絲不掛。不單是他，在沙汀上坐的，眠的，站的，走的一羣學生個個都像他一樣的裝扮。所差異的，不過毛巾和短褲

的顏色。

他側身倒在沙汀上，因為太陽正在鉛直線上，不准他開眼睛仰望天空。汀上的砂熱得要燦人。但他才從海水裏爬出來，倒不覺得砂熱得利害。從砂裏面發出一種陽炎(Glare banner)，像流動的玻璃，又像會振動的白雲母，閃得他頭昏目眩。他只得再坐起來。

他左側右面的一羣學生，都三三兩兩聚起來談笑。祇有他一個不開口，好像正在思索學校的微積分難問題似的，他祇望着岸前幾塊被水蝕作用侵毀了的礁岩，和對面的天涯海角。天空沒有一片雲；若不是遠遠望見一條黛色山脈線，和天空海角面間幾點滿孕南風向北行的白帆，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線來。

他一個人癡坐在沙汀上，並不是為別的事，不過他此時望見灣內碇泊着一隻小汽輪，——那煙突還微微吐出黑煙來的小汽輪——他便聯想到他的家裏。思念到家裏，良心即刻跑出來責備他，罵他不應當為一個女子，——並且不是真心愛他的女子——不

回家；不應當父親死了兩年，還沒有回家去看一看。

他夢見他父親墳前的草有丈多高，沒有人剪除，站在墳前，望不見那塊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岩做的，上面鑿有『故○○○公之墓』七個隸體字的墓碑。他夢見他族人罵他不懂古禮孝道，父親死了兩年多，還不做道場超度，忍心看父親的幽魂在陰司受罪。

良心責備得他很利害，逼得他二年來沒有一晚不發惡夢，沒有一晚得安睡。但沒有神的良心總靠不住！他精神渙散，神經中心點疲倦，良心沒有表現的時候，他還是思念那女子時候多，思念他的死父時候少。

他受了良心的苛責，近來又新嘗失戀的痛苦，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這海濱來。他到這有名的海水浴場，已經一個多禮拜了，他的精神還沒找得集中的地點，他的靈魂也還沒有落着。

他犯罪！他的確犯了罪！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所以他只管把責任推給社會，他祇說

他犯的罪是社會叫他做的。他不知他是一個罪人。他祇知他身體疲勞，靈魂軟弱，境遇險惡。他祇說他是一個可憐人。

他實在也可憐！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裏的一根浮萍，東飄西泊。他覺得這茫茫苦海雖然寬廣，祇少了一塊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點。因為他是淡水植物，漂流到這苦海裏，冷浸浸的氯鹵鹽水，不能養活他。他的形骸沒有寄託地方還不要緊，只有他胸坎裏的心，——淒涼寂寞到十二分的心，好像找不出安慰他（心）撫愛他（心）的人，始終不能安靜似的。

二

他沒聽過他母親唱哄小孩子睡覺的歌兒。他夢中哭的時候，也沒聽過『孩兒呀！你

不要哭了！你不要驚怕！媽媽坐在你傍邊看護你，你安心睡罷！』這些話。但他也不希罕這些話。因為他沒有受過慈母的撫愛，不明白這些話的真價。可憐他才生下來，他的母親就離開了他！

前年他在日本南邊海島上一家客棧裏，接了他爹的痛報，哭倦了，睡在一間小房子裏，半夜醒來，思念到他以後再沒資格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幾個字的信札公式，他沒眼淚再流，他祇覺得像飲了許多硫酸硝酸等強水，五腑六臟都焦爛了。他爹一死，他的心像在大海上驚濤駭浪裏，失了指南針的輪船，飄來飄去，不知進退。

他未嘗沒有朋友，他也有幾位汎汎然不關痛癢的朋友。——要向他借書籍，借金錢，或有什麼事要向他商量的時候，才去探望他的朋友。——索性說明白些，他們或許把他當做朋友，他卻不把他們當做朋友。他不是不知道他們不是他的真朋友，不是真心探望他，但他還是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寂寞到極點了！

他寂寞到萬分的時候，聽見她的幾句安慰話，真像行大沙漠中，發見了清泉。他時時對他亡父的遺像，和生前寄給他的書信咽淚，祇有她一個人知道，也祇有她一個人能夠安慰他，揩乾他的眼淚。她實在是苦境裏救出他來的安琪兒。他也像愛安琪兒一樣的愛她。他自信終身決不會忘記她，怎料她後日竟離開了他，辜負了他……

不論行到砂汀上，或回來客棧裏，他晝也偏着頭想她的事，夜也偏着頭想她的事。沒奈何的時候，還是取出她從前寫給他的信——可憐他沒有把這些燒毀，還當做一種情書，珍藏着。——來咀嚼。並且倒在蓆上，追索他和她沒分手以前她對他的好處。他讀到她信裏的：『我願做你的金錶兒，你得時時刻刻瞅着她（金錶兒）。我願做你的金指環，你得天天帶在指頭上。』他也曾跳起來恨恨的罵道：『果然是沒有思想的女孩兒！什麼東西不可拿來比喻！總離不了燦燦的黃金！』但他再讀到『太平洋也有乾涸的時候，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只有我對你的愛情，是天長地久的！』他又不禁淚眼婆娑的自言自語道：

「她對我的愛情實在不壞！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她不懂好壞，所以給人騙了！」他那早要滾下來的淚珠兒，此時也再止不住了！

他真癡到極點了！他再翻開舊時日記，把他和她的戀愛史，從頭再溫習一番。

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裏差不多要滿半年了。他記得初到她家裏的氣候，是寒風凜烈，雨雪霏霏。早晨替他送火到房裏來的是她，替他開紙屏和窗扉的也是她，替他收拾鋪蓋的是她，送茶飯給他吃的也是她，替他打掃房間的是她，替他整理書籍的也是她。她的媽祇管理廚房的事。她的妹妹只喜歡淘氣，不會幫忙。

他們兩個既然接觸得這樣親密，他們中間的戀愛自由花，沒半年工夫，也就由萌芽時代到成熟時代了。他們相愛的熱度，達到了沸騰點，不過還沒有行爲的表現。但他們彼此都很望有表現行爲的機會。彼此都滿貯了電氣量，一有機會，就要放電。他們中間尋常空氣早都沒有了，祇有電子飛來飛去！

有一天晚飯後，他從市裏買書回來，還沒有到家裏，突然下了一陣驟雨。他沒帶傘，只好默默的站在一家店簷下避雨。在他面前來來往往過了無數的人，有帶雨傘的，有穿雨衣的，有乘人力車的，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汽車前頭兩道狠亮的白電光，使他看見空中的雨絲更下得大了。

『韋先生！沒帶傘？我的傘是小點兒，總比沒有好。我們同走嗎！』她一手撐一把傘，一手抱一個包袱，好像也是從市裏買什麼東西回來似的，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他也望她笑了一笑，『多謝了！你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是嗎！你從來都沒好話說的！討厭的……那麼我一個人回去。你淋濕一身，與我什

麼相干！

『芳妹兒！饒我這一回。』他從她手裏奪過那柄雨傘，一手搭在她肩膀上，有意叫她湊近些同走。

『誰是你的妹兒！羞也不羞！快放下你的手！這樣勾搭着，誰走得動？』

『傘不夠大，我們應當湊近些。』

『前面來的人注意我們呢！』她湊近他的耳朵，低聲的說。

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裏，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覺得全身發了酵似的，脹熱起來。

他們轉了幾個灣，過了幾條街道，到了一條比較僻靜的路上。雨絲也漸漸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他不能前進了。

『做什麼發什麼獸？』她推了他一下，叫他向前走。他此刻學她的樣子湊近她的耳

朵笑着說了幾句話。她不禁失聲笑了，搖頭抿嘴的說道：

『不行不行！媽在家裏望我呢！』

『不要緊！要不到半點鐘。芳妹！你依了我罷……』

『我就跟你去，可是要快些。』她像有什麼信他不過的，躊躇了一會，才表示決意的態度。

『是的，是的！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話，到裏面去切不要韋先生韋先生的叫，還是叫我哥哥好聽些。』

『我就依了你罷！』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笑了一笑。

從此後他喜歡聽她唱『來！我愛來！我愛你！你不要管我的膀兒酸！我只望你安心睡！』

她唱得很淒切。他常常聽了就下淚。

他和她如膠似漆的，做了兩個月有實無名的一對小夫妻！

四

涼秋九月，他和同級學生要跟學校教授到鑛山裏實習兩個月。他此時真嘗到了別離滋味。他在鑛山工場寄宿所，每天晚上不寫封信也要寄張明信片給她。她天天也有信來，

——可憐祇繼續得一個星期——說些孩子話，叫他開心。

她信裏說，他爲什麼把她的靈魂帶了去。若不然，她爲什麼晚晚夢見他和他在鑛山裏相會。她信裏又說，她情願纏一塊白頭巾兒，到鑛山工場裏當選鑛的女工去，得天天和他相見。她信裏又說他走了才兩三天，她爲他哭了好幾次了。她信裏又說，留級一年不要

緊，他今年不實習也罷了，早些回來看她，安慰她才正經。她信裏又說，她近來很想唱『來！我愛！』的歌引他哭。他哭了之後，她好替他揩眼淚。最後她還說她很望她能夠快做他的兒子的母親。並且問他同意不同意。

他每得她來的信，至少要重讀十幾遍。讀了之後，不是哭就是笑。哭夠了，笑夠了，才得安睡。

可惜她對他的親和力——在書信裏表現的親和力——像得了負的加速度，漸漸的弱下來了。

她離開了他一星期後寄給他的信：

「韋先生！我不知道叫你什麼，才能表示我的愛！所以我信裏還是用平時對你的稱呼。你答應我叫你親愛的韋郎麼？我也幾回想寫這可寶貴的稱呼。但我到底還沒有這個勇氣。我也不明白什麼緣故。其實寫也不要緊，是不是？」

「韋先生！你不覺得？你在那邊昨天晚上沒夢見麼？昨晚我夢見睡在你胸懷裏，你向我說了許多甜甜蜜蜜的話。我恨了，在你臂膀上捏了一下，你在那邊不覺得臂痛麼？」

「我在夢中不知不覺的把那晚上——下雨的那晚上，我們的生涯中最要緊的那晚上——罵你的話：『討厭的韋先生！不行不行！怎的沒有那樣隨便！』說出來了。媽媽睡在我傍邊，聽見了，叫醒了，我罵我不要臉，不識羞。韋先生！你當真不回來麼？那麼我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安睡……」

她第二星期的信：

「……我想告訴你，我又不能告訴你。不是我不願告訴你，我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你。韋先生！我真不好意思。我寫到這裏，我還一面發熱呢！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對你說也不要緊——不單不要緊，實在應當告訴你的。這不好意思的事，你也得分擔一半責任。——對你說了罷！可是我還覺得很羞人似的。怎麼說法呢？怎樣開口說呢？」

韋先生！我想到這件不好意思的事——別人或者要說醜事。不要說別人，恐怕媽媽也是這般想。——不知是傷心，還是歡喜過度，我的眼淚就像自來水泉，流個不住。有時還要痛哭！——我此刻正在流淚。韋先生！你可知道？——一直哭到半夜。哭倦了才睡下去。前時我也對你說過，我很盼望我們倆的戀愛花能早日結果。但我現在又覺得她（戀愛花）不結果也罷了！因為媽媽天天罵我不該吃怪酸的乾梅子……」

她這封信明明疑他沒有能力負責任。並且微微的露出她有點後悔。

五

她寫了前一封信之後，七八天沒有信寄給他。他在鑛山裏每天做工回來，就問寄宿所的婢女，K市可有信來？一連幾天都回說沒有。他急了。他有點擔心。因為他一半是真的

思念她心切，一半是他對名譽的卑怯心發出來的。他怕她信裏說的不好意思的事鬧出來，他在留學生社會中的信用，馬上要陷於破產的悲運。到第十天才接到她一封信：

『你真惱了麼？你不能恕我麼？我許久沒有信寄給你。也有個理由。我說給你聽。你聽了之後，一定恕我的。因為我是你最愛的人裏面的一個。——錯了，不是這樣說。要說我是你獨一無二的愛人！』

『姨媽來了。她老遠的由東京跑來看我媽，和我，和妹妹。她是我從前對你說過，在東京開一家很大的旅館的姨媽。她沒有兒女，我小的時候，她要媽媽把我給她做養女，媽媽不答應，她就好幾年沒來往了。這次還是媽媽叫她來的。她說下星期帶我到東京看熱鬧去，半個月就送我回來。我起初不情願，因為我捨不得你。但我沒到過東京，我又很想去看看。我想你還要一個多月才得回來，所以我後來又答應了她。我去祇要半個月，你不要心焦，恐怕我還比你先回來K市呢！』

「我因為姨媽來了，天天不得空，要陪她到各處去耍。我昨天陪她到你學校裏，看植物園的花，和運動場。我還把你的實驗教室指給她看。但我看她不像我一樣的喜歡望見你的實驗室。」

「這是我好幾天沒有信寄給你的理由。你不能怨我麼？那麼我要發惱的——我說錯了，我拼命愛的韋先生！你若不原諒我，我是要哭的……」

她這封信裏表示的親密話，比從前幾封不自然得多了，也不及從前的天真爛漫了。再過幾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

「我今天搭急行車和姨媽上東京去。我今天帶的壓髮花兒，是你買給我的。我穿的金碧色夾紬衣和紫紅裙，也是你做給我的。我穿的靴兒，也是我去年生日你買給我做禮物的。我一身穿帶你的東西上東京去，是因為紀念你的。」

「你的小像片，我貼身放在胸前，不給媽和姨媽曉得。你和我共照的大張像片，

我用我的襯衣包着，疊在小衣箱裏，也不給媽和姨媽看見。韋先生——我臨去我要叫你一聲親愛的韋郎！你要知道一天不對你的影子，我心上過不去！

『這封信我昨晚半夜起來寫好的，打算今早偷偷的投在停車場前郵筒裏。我寫到這裏，鐘敲了三下。天快亮了，我便停了筆。我只在信箋上接了幾個吻寄給你！』

她對他不是絕無留戀，不過好像受了一種壓逼。她的錯處，就是借受一種家族壓逼做口實，離開了他，成了她和他的罪惡！

他陸陸續續還接到幾張她在長途火車裏寫的，安慰他的明信片。但他的悲痛，卻和她的安慰話成反比例。

他實習將要完的時候，接到她由東京來的一封信：

「韋郎！你差不多要回K市了罷。姨媽不願意我再回K市。我想到我以後不能再替你收拾房子，整理書籍，我就下淚。」

「韋郎！我望你不要多思念我。你的責任很重，你將來回國去做的事業，也很大。不要爲我一個女子，——不值什麼的外國女子，——犧牲了你的前程。我總望你還是照舊的用功。——像我還在你肩膀的時候一樣的用功。——這是我對你的一個最後要求。也是你對我的——一個最後安慰！」

「我以後雖不能伺候你，但我的心的振動數和你的相同。你切莫悲傷。你若悲傷，我的心也跟着你的心的振動波，響應起來，共同振動，一直振到破碎！你若歡喜，我的心也和你共鳴！」

「我好久不讀你的信了。我想是媽不把你的信寄來給我。我望你也不必寄信

到這裏來。我在這裏再沒有自由讀你的信了！我們只好等再會的日子！夢想罷！沒有再會的希望了罷！沒有再會的希望了罷！

『韋郎！我寂寞得怕起來了！姨媽介紹一位住在她旅館裏的大學生和我來往。他常常請我同乘汽車到帝國劇場去。我前天看的演劇，是託爾斯泰的「復活」。我才想起我身上有一樁事，很放心不下！』

『我下個月也不能再住東京了。韋郎！你應當知道我要到鄉下一個女醫家裏替你受罪！這是媽叫姨媽託她（女醫）的。我總望有機會，把你那塊託給我的結晶體交回你！不過我恐怕到那時我完全沒得勇氣，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韋郎！韋郎！我們在這人間，雖沒有再會的機會，將來無論上天下地，我和你一定有相會的日子！』

他回到她家裏，住了一個星期，就搬了出來。並不是她的媽待他不像從前，他實在再

住不下了。因為她每天替他開閉的紙屏，拂拭的檯椅，收拾的書籍，和她編給他的書夾子，並繡的一個承肘小蒲團，沒有一件不是催淚符。他還有一枝她平日喜歡吹的西洋玲瓏笛。他常常取出來看。那枝玲瓏笛好像對他說：『她怎的許久不來看我了！不來和我親吻了！把我擱在這樣冷靜的地方！她應當早些回來，拭去我一身的塵垢！』

他描想到這點，他眼裏一顆一顆的淚珠，滴在這枝曾經她無數接吻的玲瓏笛上！

以上是她和他的過去戀愛史。他在海岸一天至少要溫習幾回。他並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候，他有時也會說：『我那破碎的心再沒有恢復的希望麼？我醉眠狀態中的靈魂什麼時候才得醒呢？她真的把我的運命踐踏了，我的前途毀壞了麼？為什麼她的影兒，總不離開我的神經中心點呢？』

他還是昏迷的日子多。他實在禁不得思念她。不單思念她，還思念她信裏說的他們中間的結晶體。這是他良心上的不安，他犯了罪！

七

快晴了十幾天。太陽沒有一天不把華氏寒暑表蒸熱到九十餘度。今天她（太陽）嬾了，不見出來。但天氣還是一樣的酷熱，還要蒸鬱。傍晚的時候，海風比平日吹得利害，天空漸黑漸罩下來。

他在房裏，把窗門打開。燒了一炷線香，把嗚嗚的一羣蚊蚋趕了出去。但飛蛾和水蟬卻不怕香煙，一陣一陣奔進來，繞着電燈，飛來飛去。他悶悶的坐在案前電光下，取了一張才由東京寄來的新聞，想要讀，又擱下了。

『韋先生！有信，是掛號信。』館主人的小女兒，跑上樓來，跪在房門口，打開紙屏，把信送進來。

封面的字雖然歪斜潦草，但他還認得是她的筆跡。那時候，他像感受了電氣，全身麻木。又像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馬上拆開來讀，好知道她近來消息，恐怕再遲一刻，那封信要飛了去似的。可憐他雙手沒有半點氣力，去開拆信封，雙目也閃眩得利害，再認不清白封面的字。他只覺得封面上『K市工科大學採鑛科章……』幾個字，在他眼前，動搖不定。

她這封信，是由學校轉寄給他的。她信裏告訴他，她在東京市外一個小村落裏過了半年農村生活了。看護她的女醫，是一位基督教徒，爲人很慈和，很懇切，常常安慰她。每星期帶她到村中一個小禮拜堂裏去聽說教。她又告訴他，她聽了說教，讀了聖經，才曉得自己是一個犯了罪的女子。她愛他，不算罪；她讀到聖徒保羅寄羅馬教會書，第七章第三節，她才知罪。她又告訴他，她近來認識了一個人——能够代人類擔負一切罪惡的人。祇要我們相信他……——她負擔不起的罪惡，她都交託那個人擔負了。她又告訴他，她望他

——不單望他，並且勸他——也跟那個人走的那條路走，好打算將來在清虛上界的會合。她最後告訴他，她前月輕了身。女醫說嬰孩在母體中，受悲痛的刺激過度，不能發育，生下來三天，就在禮拜堂後基地下長眠了。

『禮拜堂！禮拜堂！』他讀完了她的信癡坐了一會，只說出這『禮拜堂』三個字。外邊風吹得更利害，窗外松濤，像要奔進他房裏來。忽然一陣又悲壯，又慈和的歌聲，跟窗外松風，吹進他的耳鼓。他知道這海岸也有一個小禮拜堂，正在松林後面。過了一刻，他又聽見『鏗！鏗！鏗！』的鐘聲。他望着柱上掛的壁曆，他才知道今天是禮拜日！

他心煩意亂，很不安似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趕下樓來，急急的往松林裏奔。松林裏一片黑暗，伸手看不見五指。只有一道燈光從禮拜堂射進來，照着他向光的那條路走。他並不回顧，他只向禮拜堂前奔。不知道他的，要說他是發狂！

他站在禮拜堂門口，不敢進去。他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因為他還疑心，他的罪，那個人

未必有代他負擔。他只默默的站在門口聽裏面的歌聲，更加嘹亮，一字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救……主……離加利利，

到……約……檀河。

不……遠……路長百里，

其……志……維何？』

他不知不覺地跑進禮拜堂裏面去了。他才進去，外邊就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他沒聽見雨聲，他只留心聽唱的歌最後那一節：

『信……賴……救主慈愛，

卸……卻罪惡重荷！』

他信了那個人——能够代我們負擔罪惡的那個人——那人拭乾了他的眼淚。那

人告訴他，上帝赦免了他從前一切罪過。他從禮拜堂回來那晚上，他的亡父跑來對他說，他（父）赦了他（子）的罪。她也跑來對他說，她恕了他。並且要他也和她一樣的恕她。因為上帝尚且赦免我們的罪惡，我們人類那有彼此不能寬恕的道理？祇要我們能悔罪，能改過！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

性的屈服者

性的屈服者

一九××年的冬的一晚，吉軒由W市回到故鄉來了。雖說他有充分的覺悟，但他回到家中的第一夜就感着一種使他不能安睡的苦惱和煩悶。一個人在書房裏的木榻上

翻來覆去的睜着眼睛把寒冷的一夜度過去了。

熱火焚着他的興奮了的頭腦——裏面的腦漿快要乾化成塊狀的頭腦到了天亮時溫度稍爲低了些，他趁這個機會微睡了一忽。等他起來時，紅日的光線早投射到彩色的玻璃窗扉上來了。

吉軒起來了，把覆在被面上的棉袍子向背上一披，跑下牀來。他先把朝東的後門打開，門前是個小庭園。站在門砌上望得見近村的風景。昨天傍晚吉軒是由那邊的村道上走回來的，因爲天黑了，沒有領略到近村的景色。今天在晨光之中對着一別七年之久的寒村，吉軒禁不住生出無窮的感慨。

『還是一個很寂寞的農村，這幾年來沒有起多大的變化。但是住在這村裏的人呢？』吉軒想到這層覺着雙目發熱，鼻孔裏也是辣刺刺的。

村景雖然是沒有變化，但小溪彼岸的小學校舍和對面山下的小叢林由吉軒今早的

眼光看來比年前近了些兒。他望着小學校舍和叢林，心裏覺着一種奇感。

庭園的地面上覆着一重銀色的霜。土地裏面的水分因凍結作用增大了容積，擠起了一重脆薄的土皮。庭園牆外的幾畝新麥的青葉上也滿載着銀色小珠兒。

一切的村景在他的眼中——睡眠不足的眼中，他像戴着老年的眼鏡，房屋，樹林，麥田，泥上都高凸的向他接近。視官的變化不能給他比難堪的苦悶更好的東西。他起來時，本想到庭園外的田間小路上散步一回；他癡望了一忽，他覺一切的景物在他眼前漸漸的朦朧起來，他無心出去了。他回書房裏來，仍把後門關上，再爬進已經冷息了的被窩裏去。

……馨兒前天輕了身，你又多了一個姪兒了……這是他的母親去年冬給他的信裏的一句。他的母親爲壓抑他的憤怒和安慰他的悲楚起見，費了無限的籌思才想出了很得要領的這一句。不解人情的吉軒的母親，她雖然是以爲很得要領，很可以壓抑他的

憤怒，安慰他的悲楚的這一句其實適足以增加他的悲酸，催他流了許多眼淚。

吉軒四年間的努力，把W市大學的畢業證書搶到手裏來了。畢了業的吉軒才感着自己四年間的努力完全是空虛。現在由學校解放出來了，以後要自圖安身立命的方法了，決不再依賴他所深惡痛恨的哥哥爲活了，不受哥哥的供給了。有這層層的考慮竟把他的歸鄉之念拒絕於千里之外了。他哥哥明軒聽見他畢了業，寫信來要他早日回故鄉去。他哥哥信裏還說，故鄉縣城的中學聘他擔任數理科，每月有八十元的薪水。神經過敏的吉軒知道他哥哥之催他回去是不能再供給生活費給他了，要他回去當中學教員是望他分擔家計的一部。他得了這封信後更把他的歸鄉之念十九打消了。馨兒已經做了哥哥的填房了！他思及這層，覺得他不能不把自己和家庭間的緣線完全的截斷。但是，但是她還有種魔力對他有強大的吸引的作用，把他一步一步的吸拖進罪的深淵裏面去。

『我非再見她一面不可！非唾罵她不可！最後的見她一面！』到後來，他又想回鄉去

了。其實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在希望他回去。今年不回去怕無再見之期的八十餘齡的慈愛的老祖母每天垂着淚思念他，他是知道的。祇知形式的家庭的圓滿，對於兒女的苦衷全沒理解的功利主義者的母親在希望着他回去，他也是知道的。就連他最痛恨的哥哥也在焦望着他回去，他也是知道的。希望他回去的還有美人般妹妹鵲兒和嫂嫂馨兒。馨兒是吉軒的母親的妹妹的長女——是吉軒的姨表妹。她三歲時，她的雙親因染時疫一同死了。所以馨兒是不知道有父母的。吉軒的父親是個有錢的農民，當時很俠義的把馨兒收養在家裏。馨兒到吉軒家裏來時，吉軒才六歲，明軒卻十六歲了。吉軒的母親有意把馨兒作童養媳，但他的父親因為血緣太親近了不答應。馨兒來的第二年，明軒結了婚。妹妹的娟兒也是這年的秋期生的。到了鵲兒四歲那年他的父親就死了，家事一切都由明軒接理，吉軒才進高等小學的一年級。吉軒無分別的把鵲兒和馨兒都當作和自己很相愛的妹妹看待。

有一天吉軒由學校回來看見鵲兒在母親的牀上睡着了，祇不見馨兒。他忙得到後園裏去找。果然馨兒一個人在園裏的石榴樹下揩淚。

『馨！誰委曲了你？嫂嫂罵了你麼？媽媽？』

『……』馨兒望見吉軒雙肩更顫動得利害，哭出聲來了。吉軒走前去，把馨兒摟着，馨兒的臉埋在吉軒的懷裏愈哭得厲害，他的黑呢制服滿灑了馨兒的眼淚。

『爲什麼哭了？』吉軒摟着馨兒笑問她。

『蔣媽……可惡的……蔣媽……她……她說……我不是……你的……真妹妹！』

馨兒伏在吉軒的胸上哭訴。

吉軒從前祇知道馨兒是個無父母的女兒，他並不知道無父母的女兒的可憐。從這天看見馨兒一個人在石榴樹下痛哭後，他竟以愛護馨兒爲自己的唯一的責任了。

馨兒進村中高等小學的三年級時，吉軒是在城內的中學的四年級肄業。每星期六

才能回家裏來。初熟的馨兒每星期六接着吉軒回來時總臉紅紅的感着一種羞愧。

晚飯之後，馨兒端了一個火盆到吉軒的書房裏來。

『吉哥，等一忽，等媽睡了，我把代數教科書帶來，請你替我解一二條難題。』馨兒臨去時雙頰像熟葷菓般的向吉軒嫣然的一笑。吉軒也會意的點了一點頭。

這不算是什麼一回祕密的事，每星期六吉軒由城裏回來，馨兒要到他書房裏來問英文問算術，是一個慣例。不消說問英文解算題是個口實罷了，他們近來感着由他們的相接近會生出一種不可語人的快感。這個慣例行了二年餘了，從馨兒初進高等小學十三歲那年起每星期六晚的燈下馨兒靠着吉軒的胸懷要他教她習ABC。

鵲兒到書房裏來耍了一會，給她媽媽叫回去睡了。鵲兒去後，吉軒又等了半個多時辰才見馨兒捧着石版和教科書笑吟吟的走進來。馨兒行近榻前，吉軒伸着雙腕要循慣例的抱她，她急得把書和石版向榻上一摔，向後閃開了。

『正經些！嫂還在廚房裏，書房門還沒有關。』馨兒臉紅紅的笑向着吉軒說了後跑

154

向門首輕輕的把門帶上，然後走到吉軒的案前把吉軒的胸部緊緊的抱着。

他和她熱烈的，狂醉的接了一陣吻後，

『好了！我依了你的要求了！你快把這兩題——第一百十七題和百二十一題替我解答。不要再摸摸索索的了。』

吉軒不理她，還是伸嘴前去要她再和他接吻。她坐在他的懷裏了，他的雙掌緊緊的按在她的初成熟的小饅頭般的雙乳上，把她抱着。

『媽說，我們大了，罵我不該再和你捏手捏脚的。』

他十八歲了，她也十五歲了。初成熟的馨兒雖和吉軒有十二分的親密的接近，但她不能——也沒有這種膽量遽然的許諾吉軒的在接吻以上的要求。她祇醉享着每星期六的，能使她心房激震的快感——和異性接吻的快感。

吉軒和馨兒的戀愛的過去，除他和她兩個以外，祇有他的母親知道。這次吉軒回來，他的母親很擔心的警戒着。

昨天晚上回到家裏時，早開上了燈火。他的母親和明軒早走出廳前來接他。隨後鵲兒攜着明軒前妻生的兒子隆兒也出來了。祇不見馨兒。他們望着挑行李的交點了行李之後擁着吉軒回到書房裏來，由廳裏到書房裏要經過他們的廚房門首，馨兒和老媽子像在廚房裏弄飯菜歡迎他，一陣富有酒菜香味的炊煙由廚房裏吹出來。

書房裏收拾得很齊整，祇有睡榻還是光着。

『鵲妹居然是個大人了。』吉軒笑望着他的妹妹說，『謝謝你，替我佈置得這樣整

齊的書齋。」

『不，不是我一個人收拾的。』鵲兒紅着臉，『馨——嫂嫂幫着收拾的。』

吉軒聽見鵲兒提及馨兒便不說話了，祇望着書案上朱砂花瓶裏的兩朵黃菊——
很嬌豔的黃菊。

『那對菊花也是馨媽插的，她說叔父喜歡菊花。』隆兒很出鋒頭的指着菊花告訴新回家來的叔父。

——W市比我們南方寒冷些罷——W市現在可下雪了罷——在旅途上不很辛苦麼——海船裏沒有暈船麼——過了年就搬到城裏的中學去——明軒和母親所問的所說的不過這些閒話。

晚飯之後祇母親一個人陪他回書屋裏來。她告訴他馨兒和明軒結婚完全是爲保全家聲起見，將錯就錯的敷衍的方法。她又告訴他前的嫂嫂僅死去半年，馨兒就分娩了，

這全是他哥哥的罪過，並不是馨兒的罪過。她告訴他，她年歲也老了，看的傷心事也太多了，今得看見他畢業回來，她就死也瞑目了。她最後告訴他，她望他要和哥哥很和好的同心協力把家業振起來，並望他能够原諒他的哥哥，不要太給馨兒難堪了。

母親去了後，吉軒一個人癡望着案上的洋燈。

——性慾之強和野獸般的哥哥固然不能辭其罪，但馨兒也能完全的不負點責任麼？我動身赴W市的前一晚，她如何的堅決地向我發誓——她說她望我能够早日回來，給她一個寶貴的安慰。她又說，她爲他保守住處女的純潔，決不會做出對他不住的事來。她說，她望他答應她在這晚上痛快的灑一番別離之淚。她又說，明天她不到碼頭上來送他了。那晚上的緊緊的摟抱，強烈的接吻，誰料得到是最後的擁抱和接吻！——

『是的我不該一去四年不回來的！經濟的制限不能如願的每年暑假回來，完全是哥哥對我的一種壓逼！』吉軒恨不得登時把明軒咬幾口。

『困倦了，早點兒安歇麼。』鵲兒的笑聲。吉軒忙翻轉頭來，他看見鵲兒和馨兒兩個抬了他的被包進來。

『坐開些。』鵲兒走過來輕輕的把吉軒一推，『你過那邊椅子上坐去，等我們把鋪蓋打開，替你鋪好。』

『不，不，你們去罷，我自己會鋪的。』吉軒站了起來。

『那裏話……』馨兒不敢望吉軒，祇笑着望了望鵲兒。

吉軒坐在那邊的椅子上，禁不住把視線飛到馨兒的身上去。她完全是成熟了——不，她是性的經驗很馴熟了的女身了，做了人的母親的女身了。想到這一層，吉軒對馨兒抱的反感——唾棄她的，卑侮她的反感——更加強烈地起來。尤其是她的對鵲兒這一笑更引起他對她的憎惡。

她消瘦了許多。她的肌肉不像從前那樣豐腴了。她的雙頰也不像從前那樣紅潤了。

她的胸郭也不像從前那樣的緊束了。她的頭髮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柔潤了。他就從前所知的處女時代的馨兒和眼前的她比較，覺得處女時代的馨兒完全是他平日所幻想的天仙，塵世上決沒有這樣美好的女子。有這嗎美好的女子，置之不顧，一去四年，今日之爲戀愛的失敗者亦是當然的結果了！

這是他意料中的事——馨兒完全失掉了她的處女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最傷心的也是她失掉了她的處女美這件事。他也很願意——並且祈禱上帝——他能由此傷心的絕望把馨兒的俏影乾乾淨淨的由他腦海裏趕出去。但是眼前的馨兒的身體裏面湧出有一種力——不可思議的力——在他的心頭上再描繪出一個新馨兒出來。這個新馨兒——瘦削的身軀，蒼白的臉兒，覆在白額上的鬢鬢的短髮的新馨兒比他從前心裏所描繪的有處女美的馨兒更強烈地把他心裏潛伏着的熱血挾流出來，使他對她的熱情再燃燒起來。他禁不住起了一種戰慄！

『我決不能和她見面！我和她對面就像站在火山噴火口邊那樣的危險！』
她們把被褥鋪好了，馨兒低着頭要去。

『坐一忽兒嗎！』鵲兒拉着她並肩的在牀邊坐下。『以後你們彼此怎麼樣喊法呢？你叫她嫂嫂，她叫你哥哥麼？』不解事而且淘氣的鵲兒祇她一個人在笑着。他和她都低着頭一句話不說。後來還是鵲兒找些話來和吉軒說，馨兒祇默默的聽着。

『馨媽！弟哭了，爸爸叫你回去。』隆兒跑了進來。馨兒聽見了忙站起來。他們都聽見裏面嬰兒的哭音。馨兒和隆兒去後，鵲兒也跟了去。吉軒一個人在描想他哥哥和馨兒間的一切性的動作——接吻，擁抱和以上的動作。他愈想愈氣，心裏異常的難過，頭腦異常的興奮。他把書房的後門打開，借着幾分月色，無意識的把兩腿移到明軒的寢室外的窗下去了。窗扉緊閉着，但站在窗外的吉軒隱約的聽得見他哥哥的低微的笑聲——可厭鄙的笑聲。吉軒的心房快要破裂了，同時又感着下腹部在熱漲。

「瞎說！他不像你這般的無恥！」馨兒叱明軒的聲音。

「……」明軒的聲音聽不清白。

「誰理你誰和你辯？」馨兒的聲音。

「……」

「……」馨兒半笑半惱的聲音。

「不讓你睡！決不讓你睡！」

「……」

「……」

「討厭的……快些！人家要睡了！興兒醒來了，我不是不得睡？」

「……」

「你真不是個人！」

站在窗下的吉軒的雙頰上若沒有兩行熱淚，誰看見都會猜他是個石像了。在他頭上掠過去的朔風一陣一陣的哀號。

三

吉軒爬進既冷息了的被窩裏後似睡非睡的發了好幾回夢。他夢見他在很幽僻的山裏遇見了馨兒。他又夢見他罵她罵得太過火了，馨兒終給他罵哭了。他夢見他坐在山中的一個石塊上，馨兒長跪在他面前，把頭枕在他的胸懷裏悲哭。他又夢見馨兒哭了後不理他，站起來望前面的森林中去，他也忙站起來緊緊的追着她，他愈追得快，她也愈走得快，無論如何追不上，最後看見他的哥哥裸體的從森林裏跑出來，馨兒給他哥哥抱進森林中去了。他夢見馨兒和他的哥哥都赤身露體的，臂攬臂的在森林中跳舞。他又夢見

馨兒裸體的披着長髮笑着向他招手。

「淫婦！無恥的淫婦！」

「呃……」

火鏟掉在地上面的音響把吉軒驚醒了。他翻轉身來看見馨兒站在他榻邊的火盆前。火盆中滿燒了紅炭，冰冷的書房中的空氣急增了溫度，暖和起來了。吉軒看見了馨兒，仍翻身過去。

「吉哥！他們還沒有起來，你能够容我說兩句話麼？」馨兒顫聲的說。

「……」

「你祇一個人心裏憤恨。你的憤恨不單傍邊的人看見要笑話，也怕你一個人憤恨出病來。」

「……」

『一切都是我錯了。我該死的。但是……但是，吉哥……我望你原諒我，不望你恕我的罪！也望你不要因為我——一個無聊的女人——苦壞……』馨兒的聲音咽住了，她的雙行熱淚撲撲簌簌的滾流在一對蒼白的頰上。

『無聊的話不要說了！快滾出去！』

『你總是一個人，在苦惱！』馨兒拾起地上的火鏟，低着頭出去了。吉軒翻過來目送她出去後，也流了些眼淚。

『——啊！我錯了！我輕輕的把機會錯過了！我捨不得她，無論如何捨不得她！她的俏影早深深的埋藏在我的心坎裏了！要我捨去她，除非把我這顆心臟摘了去，除非我死了！我該把她抱着，我該和她接吻：事實上雖然是我的嫂嫂，但精神上是我的情人，我儘有權力把她擁抱，和她接吻！是的，我渴望着和她擁抱，和她接吻！我要告訴她我如何的愛她，別後四年間如何的思念她。我也要罵她不能履行我們的密約，不該給我這個致命的失望。』

是的，我真恨她，恨不得把她咬碎成一塊一塊的，後又把這些一塊一塊的肉吞下去啊！我不該趕她出去的！』吉軒睡在被窩裏忽然的週身漲熱起來，深悔不該把馨兒趕了出去。『不，我不能對她示弱的！她害得我太厲害了！她向我的心坎上給了一個致命傷！我再不能向她講和！我要對她復讎。爲復讎起見，我要輕賤她，恥辱她。』吉軒到後來覺得對馨兒是不能不復讎的。復讎的方法是此後不理馨兒，不和馨兒說話。

這裏要補述明軒的職業了。明軒自他父親逝後就來往南洋婆羅洲的本甸那埠作行商。一年之中往復兩次，二月間去，六月間回來，八月間再去，十一月間又回來。

正月的元宵佳節過了後，吉軒搬到城裏的中學校去了。明軒也整理行裝待和村裏的南洋客一同到婆羅洲去。吉軒搬往城裏去後整個月沒有回來家中一次。望他回來的不單是他的母親，還有妹妹鶻兒和嫂嫂馨兒。自明軒動身往南洋去後，吉軒的母親要他每星期六回來看她們一次。

吉軒回家來快滿兩週月了，他對馨兒還沒有說過話。從前很耽心吉軒回來會和馨兒太親近的，現在反勸吉軒要隨和些和馨兒多說些話，不要太給她難過了。

「她實在也可憐。這樣肥滿的人一年間就消瘦成這個樣子了。」吉軒的母親歎息着對吉軒說。

「她不是不在家麼？」吉軒回家來半天了，沒有看見馨兒的影子。

「帶興姪兒到她的叔父家裏去了。」鵲兒接着說。

「是不是住在T溫泉地方的麼？」

「是的。那年隆兒的母親病得厲害，禮拜堂的洋醫生勸你的哥哥要帶她去溫泉地方轉地療養。那時候我不該叫馨兒跟他們去看護她的。」吉軒的母親說了後歎了一口氣。

……原來馨兒是在T溫泉受了哥哥的性的誘惑失掉了她的處女的貞操……吉

軒一個人在虛描他的哥哥和馨兒相會時的情況。嫂嫂睡在溫泉旅館樓上的房裏。馨兒收拾好了後一個人到溫泉裏去洗澡。哥哥偷着下去！乘她的不備，闖進浴房裏去看她的裸體美——看她，逼她，抱她，吻她……

第二星期的星期六下午吉軒回到家裏來時，祇有馨兒和老媽子出來接他。

『母親呢？』吉軒半向馨兒，半向老媽子問。

『帶他們到觀音宮祈福去了。』馨兒笑着答應他。但他像沒聽見的回書房裏去了。他在書房裏坐了一忽，馨兒送茶到房裏來。

『你還在惱我麼？』馨兒很大膽的走近吉軒坐的椅邊來，『一句話也不說，祇是一個人在懊惱，懊惱到什麼時候！你想說的話，祇管說出來。』馨兒笑着說。

『你莫在這裏胡說了！我沒有話對你說！』吉軒惱着說，揮手叫她出去。

『有的！有的！有話對我說的！你的臉色告訴我知道了。』馨兒還是在笑着。『兩個多月了，

也難爲你忍耐得住。」

『出去！請你出去！不要再胡說了！』

『你沒得話對我說，你爲什麼你哥哥在家時，每晚上站在我們的窗外？』馨兒笑出聲來了。

『……』吉軒臉紅紅的呆視着窗扉上的彩色玻璃。吉軒的弱點給馨兒痛痛的下了一刺。

她這一笑多嗎可愛而又可恨！

四

五月二十三日由縣城開往海口的最後列車下午四點鐘由縣城出發，預算五點半

鐘就可以到海口。二等車箱裏有一位青年和一個抱二三歲的小孩兒的年輕女人並肩的坐着。女人袒着胸在喂乳給她的小孩兒吃。青年是吉軒，女人無庸說是馨兒了。前天她接到她的丈夫從婆羅洲來信說，他現在南自立的開了一間店子，不再做行商了。她因明軒不回來，就要吉軒送她到本甸那埠去。今天他們正在赴婆羅洲的途中。

「吉叔，你到海口後要到你的朋友家裏去麼？」

「是的。」吉軒點點頭。

「你不在旅館裏歇息？」

「不，我明天再來旅館裏一同到洋船上去。」

「船票和護照呢？」

「我今晚上可以把牠弄妥。昨天有了電報給他們，是準備好了的。」

他們正說話間，火車的速度突然的慢了下來，車中的搭客都站起來異常混亂的。他

們說已經到海口來了。

吉軒送馨兒進了一家旅館後，就馬上出去到交涉司署領取護照。吉軒由交涉司署回到旅館來時，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老爺，你出去後，太太說腹痛，她在盼望你回來呢。』旅館的僕歐接着吉軒引他到三樓馨兒住的房裏來。吉軒雙頰赤熱的跟了僕歐到三樓上來。

小孩子早睡了。初夏的天氣，氣溫比較的高，馨兒祇穿一件淡紅色的貼肉襯衣懶懶的躺在一張梭化椅上。她像才喂了乳，淡紅色的乳嘴和凝脂般的乳房尚微微的露出來。襯衣太短了些，吉軒看得見她的褲頭和褲帶。她看見吉軒進來了，隻手按在橫腹部，蹙着雙眉。

『若不是，若不是……我要把她擁抱！是的，我早就渴望着和她擁抱……但是，此刻可不行了，我萬不能示弱於她！』馨兒今晚上的姿態是對吉軒的一種很危險的誘惑，引

起了長期間內潛伏在他的身體裏面的一種狂熱的慾望。但倫理觀念逼着他把這種慾望鎮壓着。

「回來了麼？太晚了！」馨兒望着他歎了口氣。

「你說晚麼？我還要出去呢。」吉軒坐在一張椅子上，不敢正視馨兒。

「出去？」

「是的，到朋友家裏去。」

「明天去罷。下午才開船呢。護照和船票怎麼樣？」

「護照要送給英國領事簽字，明天才領得出。領出了護照買船票去。」

「護照裏面如何的填寫呢？」馨兒含笑問吉軒。

「……」吉軒臉紅紅的不開口。

「是麼？我的話不會錯的！你總固執己見的不相信。」馨兒在笑着誇示她的勝利。

「交涉司署那邊說要這樣的填寫，到那邊上岸時少受些盤詰。」

「是麼？旅館的司事拿住客名簿來時，幸得我叫他填妥了。」

「怎麼填法？」吉軒心裏是希望着照馨兒所主張的填寫，因為這種填寫法能使他生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但他同時又輕蔑他自己的無恥。

「說你是興兒的爸爸就是了。」馨兒說了後也免不得臉紅紅的對吉軒嫣然的一笑。

「……」極端的興奮了的精神在吉軒身體內部引起了一種熱醉的快感。他忍不住望了一望馨兒的微泛桃花的白臉，露出襟外的乳房，腰部，腿部，沒有一處不顯出她的女性美的。她到此時不轉睛的望着馨兒，馨兒的雙目卻注視着地面不敢望吉軒。

今晚上馨兒亦莫明其妙，覺得自己生理上起了變化，有意的要刼着吉軒，要他犯罪。她希望吉軒和她肉體的接觸的理由不消說第一吉軒是她的情人——可以說是她的

未婚夫。她對吉軒的身體以爲除自己之外，不許其他的女性享有的。第二個理由是吉軒還是童貞之身，引起了她的好奇心。馨兒是沒有和童貞接觸的經驗的。她不許自己以外的女性有破吉軒的童貞的權利。同時她覺得一把機會錯過了，吉軒的童貞非讓給自身以外的女性不可了；她想及這一點，她感着一種嫉妬。第三個理由是她對於完全成熟了的肉體所有者的吉軒禁不住生了一種羨慕，同時又想劫他，使他犯罪，把他所持的堅苦的倫理觀念打破。

『把她緊緊的擁抱罷！和她接吻罷！和她……啊！這是多嗎歡快的事！不行！她那身體曾經我哥哥抱過了！她那紅脣曾經我哥哥吻過了！她那舌尖曾經我哥哥吮過了！我不能，決不能抱她，決不能吻她！』亂倫的念頭在吉軒的心頭上起了幾次，但他想及處女的貞操喪失在自己哥哥的手上的馨兒的肉身是不潔的了，和這不潔的肉身接觸是一種罪惡，也是對自己的精神的一種侮辱。他最後站了起來要去。

『你真的要到朋友家裏去歇息麼？』馨兒從梭化椅上坐起來，走至門首不放吉軒出去。『吉哥！你真殘酷，你是我的暴君！你虐待我要虐待至什麼時候？我犯了什麼不可赦的罪惡？吉哥，你坐下來，我慢慢的告訴你罷。』馨兒一面說一面把門關上加了鎖，把鑰匙納進自己的貼肉的衣袋裏。她仍回到梭化椅子上坐下。

『不行，我要去！我非去不可！快把鑰匙給我。』

『你自己檢去，你向我的衣袋裏檢去就是了。』馨兒倒臥在梭化椅上笑着說。

作算她不抵抗，要從她的肩脅下伸手進去，要觸着她的乳房，要觸着她的腹部；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是的，我決不理她，我決不能犯罪！吉軒祇癡坐在一把椅子上。

『你恨我的理由，你惱我的理由無非是說我不把這個身體留給你，但我之失身並不是我的罪過。這個完全是你的不良的哥哥做出來的，我何常知道。在溫泉旅館的那晚上，大嫂嫂早睡了，你哥哥過我房裏來，他給了一盅補藥酒我吃。我當時那裏知道他的惡

意——他後來對我說，那天下午他偷看了我在溫泉裏洗澡，才幹出這樣事來——等我醒來時，我這身體已經後悔無及的身體了。我失身之後，我早想自殺；但我又想，我一定要再見你一面，把我的委曲告訴你之後，我才肯死。可憐與兒生下來後，我再無勇氣自殺了！但我還是抱定宗旨非把我的苦情向你伸訴不可，因為你是我的唯一的知己，是的，在這世界上的唯一的知己！你是我的愛人，你是我的精神上的丈夫！吉哥，我沒有做精神上對你不住的事，我的心時常都是跟向你那邊去的，我的心的鼓動是和你的同振幅，同波長。吉哥，你是不是恨我當我失身的那晚上不能即行自殺？不錯，我也常自後悔那時候無勇氣自殺！但是，吉哥，假使我當日自殺了時，我的冤抑有誰知道？因為我沒有自殺，你便不能恢復對我的愛麼？我對你的精神的貞操是很純潔的！我睡在你哥哥的腕上時是完全一副死屍。他也祇當我是他的發洩性慾的器具，何曾有愛！吉哥，你對我的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問心無愧！你對我的肉身的要求，則我此身尚在，我可以自由處分，不算你的罪過，也不能

算我的罪過。我們間的戀愛既達了最高潮，若不得肉身的交際，那嗎所謂戀愛也不過一種苦悶；我們倆祇有窒息而死罷了。吉哥，你還在躊躇麼？」馨兒說了後，兩行淚珠由眼睛裏滾下來。她含着淚伸開雙臂待吉軒投進她懷裏來。吉軒也仰視着電燈，眼睛裏珠光燦爛的。

五

本旬那埠的公園後有座小洋樓，傍晚在樓上憑欄眺望可以看得見南國的海面落日的佳景。馨兒站在騎樓上，無心注意落日的絕景，她祇俯瞰着馬路上來往的行人。

「媽！電燈亮了，快要吃晚飯了。」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兒從裏面跑出騎樓上來，扯着他的母親的衣角要她進去。

『還不來呢！』馨兒歎了口氣。

『誰，媽媽？爸爸麼？』是的，爸爸許久不見來。』

『誰要你的爸爸來！』馨兒翻過頭來叱小孩子。她伸出手來把腕錶一看，『已經是六點半鐘了，怎的還不見來。』她對自己低聲的說了後，又嘆了一口氣。一輛人力車從左邊那條街道飛跑出來，在馨兒住的洋樓下停住了。從車上下來的是個西裝的少年。馨兒從樓上望見他時，她許久不情願給人看的兩列珍珠般的齒終露出來了。

『太太，二爺來了。』老媽子進來告訴馨兒，來的是吉軒。她報告了後，隨即下樓去，臉上呈一種輕賤馨兒的表象。

吉軒走進樓上馨兒的房裏來時，滿額都是汗了，他忙從褲袋裏取出一條白汗巾來。他待要拭時，馨兒早把牠搶了過來替他拭。她的隻腕卻加在他的肩上把他的頸攬着，伸嘴要求他接吻。吉軒笑着忙翻過臉去拒絕她。

『怎麼？怎麼？祇一個星期你的態度就變了？』馨兒也笑着問他。『那嗎，你哥哥的話並不是撒謊了。哈哈，哈哈。』她說到最後的一句很不自然的笑起來。

『什麼話？他什麼時候到了這裏來？』他說了些什麼話？他昨天晚上在這裏歇夜麼？』吉軒聽了她的話，感着羞恥也感着嫉妬。但祇一瞬間後他又覺得無羞恥的必要，也無嫉妬的必要。

『你急什麼？你怕什麼？我不干涉你，他還能干涉我麼？哈哈，哈哈！』馨兒說了後仰首大笑，但她的眼睛裏卻滿蓄着淚珠兒。她笑了後跑近廳中心的圓檯，從煙盒裏揀了兩枝三炮台，給一枝吉軒，自己口裏啣一枝，擦亮一根洋火把煙燒着拼命的吸。馨兒自來本旬那埠後很自暴自棄的，拼命吸煙，也拼命喝酒。

『馨兒，我不懂你的話。你要干涉我什麼事？』吉軒臉紅紅的反問馨兒。

『我今天才知道處女的真價！我今天才知道處女是個寶貴的東西！失掉了處女的

特徵的女人是不值錢的了！」馨兒說了後歎了口氣，雙行淚珠也跟着滾了出來。

「……」

「吉哥，恭喜你，恭喜你新訂了婚約。」

「什麼話？！我和誰訂了婚約？」吉軒臉紅紅的一面說，一面拭去額上的汗珠。

「你還是老老實實對我招了罷！何必鬼鬼祟祟的！我本不難破壞你的婚約；但是，吉哥，我決不是這種人，你放心罷！我縱能占有你的身而不能占有你的心，你就每天坐在我肩側也是索然！我早就知你有今日。我後悔不該有海口那一晚上的事了。我若永不許你接觸我的肉身，你對我的戀慕或可長存。今呢，一切的祕密都給你知道了，你對我的肉身的虐待也不少了。你對我的要求都達了目的——除你不能在我的身上發見處女的特徵以外，你都達了目的了！我因為對你不住，我對你的要求——不論其為精神的或肉體的——一切都曲己的容納。誰知這兩件——我不是處女和容納你的任意的要求，這

兩件就是使你日後厭棄我的最大原因！

『……』吉軒祇臉紅紅的低着頭。

『我們三個——我，你和你哥哥——都是和兩個異性生關係。你哥哥在這裏得了那個猶太人的婆娘後就把我鎖在這座小洋樓的冷宮裏。我也樂得住這個冷宮，因為我得有機會和你幽會。你呢，愛上了你的女學生，也漸漸的把我忘了！哈哈，哈哈！這真可以說是因果報應！』馨兒說了後把條白汗巾覆在她的眼睛上。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誰在你跟前說謊？！』吉軒急得一頭一臉都是汗了。

『你能發誓麼？哈哈，哈哈！』馨兒一面揩淚，一面笑。

『我可以發誓！』

『用不着發誓喲！你真的沒有和別的女人訂婚，那嗎你能跟我離開本甸那埠，同到

他埠——或印度，或緬甸——去麼？』

『……』吉軒在躊躇着。

「是麼？給我一試就試出來了。哈哈，哈哈！快把你們——你和你的女生的風流佳話說給我聽，我要像你般的創作一篇小說出來。」

『沒有的事，你要逼着我說謊，我也沒有法子。你還逼着我，我只好走了。』吉軒說完了後站了起來。

『你和程丹萃女士訂了婚約，我早聽見了！吉哥，我無權力也無能力阻止你和程女士結婚！不過我和你還有一筆糊塗帳沒有算清楚！你今晚上是走不得的，我有一件事非告訴你不可……』馨兒待往下說，但無力支持了，她伏着案上哭了，她的雙肩抽縮得厲害。今晚上的馨兒由吉軒的眼光看來，像蛇蝎般的毒婦。

『我所懷疑的真成了事實麼？不，不會的，她是想利用這個題目來和我爲難的，利用這個題目來破壞我和程女士的婚約的！作算有這會事，這個責任該是我哥哥負的！她明

知是我哥哥應負的責任，故意的推到我身上來，叫社會攻擊我，破壞我和程女士的正式的婚約。這明明是毒婦的計策！」吉軒今晚上特別的厭恨馨兒了。

「聽說哥哥不常到她這裏來，那嗎這責任還是非我負不可了！真的給社會知道了，我的名譽就要破產，程女士也必然向我宣告破約。我還是快一點和程女士成婚的好，唯有一個方法能免這毒婦的謀陷，就是偷偷的早日和程女士成婚。」吉軒心裏一面稱贊自己足智多謀，一面輕蔑自己的無恥。

「你太卑鄙了！世界上最無恥之徒要算是你了！你表面上在你嫂嫂跟前表示你對你的哥哥懷有一種嫉妬，求她滿足你的獸慾；但你心裏卻望你哥哥能常到你嫂嫂那邊去歇夜以卸你日後對她應負的責任！你這種思想是何等的卑鄙！你真是個無廉恥的怯懦漢！」吉軒胡亂的思索了一會後，精神略清醒了些，良心馬上跑出來詰責他。

他覺得她太可憐了！她並未曾經過異性的真正的愛護，她也未曾享受過夫妻間的

純潔的精神上之幸福。她委實太可憐了。他愈覺得她可憐，她的肉體愈能引起他的一種強烈的慾望，他對她的肉體的虐待像任何時都不能中止。他對她的虐待就像中國現代的軍隊一樣的殘酷無人道，專以殺戮貧弱的百姓爲能事。

他今天晚上還是繼續着和她擁抱，和她接吻，和她……她睡在他懷裏時告知他，她胚蓄了他的種子滿三個月了。

『他沒有到你這裏來歇夜麼？』無責任的卑鄙的思想逼着他對她——待他最誠懇的女性——懷疑。

『我決不勉強你負責任，這個責任——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嬰兒的撫養——是該我負的！你不用耽心。』馨兒的眼淚像新開泉一般的把吉軒的衣袖濕透了。

『……』無恥的吉軒祇摟着她接吻。

『你哥哥也來了幾次，想在這裏歇夜，但都給我拒絕了。他怕我跑到那個猶太人的

婆娘那邊洩破了他的整脚，所以每次來坐了一忽，都敢怒而不敢言的回去了。昨天他來了——他像知道了我們的祕密並且嫉妬你到我這裏來——他說，有人在外邊說我們的壞話，囑我要自重些，留神些，不要累及他的兄弟，因為他的兄弟是教育界中人要名譽的，況且不久又要和有名望的家門的小姐結婚。最後他再三叮囑我不要再蠱惑你，破了你和程女士的婚約。吉哥，你看，他們明知道我們的關係，但他們把這種罪惡都歸到我一個人身上，祇叫我一個人負擔。我對你哥哥說，「我也和你一樣的希望他能和程女士早日成婚！」吉哥你可以放心了，你快把你和程女士的情史告訴我，我很喜歡……聽呢！」馨兒說到這裏禁不住哭了。

吉軒今晚上雖然摟着馨兒，但在他眼前幻現出來的女性並不是馨兒的面影，他心裏所描繪的是單根辮子——黑漆般的頭髮編成的單根辮子，滿月般的臉兒，熟萃菓般的雙頰，樸素的女學生的裝束——白竹紗上衣，黑羽紗裙，天青色的絲襪和尖小的黑皮

靴。

馨兒幾次想把自己和吉軒的曖昧的關係向程女士宣布，但她知道吉軒的心漸漸的離開她了。再過了兩個月馨兒忍住眼淚趕出海岸的碼頭上來送吉軒和程女士回國度蜜月去。輪船『西安』是她和吉軒來本甸那埠時所搭過的。他們來時是搭二等船室；現在吉軒和程女士卻佔了頭等船室。馨兒在頭等船樓上俯瞰着二等的船室，止不住眼淚雙流。她和吉軒並坐的籐椅子還是一樣的擺在二等船室的樓上，他們躺過了的帆布牀也依然的擺在二等船室的樓上；只是人呢？……

汽笛鳴了兩次。

『祝你們前途幸福！』馨兒說了後，哭出聲來了。吉軒祇臉紅紅的低着頭。幸得程女士沒有瞎猜，她祇當馨兒是自哭命薄。

『祝嫂嫂的健康！』程女士臉紅紅的說了這一句。

汽笛又鳴了一次，船室裏混亂起來。吉軒知道馨兒在熱望着和他握手，接吻；他怕她，遠遠的離開她。

馨兒站在碼頭上望着『西安』慢慢的蠕動，她同時感着一種絕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我所受的苦悶就是用情真摯者應得的報酬麼？勝利是終歸於虛偽的戀愛者！』馨兒清醒時像發見了一條原理，不住的歎息。

一九二四，十二，一九，於武昌旅次。

Worse-halves

壁上的掛鐘噹噹的打了九響，V還是蒙着頭睡在被窩裏。近這幾星期學校受了政變的影響，政府把校款撥充軍費去了，學校遂罷了課。本來有遲起習慣的V，最以為辛苦

的就是每天早晨一響六點鐘就要從被窩裏爬起來準備到學校上課去。現在是罷課期內，V恢復了他的遲起的習慣，每天早上非打過了十點鐘決不起來。其次他還有一個理由使他不能不遲起的就是每晚上一二點鐘的深夜他的夫人要把他從甜夢中推醒，叫他起來沖牛乳給他的小孩子吃。他的小孩子駱兒祇有一歲又三個月，他的母親就沒有奶給他吃了。鄰近的人都說駱兒快會做哥哥了。V每晚上在睡得很甜美的深夜要起來一次，所以他的睡眠是不足的，不能不利用妻子起了牀後的時機舒暢地補足他的睡眠時間。

他蒙着頭睡在被窩裏，聽見壁上的掛鐘響了九響了，但他還不願意起來。

『響過了九點鐘了，可以起來了，駱兒要你抱了喲！』V夫人像從廚房那邊回來，她揭開蚊帳把駱兒放在V的枕畔自去開窗戶去了。她每天早上開窗戶就是叫他快點起來的一個暗示。駱兒坐在V的枕畔，用他的小手在被上連拍了幾拍。一邊拍，一邊『爸爸，

爸爸』地叫。V的頭從被窩裏伸出來，望着駱兒笑。

『地，地，地！』駱兒指着枕旁的兩封信叫V看。駱兒的『地，地，地』是『這，這，這』的意思。這兩封信原來是駱兒拿着進來的，因要拍他的爸爸起來，就把信丟在枕旁了。他見了信，把上半身也伸出來了，半靠半坐的隻手取枕旁的信，隻手攬着駱兒的肩背，笑着親駱兒的桃色的雙頰。

『你再抱他到外面玩一忽兒，我看完了這兩封信就起來。』V望着他的夫人開了窗戶後，叫她抱駱兒到外面去。V夫人緊鎖着她的嘴唇，很不滿意似的抱了駱兒再往廚房裏去了。

枕旁的兩封信，一封是由學校寄來的說今天下午開教授會，要他列席；一封是V的好友K由N市寄來的。K是P市的縣立中學的校長，年假跑回N市去的，因為他的住家在N市。他的信裏很簡單的寫了一二行：『聖誕節快到了。我前天回到N市來了。B夫人

常來我家裏耍，她很思念你呢。你能帶你的家族來這裏過年麼？家眷不來，單你一個人來耍三兩天也使得。』信箋的後面B夫人親筆的添批了兩行字，『K要我寫信給你，我就在這裏寫幾句罷。我不見你快滿二週年了。我很盼望你能來N市會會面。』

K寄來的信像專為報告B夫人的消息而寫的。B夫人是A大學四年前的畢業生，她在學時曾選聽過V的功課，和V有師生的情誼。她嫁給B——N市駐紮的第××師的參謀長——後，常有信給V，他們在師生情誼之外尚有不淺的交情。

B夫人和V雖有師生的關係，但V比B夫人祇多三四歲。B夫人在學時，V還沒有結婚。V因為當了教授，許多對B夫人應表示的而不敢表示。B夫人快要畢業時，他和他才聽見她的父親把她許給B了。當時他們都感着一種難言的隱痛。

B夫人的臉的表情是很冷靜的，但在這冷靜的表情中含蓄着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媚力。尤其是她的一對常在潤溼着的眼，迴轉得非常的敏捷。她的眼祇一迴轉，他的視線

所能及的男性之心都無抵抗的給她的媚力吸收了去。V和B夫人相處了三年，他的心早交給B夫人了。若不是他頭上冠着有大學教授的銜頭，他對她的一切的空想早怕實現了。

B夫人的丈夫B原是駐A市的混成旅旅長，比B夫人多十八歲，他們結婚時B夫人祇二十二歲，B是四十歲了。但中國的軍人都是大資本家，大富老；虛榮心強盛的B夫人終屈服於金錢之下了。

B夫人和B結婚傷害了他和V間的友誼不少。V對B夫人的結婚常抱着一種輕蔑之念——或許說是一種嫉妬。所以B夫人結婚後他們間的消息就中斷了。

B夫人結婚後又過了半年了。冬的一晚上，V一個人赴青年會的音樂會。散會後出來時，在門首擠擁着的人叢裏看見B夫人和A大學的生物學助教授L站在一邊嚶嚶的私語。L助教也曾教過B夫人習動物的解剖學。V想快點兒擠出去，早給B夫人看見

了。她命令L把V拉着，L很不高興的跑向V那邊來。

『V先生！V先生……』

V給他這一喊，祇得停了步，翻轉身向他們。B夫人也跟了過來。她並不是女學生的裝束了，她穿的是西裝，一件純黑的狐皮外套。

『V先生，許久不見了。』B夫人臉紅紅的笑着向V鞠了一鞠躬。V也點了一點首。『到我家裏去坐一坐，V先生。L先生也去的。』

V在躊躇着。L像不願意和V同伴去，

『今天晚上不早了，改天再來看你吧。』

『不。近得很呢。坐人力車去，祇要二十分鐘。』她說了後，猜中了V在躊躇的原因，她忙接着說，『我家裏的早往N市去了，家裏除了廚房和兩個老媽子以外沒有別人了。遲幾個星期，我說不定要到N市去。改天來的事是靠不住的。』

B夫人不等V和L的同意，跑出街路上叫了三架人力車。三個人坐上了人力車，祇一刻工夫就停在一所洋房子的面前了。

V和L在B夫人的家裏坐了半點多鐘，吃了些生菓和喝了幾盅紅茶後才告辭出來。L是很不高興的。

『有空兒，望兩位先生多來耍。我祇一個人在家裏悶得很。』B夫人送出門首時，她的有媚力的視線很特別的投射在V的臉上。

二

一禮拜後，V接到了B夫人的一封信約他到她家裏去。好奇心和舊戀終把他引到B夫人的洋房子裏去了。在B夫人的房裏坐了一忽，所談的無非是學校的近狀和追憶

B 夫人在學時的情況。最後 B 夫人要 V 伴她到 × 大街的一家頂有名的大菜館去吃晚飯。吃了飯後出來時，滿街都是電火了。他們倆怕在 × 大街上遇見了學校的學生或熟人，祇揀少人往來的黑暗街道上走。他們並肩走着時，不知不覺間手和手互相接觸了。到了 B 夫人住的那條街口，V 向她告別。

『現在你認得路了，望你一個人的常來耍。你不來時，我會來叫的。』B 夫人笑着對 V 說。她的語調比前時更輕快，更靈惑的了。

那天以後，V 常到 B 夫人那邊去。前後怕有十多回，都是由 B 夫人寫信招他去的。或同到劇場去，或同到郊外散步去，或同到大菜館去。由 B 夫人近來的生活看來，她完全不是個曾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的女性了。對女性異常的怯懦的 V 突然的遇着 B 夫人的不尋常的，含有特種意味的招待，有點像正望着舞臺上的單調的，平板無味的社會劇，很急率地就換了一個場面——富有彩色的，濃豔的，對觀者有性的靈惑的言情劇。V 的眼

睛終給這個富有濃豔的色彩的場面眩迷着了。

B夫人算是個才色兼備的女子。B是個行伍出身的人，對女性是有浮動性的遊蕩兒。聽說在他的故鄉原有一妻一妾，他到N市後聽說又有了一堂家眷。一地方有一堂家眷是近代新偉人的習慣，並不算一回奇事。B夫人祇要B能供給她一切的使費外，樂得和B離開。

B夫人對V的戀愛作用正在猛烈地進行期內，V的家人把V和V夫人的婚約提出來了。後因V夫人的父親患病死了，V和V夫人的婚期遲延了半年。在這半年內，B夫人很不客氣地向V的心坎裏侵進去。就近來的B夫人的遊蕩態度觀察，他明知B夫人並不是對他有專一的愛；但這漸次濃厚的B夫人對他的蠱惑的態度，他實在無方法拒絕，也無方法迎受。年紀還輕，男女交際的經驗尚淺的他全無勇氣對B夫人生一種蠱惑的反作用。但V總是不能相信自己，『萬一我這顆心真的給B夫人征服了時……？』他

常懷着一種恐懼。由B夫人看來，V完全是個對現代社會——組織不良的社會有服從性的怯懦者。但怯懦者有怯懦者的聰明，怯懦者的聰明教訓怯懦者要快一點離開B夫人，快一點和V夫人結婚才是最正當的方法。

V和他的夫人組織了新家庭後，B夫人寄封信來祝賀他們。她的信裏的內容一部分祝賀他們的新婚，一部分是追溯她和V的歡樂的過去，又一部分是嘲笑V的怯懦，無表示地，突然地離開了她。這封信後來給V夫人看見了，她懷着嫉妬向他詰責他和B夫人的關係。他到這時候不能不單簡地，無隱藏地把他和B夫人的關係的經過一五一向V夫人說了。最後他向他的夫人發誓，表白他對B夫人的態度是很純潔的，叫他的夫人安心。

V起牀後穿好了衣服，洗漱了後，回到書房裏看了一會新聞。V夫人叫他出來吃飯時快要響十一點鐘了。早膳兼午膳同時吃是他的習慣。V夫人抱着駱兒坐在牀上把K

寄來的那封信抽出來讀，讀了後她的臉色異常的難看，像在準備着向V開談判。V吃了飯，正在喝茶。V夫人再忍不住了，

『你年假真的要回N市去？』

『想去。』V早猜中了他的夫人心裏所想的，覺得她太可惡了，故意冷冷的答了一句，仍在喝茶。

『你的臉色會難看，我的臉色就始終不會難看麼？我也得把難看的臉色給你看。』V一個人是這樣的想着。V夫人第二次的妊娠又滿五個月，她的歇斯的利症很厲害。

『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你去了，家裏的事我是一切不管的！駱兒由他病，由他死了也罷了！我不管！』V夫人的眼睛裏滿蓄着透明的珍珠，向V進逼一步。V望着她的蒼白的臉兒，高高的凸起的腹部，又禁不住生了憐憫的同情，

『我沒說一定要去，我祇說想去。』他比較溫和的說，想取消V夫人的猜疑。他很想

趁此關會把近來所聽見のB夫人和L教授的關係告訴他的夫人，得她的歡心；但他又不忍說B夫人的醜話。他喝完了茶回書房裏去了。

V回書房後坐在面南的暖和的窗下，禁不住回憶到和B夫人交游的時代。他愈回憶，愈覺得二三年前的自己真愚不可及。置身於焦望着青年的男性之愛的B夫人之前，一面感着有一種蠱惑的陷坑的危險，一面又感着有一種能使他的胸坎起歡樂的波動！經B夫人的富有媚力的一對眼睛的一瞥和她的滑嫩的春筍般的手的一觸也能使他的胸坎生快感的波動！此等意味深長的波動決不能由平凡的家庭生活中發見出來。家庭生活厭倦了的V追憶到往日B夫人給他的歡樂與快感，覺得他太愚蠢，太怯懦了，沒有盡情地領受。此刻她怕把從前對我的媚態，對我的情愛盡付給L氏了！幸福的L氏怕在N市盡情地享受B夫人給他的歡樂與快感了！V數年前以為對B夫人所取的态度是很正當的，很自然的。此刻他有點後悔他的態度過於正當的了，過於自然的了。不單後

悔，他此刻對B夫人的態度完全和數年前的態度相矛盾，他對L氏感着一種嫉妬了。

『那時候若大膽些不離開她，我們的交情怕更深進了些吧！那種關係現在還繼續着進行吧！』

他思念到這一點，雙頰像燃着般的在幻想，幻想B夫人的肉體美。

『我決不是個能按着我的幻想實行的人！萬一實行了，到了今日——有了妻子的今日，我是要陷於更苦惱更不幸的生活中的！』

他像攫不到牆頭高處的葡萄的狐狸，無聊的取消他的後悔——能令他痛心的後悔。

『B夫人在羞怯怯地擁抱着L氏了！我所幻想而不能實行的，他們都在實行了！』
這種不應發生而發生的越權的卑鄙的嫉妬又疼疼地向他的胸坎上一刺。

以B夫人爲發光的中心點向他波及的，雖說是有罪的醜惡的，但是色彩濃厚，能使

他的心臟激烈地振動的波動是他自別 B 夫人以來無時或釋的幻想。把這種幻想來和今日現實的家庭生活相比較，所謂家庭生活——新式的以夫妻爲單位的小家庭生活是何等的單調，何等的寡趣味！不單 V 有這種不幸的經驗，他所知的友人多半是這樣的。最初是互相戀愛，浮沉在男女性間的熱情的海裏面，昏迷不省人事的，經過了一定期間的苦悶，然後達到了目的——戀愛結婚的目的。但一組織家庭後，所謂戀愛的結婚生活也是索然。經過了這種經驗的 V 的多數的友人都在倦臥在平凡無趣味的家庭裏。毅力強的在做被征服者。有勇氣的却取消了舊的戀愛結婚，再開始新的戀愛結婚。還有第三部分的人把家庭破壞了後，投身入遊蕩的生活，這算是自暴自棄的。V 不能像第一類人那末忠誠，又沒有第二種人那樣的勇氣；他祇能蹲伏在平凡的家庭的一隅，任悔恨和倦怠侵蝕了他的青年之心！

『再開始新戀愛生活吧！不，有第二次的戀愛便會生出第二次的悔恨和倦怠來

——生出更深的悔恨和更濃厚的倦怠來！』

駱兒的哭聲，和V夫人的憔悴更有力的叫V不能不屈伏於平凡無趣味的家庭的一隅。

三

他無意中思念及他的一個可憐的友人T來了。

T在半年前才結婚，也算是一種戀愛的結婚。他和他的夫人所組織的家庭算是最新最新的了。但聽其他的友人說，T的家庭早起了不少的波瀾，因些小的細故夫妻間常起衝突。

V覺得很無聊，他決意出去訪訪T。T是個窮小說家，他和V一樣有遲起牀的習慣。

V到他家裏時，他才吃了飯。V走進他的書房裏時，他在展着信箋，他的夫人站在他傍邊，在一句一句的口授着叫他照寫。

「寄給誰的信？要嫂夫人一句一句的口授才會寫麼？」V很不客氣的率直的問T。
「唔——」T像很不好意思臉紅紅的。

「你要照我說的這樣寫！知道了麼？你要說自和我結婚以後是很幸福的！你要說未組織家庭以前並不知道有家庭的幸福！你要說自我來後，才感知有真正的幸福！要照我所說的這樣寫！再誇張的說幸福些亦不要緊！寫好了不要就封進信封裏去，要給我看了後才好加封！知道了麼？」

T夫人很嚴格的對T下了一篇命令後往廚房裏去了。

「你這封信到底寄給誰的，老T？」V給臉色嚴厲的T夫人這一嚇，圓睜着驚異的眼睛送她出了書房後才低聲的問T。

「啊！真的不得了！她患歇斯的利症患得真厲害。和她說一兩句話，她沒聽清楚就吵起來了。高聲的吵鬧！有時還哭着怒罵！無所不用其罵！真的沒有法子！弄得我沒有一天的舒服！所謂新家庭也不過這個樣子！我真的厭倦了，不滿半年，我就倦怠了。你問這封信？」

T說到這裏笑了一笑，向檯上取了一枝紙烟，一面吸，一面往下說。

「家裏的人們——我的哥哥寄了封信來問我們組織了家庭後的生活如何。老V，你是知道我的小說原稿是靠不住的，我們每月的生活還要望家裏寄些來津貼。我接了信後，我想回信去告訴他們，結婚後才知道所謂家庭是很無聊的，無趣味的。告訴他們，我的新夫人真不容易處置，她的歇斯的利症是同棲後才發見的。告訴他們，我這小家庭的女主人是只顧虛體面，愛奢華的虛榮心很重的女人，像我這個窮棍實在無能力供給她的需要。運氣真不好，我寫了這封信便給她發覺了。她憤慨得很，要求我宣布離婚。老V，你想這個我如何做得到，我們才結婚的又說離婚不是個笑話麼？她到後來對我說，若不能

離婚就要把我寫的那封信取消，照她所說的再寫一封，要說我們的家庭生活很圓滿。以後的交際和通信都要受她的監視。她的條件我一一都承認了，她才不逼我宣布離婚了。』T苦笑着把一切原委說明了後，俯着首繼續寫他的信。T夫人又走進書房中來了，

『怎麼樣了？寫好了麼？』她站在T的身後望着他寫。

『唔，完了，寫完了！念給你聽吧！——接讀×日來示，敬悉家中大小平安，甚為喜慰。弟結婚後始知小家庭生活之可樂。弟婦亦頗賢，一切均能體諒弟心，對弟愛情亦極真摯。弟賦性沉默，而弟婦性質則極活潑；此真所謂陰陽相和，家庭幸福由此生焉……望勿遠慮……』T夫人像很滿足的在聽着，V却咬着嘴唇險些要笑出來了。T一面念，一面斜視着V，他像在哀求V，『不要笑，不要望我的臉！』

V在T書房裏坐了一點多鐘，V要T和他到外邊去散步。

『是的，是的。』T很奇妙的祇說『是，是。』但他一點兒也不想動身。

「怎麼樣？嫂夫人不會再生氣了吧。還有什麼事不能出去麼？」V質問T。

「是的，因為是……」T像怕他對V說的話給隔壁房裏的T夫人聽見，低聲的說。『她說每天困坐在家裏厭煩得很，今天要我伴她到××劇場去。恰恰我今天一文都沒有得。再過三兩天我常投稿的報館或有幾塊錢寄來，我勸她遲幾天再去，她便吵了起來，說外面借不出來，不會把衣裳拿去當麼。我再勸了勸她，她愈哭罵得厲害，真沒有方法。要我自己到當店去——挾着個包袱到當店裏去，比打我的嘴巴還要難受。我想到朋友那邊借點錢回來，把包袱寄放在朋友家裏，回來說當了就是了。你沒有事，就同伴到劇場去好麼？』T一邊說，一邊像在留神隔壁房裏的聲息。他在準備着停止他的談話，如果他聽見他的夫人的脚音，他登即緘口的。給V看見他的懼內的情態事小，T夫人的哭罵事大；他不怕V的恥笑，他祇戰戰兢兢的防備他的夫人捉着他的話頭向他吵罵。

『這末一個良善的男子竟受了他自己組織的家庭的虐待！』V看見了這種情形，

很覺煩悶。坐在這種家庭裏是非常痛苦的。他站起來向T告辭。T看見他要去，忙止着他，要和他一同出去。他拿了剛才那封信到隔壁房裏去，V聽見T向他的夫人說，

『那麼這封信我帶出去好麼？那包東西把給我。』

V等了一會，T抱了一個大包袱出來。

『攪擾了！嫂夫人有空請到我家裏來耍。』V臨去很慇懃的向T夫人說客氣話。T夫人祇點點頭，她像在發劇場的夢，沒有心思聽V說的話。

『聽明白了麼？要快些回來喲。我換着衣裳在等你回來同去喲。』T夫人跟在T的後面再高聲的叮囑。

『知道了，知道了，我就回來的。』T很溫和的說。

V和T跑出街口來了，兩個人站了一會眺望着在他們面前飛來飛去的汽車。

『你打算到那一個的家裏去？』

『是的，這就是我現在正加考慮的問題。哈哈！到Y的家裏去好呢還是到W的家裏去好呢。我要到多點錢的家裏去。』

『那到Y那邊去好些。他很慷慨的，一定可以通融些。W那個人尖酸刻薄，他雖然有錢，但給他奚落幾句不值得。三兩塊我都可以通融給你，不過你那個包袱拿到我們家裏去實在難看。』

『那麼我先到Y那邊去看看再說罷！她在等着，很焦急地等着，我要快點兒回來。對不起，再會！』T向V點一點頭一個人向和V的來路相反對的那條街道去了。V望着他的肩脅下抱的一個大包袱，又好氣，又好笑，同時又生出種憐憫的同情。V癡望了一會，很無聊地跑向街道上的人叢裏去。

四

V 走到大馬路上來了，他跑進一家咖啡店裏。他坐在中央的食桌前正在吃一碟炸龍蝦，有一個穿反領西裝的青年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很標緻的女學生由外面跑到中央長檯的那一側坐下了。在他們倆後面的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

「喂！你來了嗎！S 君！」V 望着那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叫。S 是個美術家——西洋畫美術家。

「啊！你也在這裏！意外，意外！你祇一個人麼？」S 一面脫帽，一面笑着向 V。

「我來介紹嗎。」S 指着 V 對那西裝青年和女學生說。『這是 A 大學的 V 先生。』V 忙站起來，那青年和女學生也站起來。彼此笑着點頭。

「這位是新進的小說家 H！這位是未來的 H 夫人。」S 笑着把那兩個青年男女介紹給 V。

「討厭的 S 先生！你總是找我一個人開心！」那女學生臉紅紅的向 V 鞠一鞠躬後

笑罵S。

S是V的同鄉，兩人的職業雖然不同，但交情却很親密。他早和他所戀愛的姨表妹結了婚，前前後後生了三個小孩子了。他的西洋畫還畫得不錯，許多喜歡美術的女學生到他那邊去學畫。到後來他和一個女學生——閨秀畫家生了戀愛，竟把生了三個小孩子的糟糠之妻棄了，和新情人另起爐竈組織新家庭。他深信這位新情人定能使他享一種幸福。他的姨表妹性質雖然和順，但沒有受完全的教育。這個新情人第一受過新教育，第二和自己同有美術的趣味，當然能夠和他組織一種更幸福的家庭出來。第二次的結婚生活果然給他不少的幸福，但過了兩三個月，他又覺得第二次組織的家庭還是和從前的一樣的無興趣，他又漸漸的生出倦怠來了。不單生活倦怠，他還感着良心上的痛苦——思念離了婚的表妹和小孩子們的痛苦；所以近日他很自暴自棄的畫也不常繪了，一天到晚祇在咖啡店裏——走了這一家又到那一家去拚命喝酒。S近來的生活是很

憂鬱的。

『近況怎麼樣？好麼？』S雖然笑着說，但他那笑聲是很勉強的。V由他的笑聲直覺着他的心裏的苦悶。V認真的望了他一望，覺得S在一二年來蒼老了許多，皮膚很乾枯的，額上也增加了些皺紋，眼的表情也淒暗的無力。

『人生就這個樣子的老大，由老大就死亡麼？』V望了望S，祇一瞬間生出無窮的悲感，幾乎掉下淚來。『我雖然沒有棄妻子，但除這一件以外，我能勝S者幾何？』

『啊！無論是那一種生活還是求安定的好。愈想改變愈生出懊惱和悔恨來。』V想到這層，他聯想及T來了。他忙把在T的家裏看見的一切告訴S。

『社會是個大舞臺，慘傷的悲劇多得很呢！T的生活可算是慘傷的一幕吧。但是T的確是個英雄！現代的，能人所不能的英雄！假使我當了他的境地，早把老婆痛打一頓後趕出去。』S的憂鬱像無從發洩，趁這機會大發其牢騷。他們倆青年男女對S和V等的

生活完全沒有理解，祇當是聽小說般的睜着驚奇之眼在聽。

「啊呀！真的有這種事嗎！你們說的那個T先生怕太愛他的夫人了。若不然那裏會有這樣不客氣的夫人！」所謂未來之H夫人在笑着說。最初進來時，V祇當她是個美術上用的模胎兒（model）或是借名學習美術的不良的女學生。但看她的舉動，說話的樣子又很得體的不像個不良女學生。她像受了相當的教育，也很懂禮節的良家小姐。她的體格雖然胖點兒，不甚雅觀；但她的始終像顫動着的花瓣般的紅艷的雙唇和在白額之下很敏捷的流轉不息的雙瞳給了V一種意外的媚力。

四個人圍着一張長檯吃了些酒，談了點多鐘的話。S像先在那一家咖啡店飲了些酒，再陪他們吃了四五盅威士忌酒後，臉像關羽般的通紅。他那對發射一種鈍光的陰鬱的眼睛無意識的常在輪着注視他們三個人的臉。過了一會，那位未來的H夫人咬着H青年的耳根低聲地不知說些什麼。他們倆登即站起來向V和S告辭。

『好好，好好！快去，快去！你們倆今天晚上快去找一個幽會場——安樂窩！』S像給他們倆打了幾嘴巴，用反噬的，嫉妬的語調嘲笑他們。他們倆——一對初嘗戀愛滋味的青年男女臉紅紅的微笑着向V和S鞠了鞠躬出去了。

『V君！我們都是不中用的人了！我們都再無資格談戀愛了。再無資格享受他們所享有的幸福了。我們都入了衰老之境。不，我們是未老先衰了！你看他們倆的情形，不把我氣死了麼？』S緊握着鐵拳在檯上擊了兩擊，嚇得走堂的侍僕跑前來問要什麼東西。

『啊！真苦！真苦！除死方休！』S禁不住在V面前灑了幾點不容易流出來的英雄之淚。

『他們的來歷如何？你知道麼？』好奇心逼着V向S質問。

『他們倆麼？他們是青年人的戀愛的卵子還沒有變幼蟲呢！變了成蟲之後，他們才知道戀愛的痛苦呢！——今年的暑假，我到海岸寫生去，那個小姐和她的母親也在海岸避暑，同住在一家旅館裏，所以認識了。』

「她是怎麼樣的人？」

「X女學校的三年生。聽說他的父親是某縣的地方審判廳廳長，二三年前死了。她家裏除她的母親外，有一個弟弟共三個人。她說起話來，老成人般的，不像個十七八歲的年輕女人。初到海岸時，常來我房裏談，和我很要好的。過了兩星期，H那個傢伙跑來找我——H也是一個志望做畫家的人——也在同一個旅館裏住。自H來後那位小姐便和我漸漸的疏遠起來，一天到晚都在H房裏說笑了。雖然我對她沒有什麼關係，但同住在一家旅館裏，相形之下，不氣死人嗎！真的氣死人！回來A市後他們倆常常一塊兒出入。最氣不過的就是他們把我的家當他們的幽會場。H來看我的那天，那位小姐也定來拜訪我的。我常笑他們，「你們約了來的麼？」——他們倆都紅着臉很不好意思。並不是我嫉妬他們，不過想着年輕的女性們並不當我們是個人——不喜歡和我們交際，自己覺得自己太悲慘了，太可憐了。啊！我真想返老成童的，再做一回青年，做二十歲前後的純潔的青年！

再演一次很美滿的青春生活！那嗎一定是幸福的生活了！」S的眼睛裏含着一包熱淚注視着V。但是V是已經老衰了的人——歲數雖不很老，但意氣早銷沈了——聽了S的述懷和激勵，沒有一點刺戟。可憐V的心早腐蝕了，沒有振作的氣力了。

「結局還是一樣的！他們倆的幸福又能永久地繼續麼？」V低聲的用懷疑的語調說。同時有一種悲寂的氛圍氣向他們襲來。他們都有熱烈的戀愛的經驗，都有悲痛的戀愛的回憶。最初都以狂熱的希望等幸福降臨，到了結局所得的唯有慘痛的空虛。世間真有絕對的不後悔的戀愛麼？世間真有自始至終能以同樣的媚力，同程度的熱情維繫男性之心的女性麼？使戀愛衰敗的原動力就是不可抵抗的「時間」、「衰老」和「熟狎(familiarity)」。這三種原因，是始終無法除掉的。

咖啡店的電燈亮了。許多慣服於平凡的家庭生活的男子們跑了進來。最後來了一個元氣頹喪的人。

『喂！T君！怎麼樣了？你們沒有到劇場去了麼？』V把T拉過來，叫他坐在剛才H坐的席上。

『啊！失敗！啊！今天大失敗！——我到Y的家裏時，恰恰Y先一足出去了。Y夫人雖然在家，但我對她怎麼說得出口呢！於是乎我不得不抱着那個大包袱到W君那邊去。那W君不單沒錢借給我，嘲笑我一陣後，還誇張的自說他如何的有本領的處置家庭。『我們家裏的如果有這種舉動，老子是不依的！』——老子，老子』的聽得人討厭。我氣不過，跑回Y夫人那邊去不客氣的把苦衷給她說了。因為Y不在家，Y夫人沒有許多錢，祇把我所要求的半數給了我。我回到家時，時候已經不早了，她在惱着等我。錢又不夠——祇有買三等票的錢，她真氣哭了，吵得天翻地覆，撕了幾件衣服，打破了幾個茶杯後，她的氣才平下去。每吵一回，總不免有多少的損失。她像吵夠了，哭累了，我替她鋪好了被褥，讓她睡了，才舒暢的呼吸了一口氣走出來散散悶。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我真無方法處置。』T怕他

們取笑他，先一伍一什的說了出來。說了後把臉兒伏在雙掌裏面不望V和S。過了一會，

『你們吃酒嗎！喂！白蘭地！』S高聲的叫僕歐。

『你們能夠喝酒的比我快活多了。像我這時候的煩悶是該喝酒的。但我喝不來，也不敢喝！』T很可憐的仰起頭來說。他祇叫了一盅咖啡和一碟糕餅，很謹慎的在喝和吃。他始終是個很服從的被征服者。

『喂！T君！你的性質真良善！你真是個善人……』S一口喝完了他的白蘭地，把手中的空玻璃盅向地上一擲，鏗聲地碎成幾塊，僕歐又嚇得跑了過來。

三個人默默地坐了一會。電光很亮的照着他們三個人額上的青筋在微微地不住地震動。

一九二四，聖誕節前三夜，於武昌。

回 歸 線 上
(On the Tropic)

—

G由T市回故國來快滿一週年了。這一年間沒有一天不思念T市——他的第二故鄉。他尤不能忘懷的是T市的郊外電車。坐在電車裏，在他眼前畫一個長弧形飛過去

217

的郊外景色，應着四季，變化雖多；但那一種美映在他的網膜上是始終同程度的，他不知道拿什麼東西來形容其美，他祇能把做小孩子的時候最喜歡的，最以爲美麗的天空中懸着的五彩的弧形虹來譬喻牠。

有一天的下午，看不見太陽，太空中雲不像雲，蒸氣不像蒸氣的結成一種灰白色的厚膜把深藍色的蒼穹遮住了。北風漸次吹得強烈，像在準備下雪。

他在M車站把頭埋進衣領裏面，雙手插進褲袋裏，書包挾在脅窩下，呆呆的癡站了。一刻，在鐵軌上叱喳叱喳的輪轉的電車早跑到他面前來了。他讓降車的人下來了後，忙跳進車去，他在車裏還沒找到容身的位置，車又開行了。

車的窗戶都緊緊閉着，才打開車門，便有一種油垢和香粉混合構成的暖氣撲鼻而來，剛剛側身擠入車輛裏，車掌很粗暴無禮的按着他的肩膀一推，又把車門緊緊的閉上。

「啊呀！痛！沒眼睛的……顧着你的靴子，便不怕踏斷人家的脚！」車輛的前半部滿

擠着一羣女學生，像一羣小鳥兒啾啾唧唧的。只顧在人叢裏鑽，想到車的後部找個空位站站，不提防誤踏了一個女學生的腳。

『對不住！真的對不住了！對不住了！』他忙向着那個女學生謝過。近旁的女學生們倒讓出了一個空位，他忙彎着腰低下頭去，從衣袋裏取出一條雪白的手巾來替那女學生把靴面上泥垢拭了去。近旁的女學生們都掩着口嗤的笑了。他和她更雙頰緋紅的。

『算了！誰要你……』她也臉紅紅的笑了。

他才把頭抬起來。只在這一瞬間，她和他都拚命的互相望了一望。真的一瞬間，他和她都懷着要觀察對手方的全部——一個整數的全部的希望。他給她一望，逃在車後部去了，她也低了頭。

『這個女學生好生面善！』他站在車後部一個在默想。

『那個青年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可惜我沒注意他的制帽上的徽章了。』

她也在車前部一個人在默想。

『E車站！E車站！』車站的驛夫在車外高叫。

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一羣人在E車站下了車。他讓擁擠着的一羣人先行，他一個人從容不迫的，橫渡了驛橋，下到檢票口來了。還剩幾個人沒有檢完。

『她！她也在這個停車場下車麼？』他望見檢票口側一個抱着書包的女學生背着他站着。她像曉得他的足音，忙翻過頭來，少不得臉泛微紅，向他鞠一鞠躬。

出了檢票口，要走一箭多路的街道，從街左的橫巷穿過去就是鄉間的景色了。他跟着她，相距只丈多的距離，都默默無言的向前走，行盡了一條草堤，一個曠原在他們面前展開。左右的人家都怕北風吹進去，把窗戶都緊緊的關閉着。她放慢脚步，像有意等他趕上來。但他心中很怯的也放慢了脚步。等到她翻轉頭來向他一笑之後，他才放胆趕上去。他不提防她的胆量真好，先開口問他，

『先生住的地方還有多遠？』

『我住F原。你呢？』

『就快到了，就在前面。那邊不是一座洋房子麼？從洋房子右手的小巷進去，左手第一家就是我的家——不是，是我哥哥的家。回到F原還有三里多路，先生不趕快些，怕要黑下來了。』

『天天走慣了的，我不怕黑。』

『先生不是在I大學麼？』

『是的。你進的是那間學校？』

『K女校。』到K女校要在M車站和E車站中間的一個U車站下車。

『再過三天就是基督聖誕節了。K女校是教會辦的，還沒放假麼？』

『早放了假。我們到學校去是準備聖誕節的設備。』

他和她行近洋房子下來了。她向他行了一鞠躬禮和他告別。他停住脚像還有什麼話要對她說似的。她看見他不動身的也停着脚不動。

『我忘記請教你的姓名了。你可以告訴我麼？我有空時可以到你那邊去望望你麼？』她把名字告知他，他也把名字告知她了，她隨後又說：

『我哥哥家裏怕你不便來，我們圖再會的機會罷。』她再鞠了一躬，不敢再停滯的跑進小巷裏去了。

二

工大學雖然放了假，但他還每天到學校圖書館去念書，因為圖書館到十二月二十八那天才閉館。事不湊巧，一連三天他在學校的往返途中和車上都沒碰見她。看看耶穌

聖誕節過了，他知道她再不上學了。他祇希望過了年正月開學後再來碰她。

過了年快到正月八日了。各學校都開學了。他由F原出E車站，一路望着那家洋房子進行，一路很留心的，在車裏尤爲注意，一連幾個禮拜都遇不見她的影子。

『她縱不上學，但早晚總會出門前屋後來耍的！』他最初一個月遇不着她，很失望的悶悶不樂。再過幾個月，在他胸中的她的印象也逐漸淡了。

第二年的暑假，他剛考完了暑期的試驗，接到友人H從海濱病院來的一封信。他的友人H信裏說海濱的風景很美麗要他到海濱去度這酷熱的暑期，也得和他時常相聚。

由T市赴海濱病院，先搭火車到Y港，由Y港乘汽車到Q村，再由Q村換乘馬車到海濱。因爲這海濱是個土股，T市恰站在大陸和土股的界線上的中點。土股的北岸是一條很長的山脈，南岸便是平原和窪地。沿土股南岸雖有二三個小市鎮，但貿易不算十分發達，還沒有達到修築鐵道的程度。

他早上出門的時候，覺得天氣很蒸鬱的，到了Y港時，微微濛濛的下起絲雨來了。同車的搭客多半是要回Q村去的，火車每次到來便有二三輛汽車來接客，不論晴雨的駛向Q村去。

到了Q村雨下得更大了。同車的搭客像達了他們的最後目的地，匆匆忙忙的星散了。祇剩下他一個人提着皮篋跑到赴海濱的馬車驛來。什麼馬車驛？不過是一家賣冰和荷蘭水的小店，做清涼飲料生意外替車夫招待搭客罷了。

『今天客少，怕不開車。』小店主人是老夫妻兩個，給他一個失望。

『多加些車費給他不行麼？』他想一個人駕一輛車出海濱去。因為馬車可以容得五六個人，至少也要有四個搭客才開車。

『你能出四塊錢麼？還是在旅館歇宵罷。明天準定有車開的。旅館的費用要不到一塊五角錢。況且這麼溜泥的道路，怕出四塊錢還不答應開車呢！』

『這真糟了！錢不要緊，要在這麼髒的旅館裏歇宵，莫說一晚上，半點鐘也難過啊！』把皮篋寄放在小店裏，他跑到一家麵館裏去吃了兩碗麵，充了飢後，走到一家人力車店裏去，想乘人力車，出海邊去。

『今天有馬車出海濱的！他們想敲你的竹槓，說沒有車開！你莫給他們騙了！這麼遠的路人力車是走不得的。』他才恍然大悟。

『今天還有兩次汽車由Y港來，一定有人客到海濱去的，再等一二點鐘就會到了。』他回到店裏的小榻上打盹了一會，恍惚聽見有好幾客來了，說要到海濱去的。他忙爬起來走出去看。

『啊！G先生！你也在這裏麼？你是不是要到海濱去？』來了六七個客，裏面有一個年輕的女客，穿着看護婦的服裝，他差不多不認識她了。

『啊！碧松姑娘！夢想不到我會在這裏遇見你！到海濱去麼？我們有伴了！』他真在夢

中了，只顧着向她說話，沒留神倒有一個西裝反領的，嘴上有兩撇黑鬚子的紳士站在他們旁邊注視他們。

『我回病院去的。昨天我跟這位M先生到T市去看一個病人。』她手指着站在旁邊的紳士，介紹給G。G不得已向M點了點首。碧松對着M又說了些謊，什麼G是她哥哥的好友，什麼G從前在她們家裏寄寓過。他不過點一點首，沒有十分留意似的。

馬車夫把車駛到小店前來了。圍着車身的布簾上面寫了許多海岸旅館的招牌名，下面還添些招賚生意的廣告文，什麼『招待周到，』什麼『宿費格外從廉，』什麼『房舍清潔，』什麼『風景宜人。』

在馬車裏，碧松坐在G的正對面，但G是很快快不樂的，因為碧松緊坐在M醫生的肩下。有了M醫生的監視，碧松也不便和G交談。馬車顛倒的走了一程。

『你認得C城的H君麼？』碧松的雙頰帶着薄桃色問G。

『他是我的朋友，我就是爲看他來的。』碧松聽見了，像給蜂螫刺了一刺，坐在車裏很不安似的。

三

碧松是A島生長的，所以G曾笑問她，

『聽說A島的女子都先出來做一番世界，賺點錢之後才回去結婚成家的，是不是？』
『先生，你吃鴉片不吃鴉片？』碧松的聰明和辯才大概是這個樣子。

碧松的父親是A島上一個老農，他的前妻祇生碧松和她的哥哥L。碧松十五歲那年她的生母死了，到了次年——她在A島的高等小學畢業那年——她的父親續娶了一個後母回來。碧松畢業後就在家裏幫助她的後母理家，但她總覺得這位後母對於她

完全是個在陌路上遇見的婦人，因此便一天一天的和她的後母疏隔。後母來後一年一胎的，到了碧松十八歲那年，她有了一個異母妹和異母弟了，有了小妹妹和小弟弟後，碧松覺得她的父親也和她一天一天的疏隔了。她的父親爲她的婚事很操心的，說她年紀大了，想把她草草的嫁出去，但她是執意不肯，所以她和她父親間的感情愈見疏隔。

碧松的哥哥L前兩年在T市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後，就在T市的某銀行裏覓了一個差事，月薪有幾十塊錢很過得去。他的後母來的那年他也在T市結了婚，現在是一個兩歲的小孩子的爸爸了。

碧松十八歲那年冬，L一個人由T市回來A島省親。L到家後，他的父親的第一個訴苦就是碧松的婚事問題。L一個人到碧松房裏來看她的時候，她接着哥哥又禁不住悲泣了半個時辰，說她甯可獨身求活，不願和A島上的人結婚，她還想再求一番專門的技術，日後才能自活。L看見妹子在父親家裏的苦狀，結局答應了帶她到T市去送她再

進學校。

『那末，關於你妹子一身的事，我是全權交託你了。』一天的晚飯棹前，L的父親像放下了一個很重的擔負似的對L說。

『我是以人才爲本位的。你老人家以後不能以家計不好，門第不高來相干涉的。』
『那是由你作主，我不管了。』

『人材本位』四個字像在碧松心裏發了一道光明。

碧松跟她的哥哥出T市來了，L雖結了婚快滿三週年了，但碧松此次見L的女人綵雲算是初回的會面。三十歲前後，面部稍瘦削，微帶蒼白色，一見就知道是個神經質很強烈的婦人。初會碧松沒有一點兒歡迎的表示。初到那天的晚上，吃晚飯時候，

『家裏有小孩子了，所以僱用了一個老媽子。前兩個禮拜你哥哥寫了信來，說你要出來T市。前禮拜才把老媽子辭掉了。年輕的女人初出來該把家政實地的習習，於自己

將來是很有益的。』這是嫂嫂對小姑的初會面時的會話，比母親對女兒，家婆對媳婦還要嚴格的有威氣的說。

綵雲給碧松的警醒鐘 (Alarm-clock) 每天早上五點鐘就噪得很利害的叫她起身。碧松起身後先把頭髮梳好，次把廚房下用的白套衣加上，在灶裏生了火。水熱了之後，自己先洗臉漱口，隨後把哥哥嫂嫂和姪兒——這時候他們還在床枕上轉過一個方向重新入夢——的洗臉水盛進一個大銅壺裏去，放在另外一個大爐子上；然後在大灶鍋裏放米進去煮飯。

六點半鐘綵雲先起來，洗臉之後，碧松的飯也弄好了。綵雲就在廚房裏整朝食的菜，這半點鐘內碧松就出來外間廳裏和L的書房裏掃地，到了七點鐘前後L也起來了，大家就圍着一個小檯子吃早飯。吃了早飯碧松就急急的換衣服，包好書包和點心盒，匆匆的上學去。早飯後的碗筷是不能不歸綵雲的收拾和洗滌。

晚飯還是要碧松回來才舉火。若回來遲了些，她就免不了要給嫂嫂零星星的似訓非訓，似罵非罵的說幾句。吃過晚飯後要一點多鐘才把廚房裏的一切洗刷得清楚。洗刷完了後又要把明天早上弄飯的米浸下去。做得完時早響了八點鐘了。L的小孩子早睡了還可以；若日間睡了覺，夜間睡不着時就要找碧松淘氣，不喜歡的時候還要用小掌兒在碧松頭上劈拍劈拍的亂打一頓。所以碧松常常等他們靜睡了後，才得溫習她的校課。她每晚上要十一二點鐘才就寢。

『沒有這個淘氣的小姪兒，哥哥嫂嫂又出去了，讓我一個人在家裏自由的讀讀書，睡睡覺，不知如何的舒服！』碧松常一個人歎息着空想。

綵雲的虛榮心很重，每遇禮拜日就要和L出去逛公園，入劇場，或同去訪問銀行同事的家庭；家事和淘氣的小孩子便交給碧松看管。

對妹子的婚事，主張人才本位的L到後來也全無把握了——不是全無把握，他有

些後悔不該代他的父親肩任了這種重大的責任了。

四

抱絕大希望到哥哥家裏來的碧松，過了一年也覺得她的生活還是和在A島父親家裏時一樣的平凡而且厭倦。宿靜時一個人臥在枕上常把嫂嫂來和自己比較。究竟嫂嫂能勝自己幾何？不論就人材，就智識，就德性的諸方面比較，自己都決不讓嫂嫂在前的。但事實還是事實，嫂嫂的生活畢竟比自己的安定。嫂嫂像根深蒂固的大樹，自己還是根飄泊無定的浮萍。

『到底非發見一個人不可！非有一個專屬自己的人不可！父親不是我專有的哥哥更不是我專有的！我該快些發見專屬我的那個人！』碧松像發見了什麼重大的原理似

的。

有一晚上，碧松無意中聽見了兄嫂間的一段會話。

『你問她麼？』

『她近來，我看她是精神很恍惚的，我有些擔心。』

『有合適的人家還是把她早些安置了的好。再不然就打發她回A島去。』

『真是有點不容易處置！她在A島時大不相同了。我們不得她的同意，怕不容易武斷的處置她一身的問題。』

『我叫你不要送她進學校，你偏不聽。習產婆，習保姆由她去罷！』

『走出去了，怕同事友人間聽見了，於我的名聲有礙。他們會說我幫着老婆逼走了妹子。』

碧松那晚上整整的暗哭了一夜。她自尋獨立的主活的計劃也是這晚上決定的。但

她總覺得找不着專屬她的那個人，她的生活是很難從新全部的改造。

『那天下午車上遇見的大學生——住在F原的大學生，看他是一個很多情而誠摯的青年！他對女性何等誠敬而懇切！他雖不一定是專屬我的人，但專屬我的人要像他那樣的才可。』碧松在暗中自覺着雙頰發熱。

過了新年，T市的各看護婦傳習所，產婆傳習所，保姆傳習所都在新聞紙上大登廣告，募集新生。碧松得了她哥哥的許可，最初六個月的在學期內每月給她八元的補助；遂了嫂嫂的心願離了樊籠一般的L的家庭學習看護婦去了。

G在海濱的漁家租了一間房子住下，天天到病院裏來看H。由G看來，H像沒有什麼病狀。不過每天傍晚時分像循着週期律一般的發熱。碧松私下告訴G，H患的是肺病，醫生說怕不容易完全的恢復健康的狀態。

有一天吃過早飯，G循例來病院看H。G穿的是輕便海水浴衣，戴的是一頂草笠，準

備由病院出來就到沙汀去洗海水澡的。G走到H的病房門首，待要敲門進去，忽然聽見房裏有碧松的笑聲：

『快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模模索索的！你看你的熱度又更加高了，昨天晚上總不聽我的話……』

『你近來變了心了！』H有氣無力的低聲的哀求。

G打了一個寒噤，輕手輕脚的退到客廳上來。

『來看H先生麼？不要緊，請進房裏坐。碧松姊姊在替他檢溫。』一個年輕的隨習看護婦高聲的說。『H先生，G先生來了。』她再跑近H的病房門首叫。

碧松忙從房裏跑出來，笑着向G鞠躬。G不知今天爲什麼緣故總不能夠像從前一樣的高興和碧松相見。

H靠在病床上，面呈灰黑色，雙睛陷進眶裏去了，雙頰上的窩兒可以容得下一對小

拳頭進去，鬚梗很粗的有三四分長還沒有剃。

『可憐的H看看要死在那個女人——那個狐狸精手裏去了！』G的內心歎息着對自己說。

H的病容本來就難看，看見G來了他的病容更難看的不高興起來。他近這一星期來像不很願意G到他房裏。

『今天的熱度怎麼樣？』G剛才明明聽見碧松說熱度增高了好些，但他不能不從反比例的問。

『唉——』H把眼睛閉了。

『早飯吃過了麼？』G很無聊的再敷衍一句。

『唉——』H還是取一樣的態度。

『早晨吃了一盅牛乳，早飯還沒吃過。昨晚下半夜熱度陡然高起來，很昏昏沉沉的』

不省人事。今早上意識雖恢復了些，但熱度還不算低減！碧松在旁邊一伍一什的替H背給G聽。G看了碧松一眼，覺得她不是從前電車上的人了。

『A鳥生長的還是A鳥生長的！』G望着碧松默想。『她莫非也先想做一番世界，才結婚成家麼？』

G坐了一刻向H告辭。

『唉——』

『我此刻沒有什麼事了，我送你到海水浴場去。』碧松把G的草笠搶在手中。『H先生！你靜一靜神，我即刻回來看你。』她望着H再說。

『看我死了，你還出去不出去！』H幾乎從病床上跳起來。

『啊呀！啊呀！發誰的脾氣！誰又不是誰的什麼，也值得在這裏生氣？』碧松冷笑了一會，頭也不回的要出病房外去了。

『你在病院當看護婦就有看護病人的責任！』G把碧松喝了回來。碧松像給G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力壓住了，坐在且榻旁垂淚。

『G君，你……你回去罷！』且也垂着眼淚像在後悔不該疑自己的好友。

G出了病院，戴上草笠，在烈日之下的草堤上慢慢的走，他恍惚且和碧松兩個人都垂着眼淚跟着他，懺悔他們的罪過。

一九二三，六，一五於焦嶺山中

澄
清
村

澄清村是離蕉城十七八里的一個小小的山村，離我們的礦山事務所有三里的距離。我和幾個同事的友人在這村裏共租了農民的一棟房屋，都帶了家族來安頓在這棟

很古拙而且很破漏的屋裏。

我和淑筠結了婚後，在家裏祇住了三天，也把她帶到這寂寞荒涼的山裏來了。

『到日本去度蜜月的計劃終成畫餅了。』淑筠到村裏的第二天走到屋外，眺望着荒涼的山景——這時恰是深秋時節——苦笑着對我說。每天我往事務所去後，才從女學校的寄宿舍生活脫離出來的淑筠終敵不住寂寞的荒山中特有的氛圍氣。

有一天傍晚時分我從礦山事務所回來——右手提一柄手斧，左手抱一個皮篋回來，遠遠的就望見了黃昏中的淑筠。她站在門首的小溪橋上望我回去，她的鬢髮在寒風中顫動。淑筠接着我，她的右手從肩脅下攀着我的左腕時，我馬上回憶起我在大學預科期內曾讀過的歐文氏 (Irving) 的 "Wife" 一篇，我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L君回來了麼？』淑筠接着我低聲的問。L是我們礦山的庶務。

『你問他怎的？』

『啊！阿興兒由T村放學回來，在途中掉落在溪水裏去了。水沒多深，但他碰在一塊巖石上，出了許多血，腦後腫起了一個碗兒大的瘤子。幸得康伯姆（屋主的妻）和她的媳婦在那邊山上斫柴，看見了忙跑下去把阿興兒抱了回來。我替他把血洗乾淨了，又給了他點綳帶替他包紮好了。L君的妻說阿興兒現在有點發熱，不住的在說夢話。你想不危險麼。』

阿興兒是L庶務的大兒子，今年八歲了。L把他送在鄰村的T村公學去念書。所謂公學也不外如是如是：借了一所農民的破屋，一廳兩間。一塊長三尺，寬尺半的黑板。幾張沒有漆的書檯和板凳。中間的一廳就算是講堂。左邊一間房子是教員兼校長的書房和臥室。右邊一間房子的占有者是二三個十四五歲的學生兼雜役。牆壁上面的一重白色灰泥三合土早剝落了，一塊一塊的黑泥磚都呈露了出來。教員是一個三四十歲的高級小學畢業生。他們村裏人說這位先生在高級小學畢業的那年已經有兩個兒子了，大的

十二歲，小的也已經滿了七歲。他在小學畢業後就在他的山村中當紳士。他畢業後也貼過報條，收過祖嘗的穀數十石。近年來因爲同族裏出了幾個中學畢業生，把他收的祖嘗穀奪了去。自後他就拿一部歷書和一個羅盤來維持他的日常生活。運乖的羅浩士——這位T村公學教員的名——他揀的日課沒有許多人相信，他的羅盤也常蒙着一面的塵埃，沒有許多人請他去定方位，看風水。到後來他就到一所神廟裏去扶乩了。T村也是一所很貧苦的農村，但戶口比澄清村多十幾倍，所以小孩子也有幾十個。農民裏面有幾個認得幾個字，有時又會穿長衫的便出來提議辦公學。這幾個會穿長衫的農民就做了校董。其實這間學校沒有常年經費，也沒有基本金，要不到他們來做校董。在羅先生看來他們不算是校董，他替他們取了一個新穎的名詞『校東』。羅先生的薪金是全賴學生的束修，至少限度每個學生每年要供給先生一擔柴和三斗白米。至於學費有三元的，有四元的，有兩元的，有一元的。合計起來羅先生每年的收入有八十幾元和五六石白米。盡

T村農民的能力祇能負擔此數，所以請不到比羅先生更好的教員。

我和L君也曾到公學參觀過來。羅先生異常的慇懃招待。他請我們到他的臥室裏去坐，叫了一個兼役的學生去煮茶，這個兼雜差的小學生的頭上滿生了瘡疤，赤着足端了兩盅茶來給我和L君。羅先生就像福音書裏所說的法利賽人(Pharisees)，他的茶盅子外面到還光潔，但裏面卻滿敷着一層褐黑色的茶垢。六分滿的茶呈黃牛尿的色，我把牠喝了一口，舌上就起了一種苦澀之感。羅先生手裏拿着一個水煙袋要我吸，我不吸。要L君吸，L君也和我一樣的辭絕了。羅先生只得自己咕嚕的吸了幾吸，隨着張開口，把他的氣支管一抽，咳的一聲，吐了一口黑痰在地面上。我看着胸裏作惡，差不多要吐嘔了。

我們坐了一會，就出來參觀他的講堂。羅先生指着在裏面的兩張書檯前的三個小學生，告訴我們那些是三年級的學生；指着在中間的書檯前坐的八九個小學生，告知我們那些是二年級的學生；又指在外面兩列檯位前坐的小學生，告知我們那些是初年級

的學生。羅先生最後告知我們他所採用的是新學制中的混合教授制。我和L緊緊的咬着口唇，忍着屢欲噴射出來的笑，辭了出來。羅先生翼如也的張着雙腕把我們送出門首來，還鞠了幾躬。

『能夠認識幾個字就算萬幸了！』L歎了一口氣說。

二

L君因阿興兒進了T村的公學，差不多替T村公學兼做學費徵收員了。T村公學學生的父兄多半在礦山裏作工，羅先生就繕寫了一張學生父兄姓名表交阿興兒送給L，要求L發工錢給他們時，把他們的子弟的學費扣除下來。

村民實在窮得可憐，一天做來一天便吃完了。殘冬看看要近了，羅先生的薪金還祇

收得三分之一。

嚴寒的一天晚上，微微的下了一陣雪。由T村到澄清村的路上早敷了一重薄薄的雪。我和同事的吃過了晚飯，都在一個公共的休憩室裏圍爐向火。我們正談笑間，忽然聽見外邊有人在敲門。

『誰來了？』最膽小的B君——礦山的分析系的技手——驚疑的望着我們說。因為近來開了賭禁，夜盜如毛，聽說別的山村裏已經發生了明火夜劫的大案。況且快近新年了，遭夜盜的話差不多每天都會聽見。B君擔心的就是這一件事。

『怕是礦山裏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工程師來叫我們過去共同討論。』鏗鏗君一面說一面起身想去開門。他是工人出缺調查系的主任，每天一早吃了飯就先要跑出礦廠去打鐘，催工人們上班；所以我們替他起了一個綽號『鏗鏗』。

『你要問明白了是誰後，才可開門喲！』B叮嚀的對鏗鏗君下了一個注意。

「誰？」鏗鏗君隻手按着外門的門門高聲的向外問。外邊的北風像吹得更厲害，雪也像下得更大了。

「是我——是由T村過來的！我來訪L先生！」門外的人想打勝北風的怒號，很高聲的叫。

「你是誰？什麼名？」鏗鏗君慣用了他的粗暴之聲對待工人們，此時也像對待工人們一樣的吼。

「羅先生！快開門請他進來。」L手裏拿着一枝煙桿子站在鏗鏗君後面說。他直感的知道是羅先生過來要錢了。

門開了。羅浩士手提着一個雀籠燈——把銅製的雀籠型的外套脫下來，就可以放在鴉片炕牀上燒鴉片煙的手提小燈，——頭上的呢夜帽和雙肩滿載着了白雪走進來。他放下雀籠燈，脫了呢夜帽下來把雪拂了去，又向肩袖上左一拍右一拍的拂了一會。他

進來房裏後看見了許多人又向着我們連作了幾個揖。

羅先生把踏雪來訪L君的目的告知了我們後，希望着L君有滿足的答覆給他。但L君把他所開列的學生父兄姓名表給回他看時，他很失望的歎了一口氣。

十幾個工人裏頭答應扣除工錢給兒子做學費的祇有兩個人。

『他們說，他們都是鑽黑洞得來的辛苦錢，不能給先生做薪水。』L君祇把工人們的話說了一半，還有一半對羅先生的誹謗卻沒說出。

工人們不納學費的理由是說羅先生今年在T村公學教了一年書，請假的時日和他在校的時日相等了。今天說到某村裏去替人診脈，明天說到某山裏去替人看風水揀日課，後天又要到某神廟裏去扶乩，再後一天又說到朋友親戚家裏去道喜或弔喪。他們的兒子們在T村公學了一年還是一樣的不認得字，祇認得幾個——1 2 3 …… 8 9 0的亞拉比亞數字。這種數字在他們村裏人看來是很不重要的。他們的子弟年間應學

的學問已給先生大大的打了個折頭，那麼先生的薪水也當然要減價的了。

羅先生今晚急於要錢是因爲明天要償還一樁借款的息錢。本年的春天羅先生替他的長男取了個童養媳，向他村裏的一個嗇老借過了一百塊洋錢，每月供息銀五元。現在年關到了，羅先生還欠了三四個月的息錢沒有償。若年內不能清償一年間的息銀，那個債主要求他履行借約，割讓秧田了。

『L先生，你不能強制的替我扣下來嗎？』

『那辦不到。要扣除他們的錢一定要得他們的同意。我發了一個人的工錢就要他在名冊內簽押的。扣除了他的錢，他不情願時，不簽押下來，我是不能呈報到事務所去的。』L君很誠懇的向羅先生解說了一會。

『和洋人合辦的事情總比我們中國人自己辦的麻煩些，不像我們中國的方法簡便了當，也得自由伸縮。怪不得人人都說西洋人古板，果然不錯。這種方法怕就是外國的』

共和的方法。你們是在工人們上面的人，是可以管轄他們的人，但你們不能強制的扣除他們的工資；一一要他們同意，得他們的歡心；這不是共和方法是什麼！所以我說中國是革命革錯了的。」羅先生今晚上拿不到錢，發了一大段不通的牢騷話，惹得我們都笑了。

三

過了陰曆的新年，L君不再想把阿興兒送到T村去上學了。由澄清村到T村去上學的兒童本不單阿興兒一個，還有村裏幾個農民的兒童；他們也就跟着阿興兒不到T村上學去了。

澄清村獨立的籌辦一個國民小學的建議由一個比較富足的老農民R提了出來。正月杪的一晚我由礦山事務所回來村裏時，淑筠循舊例般的由屋裏出來迎我，

『學校辦成了喲。』她當做一件新聞般的笑着告知我。

『請的教員是怎麼樣的人？』

『說也是個小學畢業生，今年祇十七歲。』

這些現象在未開化的中國內地是很常看得見的，但在由外地回來沒有多久的淑筠看來確是很新奇的一種現象。

校舍也是借用與我們相鄰的農民的一棟破漏的房屋。這棟房屋倒塌了靠山的半節，剩下來的，尚堪容身的祇有近門首的兩間。一間是先生住的，一間就算教室了。教室裏的北面牆上貼一張寫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幾個字的紅條紙。面前擺一張矮檯。檯正中放一個瓦香爐子，兩傍兩個黃泥捏成的截頭方錐體的燭台。L君的阿興兒和村裏的兒童各搬了一張檯去橫橫直直滿佔了一間。連阿興兒共有六個學生，他們說總計捐題得上三百五十隻小銀角子。至於先生一年間的米食完全由這幾個學生的父

兄供給。

這位年輕的先生說是姓高，果然是個小學畢業生——近代的高等小學畢業生，學識及思想都比T村的羅先生高明得多，也新得多了。有理科，有算術，有國文，有修身，有手工，有體操，有音樂。這位年輕的先生倒能夠盡其所學的教授這幾個小學生。

又一晚上我從事務所回來村裏，淑筠也一樣的出來迎我。她望着我又像有什麼新聞要告訴我的。

「高先生給兩個警察帶往城裏去了。」淑筠接着我苦笑着說。

「怎麼一回事？」我驚疑着問。

「說T村的公學學董們在縣知事那邊控了他，說他私設私塾，誤人子弟。」

「T村公學的教員趕得上高先生麼？所不同的祇是一個安貼着孔老二的神位，一個有一塊黑板之差罷了。都是那個老頑固的R害了他了，苦逼着他要安貼一張孔老二

之神位的紅紙！』

『T村公學有幾張劃一的書檯和板凳，有一塊黑板，所以就具有到縣知事那邊立案的資格了。高先生比羅先生雖然強些但沒有一律的書檯，板檯及黑板，所以就失了做教師的資格了。』淑筠還是用她平素固有的諷刺的調子笑着說。

我回到門首了，幾個老農民就圍着我，要我替他們想法子把高先生救回來。我對他們說，現在的政府是糊塗的政府，所以有這樣糊塗的縣知事。我安慰了他們，并且替他們保證高先生明天就回來。

蕉城新來的縣知事說是花了五千塊錢捐來的。他一到任就掛了一對大燈籠在衙門首，燈籠上朱書三個大字『頭門鄭』，因為他姓鄭，他當蕉城的衙門就是他的永久的邸宅了。他一出一入乘着四人擡的轎子。開鑼喝道，儀仗比滿清時代還要莊嚴。他一個人很滿足的享着他的官癮，卻不管一班智識階級的嘴巴都笑歪了。

「他的缺是花了錢幹來的，所以他一到任就把縣內的各警察區缺都懸價拍賣。現在捉了高先生去不是又想在我們村裏訛索些錢麼？」一個老農民很擔心的說。

「慢說警區長，連中學校長的地位他都想懸兩百塊錢的價拍賣呢！幸虧學生們羣起反對，他才住了手。」

我在那晚上寫了一封信，大意說高先生是我們礦山裏有小孩子的同事們共聘的家庭教師，不容你們做官的人干涉我們的家庭教育。到了第二天就叫一個人送到縣知事那邊去。

到了下午高先生果然回來了——笑嘻嘻的回來了。村裏的農民都歡呼萬歲。

事後的半個多月，他們才曉得這件事完全是羅先生弄出來的。羅先生因為減少了幾個學生便減少了二三十元的薪金，說高先生奪了他的生意，所以背簽了校董的名字。在知事那邊上了一個呈子。

『殺羅先生去！打羅先生去！』村裏的人又在喧嚷着。

『你們做工的每月都有二十幾元三十元的工費！羅先生一天咬舌根到黑，得不到三角錢。你們該可憐他才是！』一個老農民歎息着禁止他們的喧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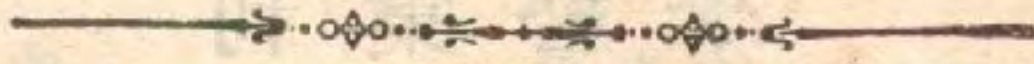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三，二二，夜脫稿

Literatursammlung von
Chung-Hua-Hsüeh-I-She

Die Schneenacht des Jahresend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學叢書

一册除夕的雪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十五年九月初再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中華學藝社 張資平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九江
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分館

中華學藝社出版物

論文集

(1) Hegel's Ethical Teaching 張頤著每册定價大洋二元

學藝彙刊

號數	書名	著者	每册定價大洋
(1)	相對律之由來及其概念	周昌壽	三角五分
(2)	教育哲學大綱	范壽康	三角五分
(3)	杜里舒及其學說	費鴻年	五角
(4)	詩論	潘大道	二角
(5)	內燃機關	劉振華	二角五分
(6)	社會教育概說	馬宗榮	四角五分
(7)	西洋音樂淺說	黃金槐	印刷中
(8)	原子構造概論	陸志鴻	五角
(9)	地質學者達爾文	張資平	五角
(10)	短篇小說集	文範邨等	五角
(11)	中國財政史略	徐式莊	三角五分
(12)	唯物史觀研究	何崧齡等	五角
(13)	國故論叢	屠孝實等	印刷中
(14)	自然科學之革命思潮	文元模等	印刷中
(15)	古算攷源	錢寶琮	印刷中

出版者 中華學藝社

發行者 各省商務印書館

文 學 叢 書

文學評論之原理

一册 定價六角

Winchester 著 景昌極錢堃新譯

本書去原著之繁蕪而存其精華於文學原理文思甘苦以及論文之道闡發透闢編末附吳君雨僧之「詩學總論」

小說法程

一册 定價七角

華林一譯 書為美國小說批評家

Clayton Hamilton 所著凡小說之

目的 性質 結構 人物 作法 文筆

等無不條分縷析簡明討論理論實用

兩皆顧及可稱善本且書中人名皆由

譯者註其生卒國屬所引諸書亦擇要

各述其內容讀者得此對於歐美之史

詩 戲劇 小說當可明其大概也

小說的研究

一册 定價九角

湯澄波譯 本書為美國批評文學家

Bliss Perry 所著主要目的在討論

小說之藝術全書計十三章首論小說

之性質 目的 及與詩 戲劇 科學之

關係次論小說作法如人物 佈局 處

景等末論小說之派別 形式 及小說

作家之態度末章「現代美國小說之

趨勢」對於近代美國小說作一簡略

敘述可資參考

歐洲文學入門

一册 定價六角

Fr. Fauguet 著 顧鍾序譯 本書對

於歐洲各時代各國文學之狀況思想

之變遷均有切當之見解最便初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家圖書館



002448959



3
4-3

音